洞澈裡邊
照見外邊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目次

編輯手札——是一是二

專輯

04 **洞澈裡邊 照見外邊**——高山仰止（四）之明末四大師【貳】

06 佛教與明代社會——20個你不可不知的佛教社會現象 **編輯組**

16 大師相對論 **釋見曄**

32 夢中說夢——明末四大師年表（下） **編輯組整理**

42 紫柏憨山——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下） **編輯組**

55 大道常在前——挑戰與回應 **編輯組**

專欄

【春風化雨】

56 佛法的踐行 **釋悟因**

【大千世界停看聽】

66 在佛陀出生的國度（上） **歐噴邁勒**

【香光閱讀室】

78 向生命提問——傾聽流浪者之歌 **老農**

【歇心亭】

80 約會 **朱顏**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Lumen Buddhist Studies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戒律

【談戒說律】

84 上座部比丘尼僧團重建探討（二） 菩提長老著 釋見豪譯

教理

【森林法音】

102 這個不是智慧 阿姜布拉姆

藝文

【佛教藝術】

118 淺談佛教藝術的賞析（三） 釋見潤

生活

【心田四季】

65 心・歇一歇 玉如

新聞

【教訊采摭】

126 台灣首次舉辦「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教界啟事】

124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125 印儀學苑護國祈安梁皇法會

Published from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數位佛教圖書館典藏

專輯

洞澈裡邊 照見外邊

高山仰止（四）之明末四大師【貳】

本專輯接續前期對晚明四大師的介紹。
在這一期中，整理了佛教與明朝社會之間的交互影響；紫柏、憨山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另外嘗試以跳脫時空的角度，進行一場四大師的相對論壇，
期望引領讀者了解修行路程的多樣面貌——條條大路，向道上會。

【專輯參考資料】

1.《金陵梵剎志》，明．葛寅亮，台北：明文書局，1994。
2.《明史》，清．張廷玉等撰，台北：鼎文書局，。
3.《藕益大師全集》，藕益大師，台北市：佛教書局，1989。
4.《紫柏老人全集》，紫柏大師著，台南市：和裕出版社，1997。
5.〈蓮池大師全集〉，蓮池大師著，台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1973。
6.《憨山老人夢遊集》，憨山大師著，台北市：新文豐，1995。
7.《雙槐歲鈔》，黃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菽園雜記》，陸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庚巳編》，陸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五雜俎》，謝肇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萬曆野獲篇》，沈德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周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3.《佛教與中國文化》，文史知識編輯部，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5。
14.〈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釋見曄，1997。
15.《明代社會生活史》，陳寶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6.《佛道祕密宗教與明代社會》，南炳文主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
17.《佛教史年表》，慈怡主編，高雄市：佛光，1987。
18.《細說中國佛教》，飛雲居士編，台北市：益群書店，1992。
19.《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方立天，台北市：桂冠，1994。
20.《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何孝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佛教與明代社會

20個你不可不知的佛教社會現象

編輯組

中國明代社會商業繁興，帶動城市多元生活，呈顯不同的士人文化與庶民文化格調。此時佛教的宣揚，不再強調艱深教義，而是凸顯宗教與日常生活結合的密切性，於是產生了士人喜禪、庶民信佛等更為世俗化的佛教樣貌，「20個不可不知」，從民間的歲時節日、休閒娛樂、婚喪喜慶等生活中，看到佛教對中國社會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佛教的儀式

1 節日活動

明代，佛教與社會大眾互動的節日活動，最為重要的是浴佛節及中元節。依其一年的週期分別有：

正月初一到初三：民眾會到寺院燒香答願、祈福拜佛。佛寺僧眾則會在初一舉行供佛齋天的歲朝佛事。

二月十五日：這一天是花朝節。寺院啟建涅槃會，講《孔雀經》，拈香的人紛至沓來。

四月八日：此日是釋迦牟尼佛聖誕，為紀念佛陀聖誕，佛寺舉行浴佛、法會等活動。浴佛方式是用一水盆供奉釋迦牟尼佛誕生像，浸以糖水，全寺僧眾及信眾以香湯浴之，求福祈願。

僧人會以佈置莊嚴的車子，載著佛像巡行街市，稱「行像」。也會鐃鼓迎往富家，用小杓浴佛，提唱偈誦，以化緣財物。

當日來佛寺還有「結緣豆」。一粒豆一句佛號，佛寺給人以豆，表示與佛結緣，受佛保佑。一些家庭人際關係不順的婦女，會來取拿結緣豆，希望通過「結緣」來改善家庭彼此的關係。

二是施浴佛湯。飲浴佛水，可使人更真切體會到佛佑。此日，民間也流行各處旅遊玩耍。

七月十五日：相傳地官赦罪，該神七月十五生，是為「中元」。此日，屠門罷市，家家持齋誦經，上墳祭祖，薦奠祖考。寺裡啟建盂蘭盆會，諷經施食，追薦亡靈。亦有放燈河中，稱為「照冥」，救拔溺死鬼魂。

十二月初八日：俗稱臘八，是佛成道日。佛陀在喝了牧羊女乳糜狀的粥後，才恢復體力，繼續用功終至成道。

所以，臘八這一天，佛寺誦經紀念，並仿效牧羊女的作法，熬粥供佛，施米打齋。而民間大小人家，雜五穀米並諸果煮為粥，互相饋送，稱為「臘八粥兒」。

2 家庭祭祀的主神

中國傳統的家祠祭祀，僅是設天地神牌，上寫「家堂香火之神」或「天地君親師」，旁置祖先的神主牌。

至明朝，會同時崇奉儒釋道三教諸神。明人謝肇淛《五雜俎》提到，崇奉的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關公等四尊。對這四神的虔誠敬

香光雜誌社出版
國立高雄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信，謝肇淛曾說：「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具悠久矣！」

3 重要的法會

佛教舉行的法會名稱多樣，如無遮大會、水陸法會、放生法會、瑜伽焰口等，也有為帝王舉行的祝聖法會、國忌法會、祈雨法會等。

明朝政府每年都會祭祀釋迦牟尼佛及道教諸神。除中央舉行修齋設醮之外，若逢旱澇災害，或要追薦死亡將士、眷屬，祈福諸神，朝廷也會派官員到各地的寺院道觀祈禱建齋醮。

明太祖曾在南京各寺院多次舉行水陸法會，規模最大、儀式最隆重的，莫過於在南京蔣山寺舉行的廣薦法會，在宋濂〈蔣山寺廣薦佛會記〉中詳細記載了整場法會的盛況。

明朝還盛行不定期舉辦「放生法會」。如憨山大師在山東牢山推動放生，致使當地寺院的放生活動，是「在在有之」，凡有善心者，也欣然樂從。

另外，也有不同於佛事性質的大型佛教法會。每年四月，北京各寺院舉行「參禪禮佛之會」。或禪僧所舉行的「講經大會」，參與者更是不分士愚、男女。如崇禎二年，有法師在南京南門講經，聽者達十萬人，「勛臣為之倡率，御史為護法，祠郎為之贊導。」可以見得明朝百姓參與法會的熱烈。

4 喪禮採佛道儀式

明代，民間合用佛道儀式與傳統喪禮，以追薦亡靈的情況日益普遍。

皇室成員去世或遇忌辰，都令僧道舉行儀式以超度追薦，方式有念經、敲鐘、建齋設醮等。皇帝或皇后初喪時，每座寺廟都要敲鐘三萬聲。究其本意，「佛家謂地獄受諸苦者，聞鐘聲即甦，故設此代亡親造福於冥中，非云化者有罪，為之解鑲也。」此已奉為慣例。

在民間，喪家常會以供僧道齋，或作水陸法會，寫經造像，來減輕亡者生前罪業，使之不墮地獄受苦。

在初喪後三日或五日，請僧道做佛事，謂之「度亡」。後，每遇七日，就做佛事超度亡魂，一般稱為「做七」。除「做七」之外，如百日、期年、再期、服除、以及以後每年的七月十五、十週年、廿週年，也會請僧人來作法事，稱為「追薦」。

做佛事看門面

明朝時，喪禮請僧道做佛事，並不只是為了超度亡者，更多是為了講究門

面，如「某某尚能作齋，我不能也，教人笑話。」（明熊遇《非墨篇》）

關於明代僧人作佛事的情景，明人何白曾有記述：當追薦法筵時「顧其壇宇靚潔，旛花莊嚴，主禮惟虔，僧儀為肅。」使人油然產生了信心、歡喜心、皈依心。到了深夜，點燃藥師燈，僧人舉行散花儀式時，環繞燈下，「交相嘲謔，哄然一堂，圮教瀆尊，」又使人先前的信心蕩然無存。

從事佛事者，除正式的僧人、道士之外，還有一些是由「道人」來承擔。這些道人雖然自稱是佛教中人，但根本沒有師承，沿門打聽哪裡需要念經還願，宣念一卷《金剛經》，圖些齋食。

5 火葬之俗

中國民間傳統葬俗，大多是以土葬為主，講究入土為安。但在佛教傳入後，火葬之俗逐漸盛行。雖然明太祖曾下令「其從尊者遺言，將屍燒化其棄置水中者，杖一百。」但受到佛教的影響以及百姓「苦無地可葬」，火葬之俗並未因禁而止。

舉行火葬的場所大都在寺院之中，如南京崇善寺設有「化人亭」，提供停放、焚化屍體之用；另設有「齋堂」，作為眷屬祭奠、宴飲之處。亡者於寺院焚化，也埋葬於寺院周圍，如宦官鄭強的墓地，就在南京永寧寺。

6 危機處理

佛教與百姓的關係，除節慶、法會、葬禮等場合之外，佛教也提供其他儀式方法，協助解決社會大眾在生活上的困惑厄難。

吃齋念佛

自梁武帝禁止僧人食肉，認為食肉就是殺生的觀念後，中國人逐漸以吃素為一種善行或贖罪、還願的方式。至明朝，一般篤信神佛的民眾，長年吃齋念佛，更成為普遍的現象。

卜問凶吉

明太祖朱元璋走投無路之際，就是跑到寺廟裡抽得好籤，才投靠紅巾軍。民眾心有疑惑，或有未能解決的問題，也常到寺觀裡求籤問卜，以得指示。

許願還願

若人們想做到一件事，或者希望能達成某個目的，就會備好紙香到寺觀裡，求神佛保佑，許諾事成之後，必有答謝，稱為「許願」。「還願」則是在事成之後，以其所許諾的方式，來敬謝神佛。

如明人陸粲在其《庚巳篇》中提到

Fo Guang Shan Luminary Publishing House Archive
佛光山叢林學院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他朋友的親身例子：史公在當官前，曾寄宿在城東的普光寺讀書。有天早上讀書打瞌睡，恍惚之間聽見有人叫他：「趕快起來讀書，御史啊，您要努力，自愛一點。」史公醒來，回憶剛剛所見的影像，很像是寺裡的伽藍菩薩。便到伽藍菩薩面前默禱：「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當到御史，我一定讓您住的地方煥然一新。」

事後，史公果真當到了御史，便回普光寺新建伽藍殿供奉伽藍菩薩。

捉妖降怪

明代，一般人都相信僧道能夠驅鬼鎮邪，常會請有法力的僧人或道士來降妖除怪。不過，以道士居多。

天災疾疫

因衛生或水利設施不完備，若遇瘟疫旱災，只有祈求上蒼、神佛的護佑。如萬曆十六年，杭州當地太守請蓮池大師舉行祈神禳疫法會。萬曆廿四年，雷州大旱，請憨山大師作超度大會。

治療疾病

一般大眾對僧道有普遍的敬仰，若有怪病，常會延請僧道作法祛病。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僧道精通醫術，如明人謝肇淛的僕人突然氣逆行不能躺臥，而求醫於僧人。因此，百姓請僧道看病或向他們買藥是常有的事。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佛教與社會的關係

7 與皇室互動密切

明代佛教與朝廷的關係，一方面隸屬政治管理制度，僧官由朝廷派任，寺院成為國家舉辦重大祭典、祈雨祝禱的宗教場所，協助朝廷穩定社會秩序。

另一方面，皇親貴族的生活也與僧道往來密切。除了皇帝賜建佛寺之外，皇親貴族也多曾蓋寺齋僧，甚至迎請僧眾入府內作法會，或作諮詢的對象。

萬曆年間，慈聖皇太后崇信佛教，皇太后出資，其他諸公主妃嬪官夫人，也會跟著捐資，很快的，京師敕建了許多巍巍壯麗的寺院，如海會寺、慈壽寺、萬壽寺等，都非常莊嚴華麗，所謂「視金陵三大剎不啻倍蓰，蓋塔廟之極，幾同《洛陽伽藍記》所載。」

但是，佛教與朝廷的關係，實牽繫著當政者一人之好惡，暫不論嘉靖皇帝時，因為寵信道教，佛教受到嚴重的迫害。僅是風水的因素，也能無端毀壞寺

院。如大興隆寺，原名慶壽寺，金章宗時所建。於正統十三年重建，賜名大興隆寺，立「天下第一叢林」牌樓，壯麗甲京城。後因正門有礙皇宮的風水，先是禁止開啟寺廟正門，不許鳴鐘鼓，接著毀天下第一叢林牌樓、香爐、幡竿。

另一座是大隆福寺，也曾是京城第一大寺。因其地不吉，也被拆去前門牌坊，禁止寺院鳴鐘鼓。日漸蕭條，不復當年莊嚴華麗的情景。

8 替僧

按明代制度，凡是皇太子、諸王子誕生，就要剃度幼童一人，替皇子出家為僧，稱「替僧」，或稱「替度」。初選替僧之時，要從眾僧中卜一年命最貴之人，才允許披剃。北京城南的海會寺，相傳就是明穆宗出生受釐之所，顯然就是替僧出家之處。

這些僧人藉著是皇帝的替僧，在一般僧眾中具有極高的聲望，而朝廷給予他們的奉養居處，幾乎等同王公。

9 香火院

寺院若由僧人募化，就不屬於香火院；若由私人出資建造，就是所謂的「香火院」，而出資者就成為這座香火院的護法。寺僧與香火院的捐施者有一種相互依靠的關係。寺院是捐施者祝釐之所，而捐施者則是寺僧的香火飯主。如湖廣竟陵縣的寶峰山觀音寺，又稱為「十八灣楊氏寺」，因為是由當地望族楊氏出資修繕建造，這座觀音寺就成了楊氏家族的家廟。

明代香火院有四類：一、皇帝敕建的寺院，建造之資有些是出自內帑，或由太后等出資合建，甚至有皇帝的替僧在此出家。二、宦官的香火院。三、皇帝將寺院賜給臣下，成為官員的香火院。四、縉紳們出資興建，寺院住持亦由興建者自定，如此出資者的法事活動，由香火院承擔。甚至，將其宗祠建於寺廟之內，成了名副其實的香火院。

10 門僧

門僧之制，始於唐代的「門徒」。唐代時，百官之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與之往還，即使家裡有妻子也不避忌。一直到了明朝，江南還有所謂的「門徒」。

明朝時，有些宦官信奉佛教，除了廣建寺廟之外，甚至依仗權勢，收羅僧人在自己的門下，形成所謂的「門僧」。而親近這些宦官的僧人，能因此而獲官得利，所以，也有些僧眾會賄賂宦官，投其門下，號稱「門僧」。

Published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Digital Publication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法鼓山佛教學術研究所

11 士大夫與僧人

晚明，士大夫「多崇釋氏教」，「禪悅之風」盛行，甚至有所謂的「狂禪習氣」，這成為一股風尚。禮佛飯僧，談禪說佛，出入佛寺，與僧人交遊，已是明代當時士大夫清雅生活的基本內容。

喜禪之風影響所及，士大夫流行所謂的「清言」，內容雅緻冷峻，超脫世俗煩擾，蘊含著很多的人生哲理與經驗，其中多以佛道思想為基礎，如《菜根譚》。甚至，為表示自己的超脫氣質，士大夫也無不以擁有一襲禪衣或身穿禪衣為清閒生活的標誌。

這些士大夫學禪，有些確實成為佛教有名的護法居士，也有些研究的作品，如焦竑、馮夢禎等。但也有不過是想讓人說他志韻高遠，便於做官；或是趕得時尚，顯得有些文化氣息，如明人張鳳翼在《譚輅》一書說道：「近來士夫謝病，多挈一僧出遊，以表見其高。人見之，便謂是蘇長公、佛印作用。」

至於士人延請供養出家眾，不別好壞，導致一些酒色無賴之徒也一概接納，使得當時流傳一句：「不交僧與道，便是好人家。」

另外，僧人也多與士大夫相交，縉紳之士「各迎於家」。僧人出入公卿之門，一同遊覽名山，清談雅論，雜以詩句，蔚為風尚。在金陵、吳越等地，僧人大多能詩，而且相習成風，若不會寫詩，就會被視為不清；相同的，士大夫若不能與僧人交遊，同樣也會被人視為不雅。

12 婦孺與佛教

婦女學佛

明代婦女，不分其社會身分地位，生活內容儘管有些差異，但信奉佛道卻是她們的共同生活內容：結會講經、齋僧飯道、修寺建塔、山頂進香、廟宇燒香等，都是明代婦女的社交生活樣態。

寄名

孩子生下後，為躲避災疫，就在寺廟寄名，而後改易原先的乳名，稱「寄名」，或「契名」。如憨山大師周歲時風疾發作，幾乎死去，他的母親就向觀音大士祈禱，並許願讓其出家寄名於當地的長壽寺，隨後改易乳名稱「和尚」。

13 乞丐的行業神

明朝時，乞丐以佛教中的「給孤獨長者」為乞丐行業的守護神。給孤獨長者是佛陀時代的大護法，常濟助貧賤者，故稱「給孤獨」。明代，在南北兩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興建

京設「捨飯寺」以濟貧賤。捨飯寺的一邊是蠟燭寺，另一邊叫幡竿寺。幡竿寺的伽藍殿內塑有給孤獨長者的像。

14 進香團

明太祖曾下令「若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於寺觀神廟燒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也禁止私自在家「焚燒夜香」。但明代百姓到寺觀燒香已成為一種風俗，尤其是婦女。除了家裡燒香拜佛，每月朔望至寺廟燒香外，另外就是組織香會、香社去朝山進香。

明代民間全國性朝山進香之地主要有三處：泰山、武當山和普陀山。地域性的進香活動，以當地名山寺院為主。

鄉民進香多以結社往返的方式，成員有男有女，也有單是婦女的結社，這類香社都是一些女菩薩，除庶民百姓家的女子外，也有一些官宦夫人。由道婆擔任會首，召集會員或道友，進香社首先要繳交「隨會」，也就是會費，包括沿途僱驢、下店、要帶回的禮品等費用。為避男女相遇之嫌，沿途會友們要戴「眼罩子」。到了目的地，一是燒香許願還願；另外就是「演社」，參與沿街表演。

曾有記載：有一個多達三百多人的進香團，選十位幹練者作「香頭」，領一面「泰山進香」旗幟，由地方知縣在旗幟上蓋官印，給進香團旅途方便。沿路前有三十面大鑼、五十面小鑼，打著鑼高聲念佛，一路上好不熱鬧。

15 文學藝術

明朝的文學藝術作品反映出濃厚的佛道思想，體現整個社會背景佛道盛行的客觀事實。如和紫柏大師淵源甚深的湯顯祖，其膾炙人口的「臨川四夢」或「玉茗堂四夢」（《還魂記》（一名《牡丹亭》）、《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裡，描寫人生的榮華富貴、官場黑暗、男女真情，猶如一場夢，道出世事無常、空幻不實，最後無不歸於佛道。

明代小說則常見因果輪迴、成仙成佛的佛道思想，以此勸導世人行善，如＜醒世恆言＞卷廿末尾「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勸君莫把欺心傳，湛湛青天不可欺。」也有以佛道故事為內容而創作的戲曲，如目蓮救母、觀音菩薩行傳等，常在節日或社祭活動時演出。另外，詩詞、繪畫、建築、雕塑等，亦是深受佛道思想影響。

16 寺院社會功能

公益活動

寺院參與鋪路造橋、救災濟貧，並

香光莊嚴佛教圖書館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Buddhist Library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提供住宿服務。如明武宗南巡之時，當時從駕者數千人，「僧房家家佔滿，殊無措足地。」明末政治不穩，許多官吏南遷，但又沒有足夠的官舍，寺院也成了官吏們的安家之處，如當時南京天界寺是「明季多為官寓」。

而那些貧苦百姓居住無屋，佛寺也常常提供住房、齋飯等社會公益救濟。

提供讀書講學場所

寺院環境清幽潔淨，是士人讀書、講學的好處所。寺院有多餘的空房往往出租，供人寄住讀書或講學，如柳詒徵先生說：「明儒講學之所，自書院之外，復有寺、觀、祠宇之集會，月有定期，以相砥礪。」士人進入寺院，向僧人請教佛學，將佛法融入自己的思想，是佛教影響士人的一個管道。

寺院也是僧人、士人文化的創作基地，寺院裡有飽學的僧人、壯麗殿堂，更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寺院屢次興廢，歷代文學家、藝術家曾在寺院裡發生膾炙人口的軼聞，也創發許多文學藝術的作品，這些都題留或保存於寺院。

許多人巡禮聖地、探訪遺蹤而踏入寺院，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宗教活動及人文參訪之處

寺院不但是僧人修行和生活的場所，同時也是社會大眾表達宗教情意的地方。明朝時，民眾到寺院禮佛、聽法、參加法會。而許多名山古剎不僅山景秀麗，殿堂像設巍然壯麗，匾楹書法、碑銘摹刻、卷軸條幅，不乏名家之作；帛畫壁畫、佛像雕塑、亭榭造景等精湛雅緻，這些獨特的人文景觀，吸引許多文人、縉紳、民眾前往參訪遊冶。

Buddhist Lumnary Publishing House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Buddhist Studies Websit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佛教另類現象

17 僧而為官

中國佛教自古向來有僧人為官。先僧而後入仕的，如宋湯惠休、蔡京；先仕而後為僧的，如南齊劉勰、唐圓淨等。明朝政府有正式的僧官體系，皆由僧人出任，也曾禮得寵的西藏喇嘛為國師。在這些僧官體系之外，高拜大位的還有成祖時的僧人釋道衍、世宗時的道士邵元節（官拜禮部尚書）、道士陶仲文（兼領三孤、禮部尚書）。

功在「靖難之役」的道衍法師，明成祖論功行賞時，以其為第一。不僅恢

復他的原姓姚，還賜名廣孝。道衍法師雖拜大位，但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歸隱山林，布衲錫杖，蕭然一身。

道衍法師雖功幾開國，祖父母、父母都封了官，但其為明成祖策劃發起靖難之役，並沒有獲得他家鄉吳人的認同。有一次，他穿著官服回鄉探望姊姊，姊姊拒不見面，說：「貴人來這窮人家做什麼？」後來改穿僧服回去，姊姊向他一拜後，再也不出來見面。

18 掛搭僧

明代朝廷建立的僧籍與道籍制度，有頒佈所謂的《周知冊》，來核對僧道，以防冒濫。不過，時日一久，《周知冊》已經很難反應僧道增長的實況。

自正統後，佛道寺院、道觀，常成為遊民的避難所，甚至有人為了逃避差役、逃軍、逃匠、逃罪而私自削髮。因此，明末，許多僧人並沒有取得合法的度牒，到處遊方，隨處應供或募齋化緣，寄宿於一些寺院，寺院也成了一些遊方僧人的掛搭之所。明代時，北京的方言稱「代替人」為掛搭僧，可以見出明朝時，掛搭僧人數之多。

19 火宅僧

明朝法令規定僧人不許蓄妻和僕人，若有，是要送官法辦。但在福建某些地區，僧道公然留髮娶妻生子。寺裡僧人近百，只有負責出入政府機關的那人剃髮，其他與在家眾沒有什麼分別。廣東等地，有家室的僧人稱為「火宅僧」，僧人的妻子稱為「梵嫂」。

20 自焚供佛的迷思

《五雜俎》裡提到明朝僧人常有焚身供佛的事情，蓮池大師曾撰文反對活焚。但社會大眾對此的接受度很高，常在僧人自焚當天圍觀並且供養，此事真假難辨。因此，明代常有斂財傷人欺騙的案件。

或由寺裡僧人到處廣宣，誑說供養燃身供佛者的功德殊勝，斂詐金錢。然後誘騙個愚劣沙彌，先讓他喝藥，發不出聲音來。儀式當天，將沙彌捆綁丟至備好的木材上。當火一點，煙燄漲合之際，萬眾喧鬧，沙彌雖然掙扎喊冤，也聽不到了。

或者也有些無賴僧貪得錢帛，先服用冰片數銖，屆時只會覺得全身寒顫，就是烈焰焦灼，也不感到痛楚。遠近鄉民信以為真，供養於是不絕。乃至灼頂、燃燈、煉指、斷臂、剔目，各類苦行，社會大眾常是「接踵相望」。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內唯一專門研究佛學數位圖書的典藏

大師相對論

文 釋見曄　插圖 蔡志忠

五百年前，在晚明的中國我們不約而同的發了出世心，
在自己選擇的壇城中，奉獻「身」、「命」。
今日，當扣問的聲音再起時，
穿越時空之門，且讓我們在此相會。

穿越時空相會

從傳記裡，我們發現：四位大師（蓮池、紫柏、憨山、藕益）見面的紀錄，曲指可數。以憨山大師為主，我們找到的紀錄資料主要是：

第一次：明神宗萬曆四年（1576），憨山大師三十一歲，在五臺山禪修。四十二歲的蓮池大師過訪，在禪淨雙修的體悟方面交換心得。

第二次：明神宗萬曆十四年（1586），憨山大師四十一歲，在山東牢山禪修。四十四歲的紫柏大師特意到訪，為刻方冊藏經之事，尋求憨山大師支持。

第三次：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藕益大師廿四歲，決意出家後，三度夢見七十七歲的憨山大師（1623年逝，78歲），而從大師弟子雪嶺出家。

藕益大師是四位中最晚出生的，從未與三位謀面；而另外三位大師雖然同時代，相聚的機會卻寥寥可數，甚至三位也不曾同聚。

今天，在我們不斷地扣問下，四位大師相應而來，將在此就相關的問題進行對談，讓讀者有機會親近大師風采，聆聽每一位大師對修行所抱持的不同角度與關懷。

今天的對談，我們分成四個主題。將從：出家動機，對世局的看法，己身奉持的修行法門，以及戒律的觀點等四個角度，分別來請教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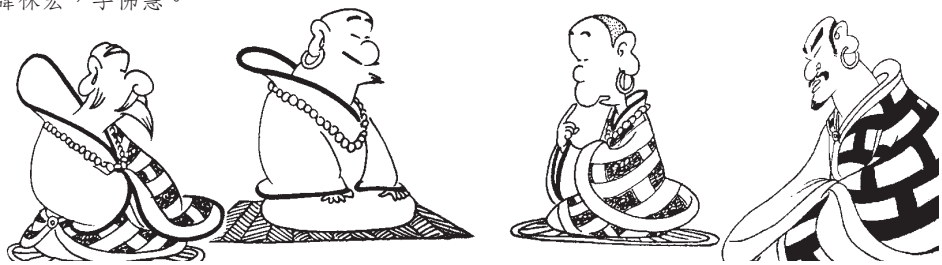
Provided from Library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蓮池大師
（1533-1615）
諱袾宏，字佛慧。

憨山大師
（1546-1623）
諱德清，字澄印。

藕益大師
（1599-1655）
諱智旭，字藕益。

紫柏大師
（1543-1603）
諱真可，字達觀。



為什麼要出家？

重大的決定背後，往往有引人的故事。四位大師發心出家時，佛教並不興隆，但為何決定出家，請您們各自談一談出家的因緣，好嗎？

蓮池：祩宏俗姓沈氏，沈家在杭州還算是個望族。因此，家庭環境還不錯，自小便接受儒家正統教育的訓練，以待科考，希能一舉成名，顯耀親族。

決志薙髮出家，是在母親往生之後，但一腳跨入佛教修行之門，絕非衝動的決定，而是一連串因緣變化和合而有的結果。

出家前，從遊講藝，皆已回歸佛理，棲心於淨土。家裡戒殺生，以素齋祭祀，也有段時日了，常有「人命過隙，浮生幾何」之嘆！等到自己的兒子、前妻死亡，接著父母相繼過世，才親身體驗到生離死別，心中深深烙上了「人生無常」。

因此，母歿時，感念親恩罔極，想，該是報答親恩的時候了，便定了出家之志！就在那年的除夕夜，妻子湯氏端茶給我時，杯子突然墜地破裂，若是他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不吉之兆，但自己反而有所領悟，笑著說：「因緣無不散之理！」

過完年後，便與湯氏辭別：「恩愛不常，生死莫能替代，就此拜別，您自己保重。」

問：大師相當著名的《七筆勾》，好像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

蓮池：慚愧慚愧，《七筆勾》的內容好像有些感傷，不過，當時的心情確實就是如此。

問：憨山大師好像在年紀更小的時候，就對生死問題產生疑惑，是相當的早熟。

憨山：一切也是因緣的湊泊。七歲時，面對叔父死亡、嬸母得子後，心中便縈繞著死去生來的問題，不得釋

我因了悟「人生無常，因緣無不散」的道理而發出世之心。（蓮池）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解，不斷地追究：人的生命本質為何？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所以，有人笑說，那是我「第一次心靈上的危機」。

十九歲時，朋友們應考科舉皆傳捷訊，便有人勸我應試。此時的自己面臨了儒、佛身分的抉擇：要做儒生應科舉？還是選擇出家修道？

正好雲谷禪師（1500－1579）知道這件事，擔心我有去佛入儒之意，便對我大力開示「出世參禪，悟明心地之妙。」又勸讀中峰明本禪師（1263－1323）的《廣錄》。書還沒讀完，就深受感動，讚嘆地說：「此予心之所悅也！」便毅然決定這輩子就做出世事，不去參加科舉了！

問：在憨山大師的描述裡，紫柏大師您是個年齡愈長，志向益為廣大，羨慕俠義之行的年輕人。給別人的印象就是個慷慨激昂、不拘泥常情、欣羨遊俠的血性漢子。您也描述當年的自己是：「屠狗雄心未易消！」怎會選擇出家呢？

紫柏：真是慚愧。我本是個「殺豬屠狗之夫，唯知飲酒啖肉，恃醉使氣而已。」哪裡知道什麼佛法？

話說那天，在吳門楓橋，我出遊避雨，偶然遇到明覺法師，天色既晚，他便邀我回寺裡休息。

晚課時，聞寺僧誦《大懺悔文》中八十八佛名時，深受感動，內心非常暢快愉悅。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向明覺法師表白：「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污在此中耶？」便請求明覺法師為我剃度。「道人一傘之接，雨漸而為甘露。」總之，自己的出家是相當豪邁灑脫，當下立即決定的行為。

這乍看是個衝動的決定，但出家為僧還是與自身性情相應。從小，便欣羨遊俠之行，俠士是不會只關心自己的利害，而是將心力轉注於他人身上，關懷需要幫助的人。這樣的特質與佛教的發願、回向，要濟助別人，不獨佔功德，

十九歲時，在抉擇參與科舉應試或出家為僧的重要關口，我也曾有過猶疑。（憨山）

樂與眾生分享是不謀而合的。

但是，身為俠者，若不能時時省察、反思、懺悔自己的所做所為，反而會有由「俠」轉「霸」的偏頗。

因此，一「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時，會「心大快悅」，隔天就馬上出家，還是有其緣由。

問：所以，紫柏大師出家的決定，真可說是立即且戲劇性的過程。這不同憨山大師於年幼見叔父死、嬸母得子，心中一直縈繞著死去生來，而有探究生死大事的初衷。

亦即並非動心於「悟明心地之妙」，而是聽聞《大懺悔文》後，直接進入「懺悔」、「發願」、「回向」，受到宗教情意的感動而發心出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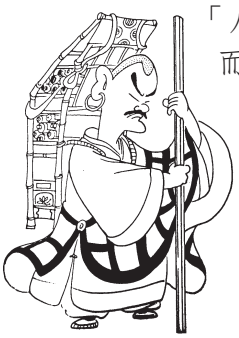
紫柏：想想，才認識一天，就向明覺法師要求出家，不顧什麼「才初相識」，自己也算是個「性情中人」吧。

問：蕅益大師還沒出家前是位儒生，以傳承千古儒學自任，以「儒學傳燈者」自居，誓滅釋老，有著「捨我其誰」的使命感特質。從謗佛到學佛，甚至出家的關鍵是什麼呢？

蕅益：智旭少時毀謗三寶，罪滿虛空，在讀了袾宏前輩的《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後，方知自己的無知。《竹窗隨筆》是前輩對「儒釋和會」、「出家學道」等論題所作的辨析、澄清，而這些觀點令我折服，也改變了後學的闢佛觀。

至於發出世心的關鍵點，是在家父往生時，聽聞到地藏菩薩的本願：地藏菩薩前世為婆羅門女時，救母脫離地獄的因緣，讓她看到地獄眾生的苦難，而發弘願：「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眾生，廣設方便，使令解脫。」

地藏王菩薩的修道因緣是從「孝」發心，推至廣度一切眾生，這激發了自己想離俗染、報親恩。因此，便生起出世心，決意出家修道。



原本喜歡仗義行俠，雲遊四方的我，卻因聽聞「八十八佛名」而深受感動，決意出家。

（紫柏）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Project

對世局的看法

晚明時期，世局混亂。身為一個出家人，要在混亂的局勢中自處，也要關心社會、國家。不知四位大師對於當時世局的看法如何？是回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呢？或是感嘆「國土危脆」呢？

蓮池：袾宏生不逢時，不能生於與佛同世的正法時期；曾在〈彌陀疏鈔〉提過：「袾宏末法下凡，窮陬晚學，罔通玄理，素鄙空談。畫餅何益饑腸，燕石難誣賈目。」自問尚且不能明事，哪來的智慧理論世局？

知道自己淺劣有限，對「言過其行」深感可恥，所以，我不「空談」。也曾在〈畫像自贊〉中描述自己是「瘦若枯柴，衰如落葉，獃比盲龜，拙同跛鱉。無道可尊，無法可說。」因此，也只能奉勸大家：「但念阿彌陀佛！」

憨山：蓮池老大哥，您太謙虛了！剛出家時，德清也是「只憂自己道業成就否？」

但隨著出家年月增長，也憂心百姓、社會、國家！流放到雷州時，見到當地慘況，德清曾在寫給雪浪法師的信裡提到：「值歲饑異常，米穀湧貴，民不聊生。從去秋七月，至今不雨，野無農夫，戶有盜賊，而雷陽尤甚。……今復瘴癘大作，死傷過半，道路枕藉，悲慘徹心。」

目睹雷州百姓之苦，身在中國大乘佛教，德清不禁要從「自了生死觀」擴大為「人間菩薩觀」。出世法是不離世間的！

所以，流放從軍時，曾在〈軍中吟〉自白心聲：

「……從軍原不為封侯，身經赫日如爐冶，傲骨而今鍊以柔。」「緇衣脫卻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銷冰雪冷心腸。」

自己從軍的原意，本就不是為了求官祿討生活，而是將之當成修行過程裡

慚愧啊！
我獃比盲龜，無法可
說。只能奉勸
大家「但念
阿彌陀佛」
（蓮池）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ublished by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的磨鍊。一切磨難皆作洪爐冶鐵，只求能將一身傲骨化成繞指柔。因此，常要求自己：隨緣即是道場，處處自在。

紫柏：憨山兄，您說得即是！看看我們所處的萬曆年代，並非太平盛世，而是昏君當政，吏治敗壞，黨爭滋蔓不息，賦稅繁重，民變、兵變四起的時代。

這樣一個風雨飄搖、剝削的時代，達觀不忍坐視這些貪暴無能，握著生殺大權，榨取生民血汗的君臣為所欲為，於是提出了「民為國本」的呼籲：虐殺百姓，無異於滅君。混亂的世局，身奉出世間法的佛教徒，定要挺身而出，不然世變難以終止。

當年身陷獄中時，審判官王之禎問我：「你是個出家人，留在山中修行是本分。不在深山修行，為何要到京城結交士大夫，干預公事？」達觀的回答是：「我是為了刻《方冊藏經》，修《高僧傳》，編《續傳燈錄》，還有營救憨山法師等，才來京中暫住，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戀戀紅塵。」

問：這應該就是紫柏大師您三大負欠的感慨：「老憨不歸，是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您關切民間疾苦，也以佛門慧命為念，這三大負欠沒有一樣是為了您自己！

至於蕅益大師，史料上很少提到您參與國家社會的運動，這一點，您的想法是什麼？

蕅益：智旭所處的年代，是萬曆廿七年（1599）至順治十二年（1655），那是十六、十七世紀交替的中國。也是不平安的時代。

政治紛擾，流賊四起，接著清兵入關，是一個改朝換代的亂世。天災、人

出世法不離世間法，面對紛亂的世間，我和紫柏您相同，選擇走入人群。（憨山）

佛法的傳續及人民的苦難，怎是我能夠坐視不理的呢？（紫柏）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 佛學數位圖書館共藏

禍相逼而來：旱災、蝗害、河堤潰決不斷，連年饑荒、兵變，處此亂世，民眾淒楚無依，流離困頓，智旭只能慨歎「孤臣無力可回天」！

雖然如此，既出家為僧，面對這樣的社會，自己也有宗教責任。但並非選擇直接入世，參與救度；而是以宗教行持來回應時代，以滿懷的悲心、同情心傾注於一切眾生。所以，我常常為國家、社會與百姓禮懺、祈願。

智旭感嘆自身障重，生不逢時，目睹時艱，「斗米幾及千錢」，而嘆民生之苦；面對「病死日以千計」，而驚訝眾生業報之深。這一切都是眾生共同所感的惡緣，共同感受的苦報。雖然佛法說這分苦報亦是幻相一場，但是，我怎能坐視這場劫難呢？

雖有滿腔熱血，但獨木難撐大局，只能藉著精勤行持的力量，來改造自己、法運及世運。竭盡己力，代眾生發願、祈求疾疫消除，刀兵偃息，風雨順時，穀物豐稔。內心祈望：百姓常享太平豐樂，不遭離苦饑荒；正法能長久住世，眾生能離苦得樂。

問：憨山大師曾以「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描述紫柏大師；後世以「苦急嚴峻」形容蕅益大師。二位大師的個性或有相似之處，為什麼您們二人所選擇的方式如此不同？

我將滿腔熱情，內蘊於嚴謹的宗教行持中，以禮懺、持咒、燃臂，虔誠為眾生祈願。（蕅益）

蕅益：智旭曾受益於紫柏前輩，在點完前輩的文集後，後學曾心有戚戚焉寫下：「今觀其法語，精悍決裂，猶足令頑夫廉，懦夫立。柔情媚骨，不覺冰消瓦解。」前輩的剛猛之氣是向外發，直接投入濟世救民的菩薩道，如同人間的俠僧。智旭則不然，我將自己滿腔的熱情，內化於一生的宗教行持。除了虔敬發願，精勤地禮懺、持名、持咒，甚至以血書、燃臂、燃頂來表達自己虔敬發願之心。

這一生修行的色彩，願用一偈來表達：「照我忠義膽，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塵劫願猶存。」

香光莊嚴雜誌社版權所有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參禪？念佛？

出家人對自己的修行法門，常會選擇「一門深入」。參禪和念佛，一直是中土佛教修行的重要法門。四位大師對於自己修行法門的選擇，是偏重參禪呢？還是偏重念佛？

蓮池：袾宏一再表明心志，平生所務在於「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一如自己在〈勸修淨土代言〉的表達：「袾宏下劣凡夫，安分守愚，平生所務，惟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

只是，袾宏說的：「往生淨土，願見彌陀；不礙唯心，何妨自性。」常被人誤解為：念佛即是念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所以不須假借他方，當下即可「心淨則國土淨」。如此，依「唯心淨土」，再發展成「心淨則國土淨」，很有可能就會走上「人間淨土」的路徑。這並非袾宏理解「不礙唯心，何妨自性」的本意。

換言之，袾宏不認同「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即是「心淨土淨」，就不需往生西方的論點。

我所理解的「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其路徑是與「往生西方，願見彌陀」結合。唯有西方淨土最為殊勝，與其來娑婆世界為僧，不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僧，因為西方淨土遠勝於此啊！

自己非常清楚：此世與彼世，是絕然地二。此岸是污穢、痛苦；彼岸是極

Buddhist Studies Web Publishing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雖然我說：「往生淨土，願見彌陀；不礙唯心，何妨自性。」但這不是說「心淨土淨」，就不需往生西方。

此岸的污穢不若彼岸的清淨，還是當求生西方淨土，以西方彌陀世界為依歸。（蓮池）

樂、清淨。縱使凡夫眾生已初發菩提心，仍如弱羽只可棲息枝頭，難以自在飛翔。因此，才會勸人以西方極樂世界為弱羽纏枝之處，方是穩當。

憨山：老大哥說得是。至於德清對修行的體會，則必須從自己選擇出家的因緣來探討。

我本是一介儒生，是受到雲谷禪師的開示，和中峰禪師《廣錄》的影響，才決定做出世事，此生當了生脫死，明心見性。

初入佛門之時，經驗見識皆淺，不知佛法的廣大，以為遁隱山嶺、寂守枯禪就是修行。後來親近大乘經教，方知「無一事而非佛事，以不捨眾生，乃見佛慈之廣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四・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原一心一意只顧追求個人的生死大事，直到接觸華嚴等大乘經教後，自己才發了迴小向大之心，這是德清學道歷程的一大轉折。

自此，形成了德清一生對修行的信念：「出世法不離世間法」。我曾在〈示妙湛座主〉中表達過這個想法：「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即此日用不離一法，不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真切功夫。

「道在日用中。」真能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著衣喫飯處一眼看破，便是真實向上功夫。（憨山）

即此目前一切聲色、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便是真實悟門。即此悟處頭頭法法，便是真實佛法。」

自己常憂心：「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不見道。」因此，學道之人「不必向外別求玄妙。苟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著衣喫飯處一眼看破，便是真實向上功夫。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

強調「道在於日用中」，處理好現前境界，就是「今雖荷戈行伍，何莫非佛事。」

紫柏：憨山兄說得妙！我倆對修行所見不遠。達觀剃染出家後，也覺得出家人本分之一，就是照顧好自己的生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死大事，要精進勇猛，律己謹嚴，克盡僧人本分，依佛制而行。

所以，在受完具足戒，也閉關了三年之後，還是對家師明覺法師說：「吾當去行腳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也。」(《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廿七・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不過，達觀和憨山兄迂迴曲折的修道歷程仍有不同。

從初發出家的動機開始，自己便已直入大乘利他精神的修道生涯。除四處參訪善知識外，還深信持誦毗舍浮佛偈的功德——「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深信：前半偈，能有效幫助常人捨棄對身見的執著。這半偈，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達之後，惡源能枯或不枯，罪藪能空或不空，個人自然就會知道了。

憨山兄，您還記得嗎？有一次，您問我持否？我回答說：「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生死無慮矣！」(《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廿七・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此話果真在後來達觀蒙受冤獄時應驗，當時確實能不被自己身形所累，從容坐化而去。

溝益：聽三位前輩談自己對修行的觀點或法門，後學亦有所感，也願意

Buddhist Humanistic Se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我深信持誦毗舍浮佛偈的功德——
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常能誦持前半偈，就能有效幫助常人捨棄對身見的執著。（紫柏）

談談自己的淺見、淺行。

初出家時，智旭志在宗乘，「苦參力究」的參禪。雖不敢起增上慢，自謂到家，但下手工夫還頗為得力，便志高意滿，認為憑自力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解脫。

但在生了一場瀕死大病之後，才知平日用功得力處，分毫用不著，此時才一心一意歸心淨土。這是自己由參禪轉淨土之機。此時雖一意西歸，卻仍不捨本參，仍屬有禪有淨之列。

等到拜訪了無異博山禪師（1575～1630年），熟知末代禪病——空腹高心，鳥空鼠寂——之後，便索性棄禪修淨。智旭捨禪專修淨土，正是為了對治末代禪病。

因此，三十歲所寫的《梵室偶談》仍認為：參禪者想往生西方，不一定要改成念佛。只要具足「信」、「願」，仍可往生西方。此時自己還是主張「念佛參禪併行論」。

可是後來看到禪者胡扯公案，智旭不得不轉向更重視念佛。待四十九歲著《阿彌陀經要解》時，已不信「參究念佛」了！

相對自己與袾宏前輩的差異是：智旭後來抑禪揚淨，並不贊同袾宏前輩的「參究念佛論」，欲建立淨土宗獨立的姿態；而袾宏前輩始終主張參究念佛，認為禪淨可以雙修。

問：好像二位大師在所謂的「理一心」「事一心」，或名「事持」「理持」，看法也不同，可否請二位說明？

蓮池：可能是我主張參究念佛，所以「事一心」約指持名念佛，字字分明，相續不斷；而「理一心」即由參究念佛得之，聞佛名號不只憶念，亦能反觀，而體察究審，極其根源，於自本心而契合。

因此，以「憶念無間」為事持；「體究無間」是理持。所謂體究無間是「體察究審，獲自本心」之義，又名

我由禪轉淨，由禪淨雙修再至抑禪揚淨。以為不論「理一心」或「事一心」，皆指憶持阿彌陀佛，不忘其名號，而特別強調念佛的重要。（蕅益）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達摩直指禪」，倡導禪、淨二宗的融合一致。

蕅益：智旭後來不再贊同參究念佛，因此對事、理一心的詮釋，當是有別於前輩。不論是「理一心」或「事一心」，皆指憶持阿彌陀佛，不忘其名號。差別在知此佛是己心具足，或不知心具。

簡單地說，所謂「事持者」，即尚未明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理，但信西方阿彌陀佛，決志願求往生。「理持者」，即信西方阿彌陀佛就是我心本具、我心所造，而以自心所具所造的名號作為繫心的所緣，暫不忘捨。

因此，「事一心」、「理一心」皆指「憶持不忘」，只在「知心具」或「不知心具」的差別。

強調一點：雖然智旭不認同「參究念佛」，卻沒排斥「彌勒信仰」。可以先往生西方極樂，待龍華初會彌勒成佛時，我發願當影響眾，協助彌勒度眾生。同時也學地藏菩薩的發願，「眾生度盡，方證涅槃」。

因此，智旭的彌陀信仰是參雜地藏、彌勒信仰的。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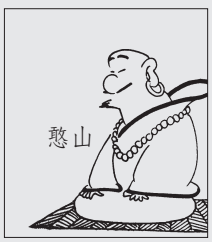
【明末四大師的貢獻】

在晚明佛教的復興中，扮演著守中有攻的「後衛」角色。其倡導的西方淨土思想及居士佛教，一直影響至今。

選擇嚴謹刻苦的律師生活，是晚明佛教修行者的另一種典範。其對佛教諸宗典籍多所融攝，著述豐富，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

以借境修鍊，不離世間修行的知見及行為，積極投入佛教與古剎、刻經藏及親自參與世間救濟，再塑大乘菩薩道的踐行典範。

從自了生死轉而為人間菩薩的實踐，對一向自詡為「大乘」卻流於「山林」「死人」的晚明中國佛教而言，可以說是一名復興者。



戒律與清規有何不同？

持戒是佛陀對出家人的基本要求，出家人也以戒自律。只是，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之後，歷來祖師面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生態，發展出特有的中國佛教叢林的團體生活型態。

因此，從百丈清規到蓮池大師設立團體共住規約，甚至在其所註解的沙彌律儀中，對於沙彌律儀的要求，都摻雜了中國儒家的思想。清規與戒律，對於出家眾個人或僧團，與原本佛陀所制的戒律，有什麼不同呢？

滿益：提到這個議題，智旭有許多的感觸和看法，後學就先發言了！

出家後，自己的心思一直留在「宗乘」，但每至功夫將得力時，必被障緣侵惱，常想到佛滅度時，交待弟子要「以戒為師」。事實上，廿五歲在徑山坐禪時，自己還不知受戒一事，何為如法，何為不如法，都不清楚。

就在那年的臘月初八，杭州雲棲寺有學戒科，便從天台山躡冰冒雪，來到浙江雲棲寺受具足戒。這是在出家後，以戒為基，開啟了此生以復興戒律為志業的緣由。

問：大師廿七歲，第一次閱律藏，三十歲第二次，三十二歲第三次，對於佛陀所制的戒律，是下過苦功的。但大師於三十二歲第一次講戒律後，竟中斷了十餘年，直至五十二歲才又重新講戒。

滿益：關於此事，自己也曾嘆道：「從此十三四年，無有問者。……毗尼之學。真不啻滯貨矣。」（《靈峰宗論卷六之四．重治毗尼事義集要自序》）

興復戒法，除講戒之外，註釋律本也是自己用心之處，如《重治毘尼事義集要》、《梵網經合註》……等。三十二歲，我見戒法傳到明末，已是「但見聞諸律堂，亦並無一處如法者。」因此，曾力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以令正法重興。」智旭曾與惺谷道壽法師、歸一受籌法師、雲航智楫法師和璧如廣鎬法師結盟。可惜隔年，惺谷法師與璧如法師相繼而逝；五年後，歸一法師背盟而去。因緣皆不具足，「五比丘如法共住」的想法，功虧一簣。

之後，自己這復興戒律之志，遂成槁木死灰。不禁感嘆道：「予運無數苦思，發無數弘願，用無數心力，不能使五比丘如法同住，此天定也！」（靈峰宗論卷六之一．退戒緣起並囑語）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
財團法人佛教基金會印經處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正法衰微，已如游絲，誰來將此一線傳繫？我對自己持戒、弘戒之事仍不甚滿意。半世以來，自己彷若一盞「孤燈」，但還是不願放棄，仍不遺餘力地講述戒律的重要性及地位。

問：與大師同時代弘律的蓮池大師、見月讀體律師二位相較，發現藕益大師您較強調個人持戒，而他們二人則是以遵守僧團清規為主。為何有這樣的差異？

藕益：戒律，是佛陀時代制訂，留傳下來的；清規是適應中國佛教之需而發展的，多是叢林組織規程及寺眾日常生活的規則。

祩宏前輩長智旭六十六歲，前輩所處年代，朝廷禁止設戒壇傳戒。前輩為了振頹綱，又不願違法，所以令僧眾半月半月誦戒，及布薩羯磨。此外，又設清規安眾，令各執有所司，重整寺院組織及生活細行，讓僧眾知所依止。

所以，憨山兄曾讚嘆祩宏前輩時代的雲棲僧團是「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

見月讀體律師則小智旭三歲，也是明代偉大的律師。較晚期的弘一法師曾讚歎他：「儒者說：『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我於師（見月）亦云然。」

見月律師出家、受戒、閱律藏，後來隨寂光三昧法師接管寶華山。其於三十九歲時，參與寶華山的戒期。戒期結束後，三昧和尚為其他沙彌受比丘戒。

Published by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e

半世以來，在弘揚戒律的路程裡，我覺得自己彷若一盞孤燈。有別於蓮池大師立叢林、肅清規，使令正法久住，我較偏重於個人戒行的規範及對戒律的研究著述。（藕益）

見月律師認為不合律制，挺身勸諫，得到三昧寂光法師的稱讚：「我老人戒幢，今得見月，方堪扶樹耳。」

反思我自己，只能寫寫文章，說：「只見律制衰微，當時所行不合佛制。」卻難以如見月律師為維持律制，而有力爭到底之行；亦只能感嘆地說：「僻處深山，以作傳火之計。」

見月律師四十四歲時，寂光三昧法師病危，將寶華山交給他負責。他上任後第一件事，即是「宜速立規條，先革弊端。」於是與寶華山住眾立十事為約，使寶華山能淡薄隨時，清淨傳戒。

祩宏前輩、見月律師以僧團為單位，透過中國化佛教的清規來領眾、檢肅僧眾，令住眾能安住律儀，令僧團能清淨住持正法城。

而智旭一生常是自己一人或與少數盟友、道友、弟子修學，未能形成一個僧團，沒有與大眾共修、共學的機緣。較屬於規範個人戒行的戒律，而非以清規為復興對象，這或許與我個性孤峻有關吧！不適宜過大眾共修、共學的叢林生活，而以獨修、獨學的生活為主。一生中，較有來往的盟友、道友，也不過八位而已。

蓮池：藕益小弟，您辛苦了！對於您致力復興戒律並力行之，祩宏由衷感佩。

其實，初出家時，本想一人獨自修行。但隨之而來的僧眾，或要切磋問道，或共修共住，雲棲寺才漸成一方叢林。大家為修行共聚一處，本是美事一樁，祩宏也難以拒絕，所以才會說，這是「事事皆出勢所迫，而後動作。」

立清規，讓雲棲寺逐漸蔚為一方叢林，且力行古道，禪淨並行，因此僧規井然有序。雲棲寺僧眾的素質提昇了，無賴亦不敢濫竽充數，參雜其間，雲棲寺才能贏得佛教界與社會大眾的認同。

不過，自己也明白佛陀時代所制訂的戒律，與為規範僧眾所立的清規之間，已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只能隨情勢所為了！

憨山：對於這個議題，是德清行事比較不及的部分，所以不敢多言，謹聽各位教誨。

紫柏：出家四十餘年，平日過的是：睡時脅不至席；過午不食；常露坐不避風霜。雖如此，但身為比丘，不能完全遵守佛制，也不是很滿意自己。

不過，藕益小弟您盡心盡力在晚明恢復佛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難怪會有「孤燈之嘆」！達觀是深感佩服！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夢中說夢

明末四大師年表（下）

編輯組整理

憨山大師解釋自己詩集「夢遊」一名由來時，
答曰：「三界夢宅，浮生如夢，逆順苦樂，榮枯得失，乃夢中事。時其言也，
乃記夢中遊歷之境。」
縱看晚明百年，在猶如昨夢的歷史中，
四位大師是如何煞有其事地走過！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1609）

・憨山大師（64歲）因修建曹溪祖殿受誣陷，訴於官府。

・蓮池大師在杭州刊行《牧牛圖頌》，以宣揚佛教。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

・憨山大師（65歲）得獲清白，然心中厭倦，遂離山而去。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

・蓮池大師（80歲）居廬山五乳峰下。於誕辰日增設放生池。

放生池

民間放生習俗在魏晉時期已有，隋代智者大師大力提倡放生，對江浙一帶民俗的影響很大。唐肅宗還下詔全國設放生池，畜養魚類、禁止捕捉。

有的寺廟也設有放生池，信眾來上香拜佛時，往往會帶著自養或臨時購買的魚鳥來放生，以積功德。而放生法會也是中國寺院普遍通行的重要法會之一。

萬曆三十七年

1609 — 1610 — 1612 — 1614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1609）

・春，慧經住建昌府壽昌寺。

・廣莫：印刻《楞伽經參訂疏》八卷。

・義大利傳教士龍華民抵達北京。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

・五月，利瑪竇歿。十月，袁宏道歿。

・法國傳教士金尼閣來華。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1611）

・東林黨爭起。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

・圓澄：著《法華經意語》。

・正遠：撰《起信論捷要》二卷。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1609）

・荷蘭獨立。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

・泰國頌曇王時，於沙拉武里發現佛足印，遂成為重要佛教聖地。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1611）

・日本幕府禁止基督教傳教。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

・日本幕府禁止天主教傳教。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Publish from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e Digital Libr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

・蓮池大師（81歲）完成《竹窗隨筆》。六月預告眾人自己即將往生，七月四日在長壽庵，面向西念佛端坐而圓寂。

・蕅益大師（17歲）閱《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乃不謗佛。取所著闢佛論焚之。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

・憨山大師（71歲）在廬山五乳峰創建法雲寺。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

・憨山大師（72歲）：著《楞嚴經通義》十卷。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

・蕅益大師（20歲）因喪父因緣，聞地藏本願，發出世心。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圖書館數位典藏 NTL Digital Library of Taiwan
Guangjiu Web Archives

萬曆四十三年

1615　1616　1617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

・董其昌楷書《阿彌陀經》，以賀蓮池大師八十大壽。

・法人金尼閣：刊行《耶穌教徒支那遠征記》。

・慧高等人至金陵，請求印行《大藏經》。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

・湯顯祖卒。生前所著《南柯記》等，引用大量佛教語言入戲。

・五月，將北京、南京諸耶穌會教士逐至澳門。

・努爾哈赤建後金國。八旗制度成立。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

・寂正：撰《圓覺經要解》二卷。

・如惺：撰《大明高僧傳》八卷。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

・日本幕府制定五山十剎等寺院法度。

・日本德川家康滅豐臣氏。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

・西藏達賴喇嘛四世榮丹嘉穆錯圓寂。

・日本德川家康歿。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

・西藏阿旺羅卜藏嘉穆錯誕生，後被選為達賴喇嘛五世。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

・憨山大師（75歲）：撰《起信論直解》二卷。

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

・蕅益大師（23歲）因聽《大佛頂首楞嚴經》，受到啟發，因而決定出家。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

・憨山大師（77歲）再入曹溪。五月，撰《圓覺經直解》二卷。

・蕅益大師（24歲）三度夢見憨山大師，於是從憨山弟子雪嶺出家，法名智旭，字素華。

蕅益大師將出家，先發三願：「一、未證無生法忍，不收徒眾。二、不登高座。三、寧凍餓死，不誦經禮懺及化緣，以資身口。又發三拌：「拌得餓死。拌得凍死。拌與人欺死。」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NTU
Publishing web archive

泰昌元年

1620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

・神宗崩。光宗立，亦崩。

・十二月，圓悟於常州龍池寺開千日閱藏會。

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

・努爾哈赤佔領瀋陽、遼陽，以遼陽為國都。

・通潤：著《楞伽經合轍》八卷。弘憲：著《楞伽經證疏廣解》十卷。真智：著《起信論提要》二卷。

天啟元年

1621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

・耶穌會教士經許可再住北京。

・山東白蓮教作亂。

・荷蘭人佔據澎湖。

・十二月，圓悟入天台山通玄寺。

1622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

・明僧真圓抵日本。

・五月花號從英國出航，歐洲人自此大批移居美國。

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

・羅卜藏嘉穆錯率領蒙軍擊破藏軍。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

・日本幕府禁止私建寺院。

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

・憨山大師（78歲）十月十一日飲水沐浴，焚香禮佛，一心端坐而逝。

・蕅益大師（25歲）於徑山坐禪開悟，於性相二宗一齊融徹。冬，於杭州雲棲寺受具足戒。

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

・蕅益大師（26歲）於雲棲寺受菩薩戒。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

・春，蕅益大師（27歲）遍閱律藏，輯錄《毘尼事義要略》。

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

・春，蕅益大師（30歲）住龍居寺第二次閱律藏，始成《毘尼事義集要》四卷及《梵室偶談》。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天啟三年

1623 1624 1625

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

・魏忠賢提督東廠。

・圓悟於天台山通玄寺開堂。

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

・楊漣奏請罷黜奸佞宦官魏忠賢。

・鄭成功出生於日本平戶。

・鍾惺：著《楞嚴經如說》十卷。元賢：著《楞嚴經翼解》二卷。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

・魏忠賢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

・後金遷都盛京（瀋陽）。

・傅燈：著《維摩經無我疏》十二卷。

・春，發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

・喀喇沁部遣派喇嘛僧至滿洲請和 。

・海寇鄭芝龍投降，流賊大起。

・滿兵襲擊察哈爾。

・中原與蒙古長期貿易往來。

明思宗崇禎二年（1629）

・課寺產之稅。

明思宗崇禎二年（1629）

・蕅益大師（31歲）是冬完成第三次閱律。隨無異艤禪師至金陵，諳宗門近時流弊，乃決意弘律。

明思宗崇禎三年（1630）

・蕅益大師（32歲）擬注《梵網經》，得天台鬮，於是究心台部，而不肯為台家子孫。

明思宗崇禎四年（1631）

・蕅益大師（33歲）入靈峰。

・藕益大師的《毗尼事義集要》付梓流通。

明思宗崇禎六年（1633）

・蕅益大師（35歲）於西湖寺結夏。自恣日時爰作八鬮，得菩薩沙彌鬮，遂退作菩薩沙彌，誓尊養比丘，護持僧寶。

・冬，大師依占察經法立懺。

崇禎元年

1628 1630 1631 1633 1634

明思宗崇禎四年（1631）

・後金禁止私創寺廟，及喇嘛僧等一切巫覡、星士、左道者流。

・滿兵陷大凌城。孔有德反。

明思宗崇禎五年（1632）

・後金置僧錄司、道錄司統制僧道，並定通經、守清規者給予度牒。

明思宗崇禎六年（1633）

・流賊犯畿南、河北、又犯湖廣。

・料羅灣大海戰，鄭芝龍大敗荷蘭台灣長官普特曼斯。

・春，元賢至延州寶善寺謁廣印。

・ 海眼：印刻《毘尼珍敬錄》二卷。

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

・朝鮮國再度禁止僧尼入城。

・英、荷聯合防禦艦隊拆夥。

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

・荷蘭人佔領臺灣。

・英人在北美建立第一個殖民地——維吉尼雅。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

・查理一世即英王位。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中央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Digital Library of NTU

明思宗崇禎八年（1635）

・蕅益大師（37歲）住武水智月庵，講《占察經》。

明思宗崇禎九年／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

・蕅益大師（38歲）居住於九華山，閱藏經千餘卷。

明思宗崇禎十年／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

・蕅益大師（39歲）述《梵網合註》。

明思宗崇禎十一年／清太宗崇德三年（1638）

・蕅益大師（40歲）入閩。

明思宗崇禎十二年／清太宗崇德四年（1639）

・蕅益大師（41歲）住溫陵。

崇禎八年 1635 — **明崇禎八年／清崇德元年** 1636 — 1638

明思宗崇禎八年（1635）

・蒙古內爭紛起。

明思宗崇禎九年／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

・元賢住泉州開元寺。元賢：撰《楞嚴經略疏》。
・董其昌卒
・李自成攻掠陝西。
・皇太極改後金國號為「大清」。皇太極御駕親征朝鮮。

明思宗崇禎十一年／清太宗崇德三年（1638）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
・張獻忠、馬守應投降明朝。
・清兵犯京。
・三月，喀爾喀部、扎薩克圖、汗達爾漢喇嘛等人入清進貢。
・八月，清建立盛京實勝寺，奉置嘛哈噶喇佛像，並鑄大鐘。

明思宗崇禎十二年／清太宗崇德四年（1639）

・太宗率領諸王臨幸實勝寺，禮佛賜宴。
・張獻忠、馬守應在湖北再度叛變。
・西藏厄魯特使攜達賴喇嘛五世之書致清。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清太宗崇德五年（1640）

・李自成舉兵竄入河南。
・西藏達賴喇嘛五世掌握政教之主權。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Web archiving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清太宗崇德五年（1640）

・蕅益大師（42歲）撰《法華經玄義節要》二卷。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清太宗崇德七年（1642）

・蕅益大師（44歲）住湖州。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

・蕅益大師（46歲）著《楞嚴經文句》、《楞嚴經玄義》等。

・二度入浙江靈峰專事著述，有句云「靈峰片石舊盟新」。

・大師退作但三歸依人。

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

・蕅益大師（47歲）退作但三歸依人以來，勤禮千佛、萬佛及占察行法。於今歲元旦獲清淨輪相。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e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1639 — 1640 — 1642 — 1644 —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清太宗崇德七年（1642）

・ 善友等人禁止邪教，誅滅黨首李國梁等十六人。

・李自成陷開封。

・青海固始汗之軍擊敗藏軍，藏王繫獄被害，格魯派得決定性之勝利，將全藏之統治權讓予達賴喇嘛五世，確立達賴喇嘛之政權。

・南台灣的荷蘭人驅逐北台灣的西班牙人。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

・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吳三桂降清，清軍入關驅逐李自成。

・張獻忠在成都自稱「大西國王」，年號大順。

・明福王在南京即位。

明思宗崇禎八年（1635）

・日本下鎖國令。

・阿兒思蘭汗侵入西藏。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1640）

・英王查理一世召集長期國會。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1642）

・伽利略卒。牛頓生。

・英國清教徒革命爆發。

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

・清迎請達賴喇嘛五世。

清世祖順治四年（1647）

・蕅益大師（49歲）撰《唯識心要》十卷、《阿彌陀經要解》、《淨信堂續集》、《四書蕅益解》。

清世祖順治七年（1650）

・蕅益大師（52歲）撰《法華經要義》及《重治毘尼事義集要》等。

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

・蕅益大師（53歲）撰《菩薩戒本箋要》。

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

・蕅益大師（54歲）撰自傳，曰〈八不道人傳〉，取中論八不，梵網八不之旨。又自云：「古者有儒有禪有教有律，道人既蹴然不取；今亦有儒有禪有教有律，道人又艴然不屑。故名八不也。」

蕅益大師五十二歲那年安居結束，重拈自恣芳規，悲欣交集，慨然賦偈，直述其一生心情：

秉志慵隨俗，期心企昔賢。擬將凡地覺，直補涅槃天。
半世孤燈歎，多生緩戒愆，幸逢針芥合，感泣淚如泉。
正法衰如許，誰將一線傳，不明念處慧，徒誦木叉篇。
十子哀先逝，諸英喜復聯。四弘久有誓，莫替馬鳴肩。

順治四年

1647　1650　1651

清世祖順治四年（1647）

・通容追回被侵失地三百餘畝，歸還四明天童寺。
・明永曆帝奔桂林。
・喇嘛班第達及達賴喇嘛五世等人來清進貢。

清世祖順治七年（1650）

・明永曆帝奔梧州。
・攝政王多爾袞薨。
・鄭成功占領廈門根據地。
・達賴喇嘛五世贈其師羅桑卻接以「班禪喇嘛」之稱號。

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

・歐全甫：著《黃檗誌》八卷。
・清免除僧道度牒之納銀，並確查給牒者。
・清兵陷舟山，魯王逃亡。

清世祖順治五年（1648）

・日本《天海版大藏經》完成。

清世祖順治七年（1650）

・英國共和國軍破蘇格蘭人。

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

・英王查理二世自蘇格蘭奔法。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清世祖順治十年（1653）

・四月，蕅益大師（55歲）入住新安歙浦天馬院，十月，撰《起信論裂網疏》六卷。

清世祖順治十一年（1654）

・蕅益大師（56歲）撰《閱藏知津》四十四卷、《法海觀瀾》五卷。

・撰〈閱藏畢願文〉，計前後閱律三遍，大乘經二遍，小乘經及大小論兩土撰述各一遍。

清世祖順治十二年（1655）

・蕅益大師（57歲）圓寂。兩年後弟子為師啟塔於靈峰大殿。

蕅益大師口授遺囑中曾交代，荼毗後將其骨磨和粉麵，分作二分，一分施鳥獸，一分施鱗介，普結法喜，同生西方。但因大師遺體髮長覆耳，面貌如生，趺坐巍然，牙齒俱不壞。弟子們不敢從粉骴，遂奉骨塔於靈峰大殿。
八年後，大師門人性旦病逝，臨終前，面乞成時師及其胞兄粉其骨，代大師滿當年所命。

1652　1653　1654　1655

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

・規定僧、道、尼、女冠衣帽之制，禁止偽裝喇嘛及禮拜喇嘛。

・台灣人起義抗荷失敗。

清世祖順治十年（1653）

・清帝遣史冊封達賴喇嘛五世，贈以金冊、金印。

清世祖順治十一年（1654）

・六月及十月達賴喇嘛五世入貢。

・樂安王、僧文秀、道士張應和等人，因謀反伏誅。

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

・英與荷蘭戰於海上。

清世祖順治十年（1653）

・克倫威爾為英國都護，解散國會。

清世祖順治十二年（1655）

・瑞典大掠波蘭。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Buddhist Studies Digital Library of NTU
Web Archiving

柴柏憨山

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下）

編輯組

明末，天災與人禍不斷，礦稅的開徵，使得民不聊生的社會景況，更是雪上加霜。讓我們從大師的故事中，領略不同情性、不同願力下生命風格的展現，以反照自己正在行走的路途。

亦師亦徒

紫柏十七歲時，性格剛烈勇猛，體型高壯，志向遠大，嚮往古代游俠的生活，滿腔熱血地打算離家行俠仗義，沿路除暴安良，最後到達邊疆立功塞外。

父：「路途又遠，人心又險，你還是留在家裡吧！」

紫柏：「別擔心！我武功高強，說不定還能中個武狀元！男兒志在四方，我明天一定要走。」

紫柏執意如此，父母雖然不捨，但勸也勸不動，便把家中僅有的微薄積蓄全數讓他帶出門去。

紫柏離家幾天就遇到第一個難題——下雨了。意氣風發地出門，並沒有帶傘。只好在人家屋簷下暫避。

不一會兒，一位撐著傘的出家人經過，問：「這位壯士要去那裡？貧僧送您一程如何？」

紫柏：「我現在四海為家，沒有一定要去的地方。」

「那麼到敝寺避避雨如何？」

紫柏點點頭，跟著出家人共撐一把傘來到虎丘雲岩寺。

「時候不早，我去幫您準備晚餐。有事找我，就說找明覺法師即可。」

當晚紫柏隨眾作息，參加晚課。聽到僧眾誦念：「南無普光佛、南無普明佛、南無普淨佛……」《大懺悔文》中八十八佛名號，十分歡喜，覺得心中的濃霧突然散開，明白執意離家就是為了與佛接心。於是一早起來就去找明覺法師：「師父！我要出家。」

明覺：「出家是件大事，您可以在這兒多住幾天，再考慮看看。」

紫柏：「我已經決定了。請您為我落髮。」又將帶在身上的盤纏全數交給明覺法師：「這些錢，請您為眾僧準備齋食。」

明覺看他意志堅定，就向寺眾宣佈這事，並幫他剃度。成為出家人的第一晚，紫柏整夜都在打坐。

不久，明覺想募萬斤鐵來鑄大鐘。紫柏自告奮勇去募化。他想能夠拿出萬斤鐵的必定是大戶人家，於是來到一戶富商家敲了敲門。管家出來了：「師父來化緣嗎？請進來稍坐一會兒，我去準備素齋。」

紫柏：「我來募鐵鑄鐘，想見主人。」

「實在不巧，主人外出去了，並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師父請進來坐，我立刻準備齋食。」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提供

「不用忙了，我就在門外等吧！」

紫柏便在門外打坐，管家拿素齋來供養也不食用，就這樣不飲不食地從白天坐到黃昏。

夜幕降臨時，主人回來了，看到這景象非常驚訝，問：「師父為何坐在這裡？」

紫柏：「我等這戶的主人。」

主人：「我就是這兒的主人。」

紫柏：「我是虎丘雲岩寺的僧人，來募萬斤鐵鑄大鐘。」

主人：「這麼有意義的事，我願意布施。師父請先用齋，過幾天我差人將鐵送過去。」

紫柏這才開始用餐。

幾天後，大戶主人果然依約將萬斤鐵送到寺中。寺眾都對紫柏的能力感到佩服。

紫柏二十歲時，明覺為紫柏傳授具足戒，又推薦紫柏到武塘景德寺閉關三年。出關後，紫柏決心四處行腳，就向明覺告辭，走上四方參訪之路。

十多年後，紫柏已是名滿天下的大師。他回到虎丘，沒見到明覺，便問寺眾：「明覺法師行腳去了嗎？」

寺眾：「他已經還俗了，目前在吳會大澤一帶行醫為生。」

就像青天霹靂打在頭上，紫柏感到自己有義務找明覺好好談談。但兩次來訪，明覺都推辭不見。

紫柏於是到大澤上租了條船，並告訴船東：「我身體不太舒服，請您立刻請明覺醫生來，只有他有辦法治。」

船東：「的確，明覺是我們這兒醫術最好的。」船東很快找到明覺，並將他帶來船上。

一進船艙，明覺立刻被隻強壯的手抓住。他最不想見到的紫柏，竟然就站在面前，一時呆愣不知要說什麼。

紫柏看到度他出家，為他授戒的師父，竟然穿上俗家衣服，迷失在擾擾紅塵中，忍不住流下淚來，嘆息地說道：「師父您怎麼迷失路徑到這種地步呢？您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明覺慚愧低首，過一會兒，便回答：「我跟您回去吧！」

紫柏於是將明覺帶回虎丘，讓他落髮圓頂，重披袈裟。

紫柏始終以明覺為師。心生慚愧的明覺，也以弟子之禮來禮敬紫柏。兩人的關係，既是師父也是徒弟，既是徒弟又是師父，在佛教史上留下非常特別的一頁。

（《憨山老人夢遊集．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Published from Summary Publishing Project of Buddhist Culture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摘要
Web Publication of Buddhist Culture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六藝

脫去一層還一層

萬曆元年，紫柏到京城法通寺參訪遍融老和尚，為了展現求法的誠意，特地穿上最好的袈裟去求見。

遍融和尚坐在炕上，問：「你是甚麼人？」

紫柏：「只是從江南來的寒貧晚輩。」

遍融：「來京城作甚麼？」

紫柏：「學習如何講經說法。」

遍融：「為何要學講經說法？」。

紫柏：「為了貫通佛經要旨，代佛宣揚佛法教化。」

遍融：「要秉持清淨無染的心，登台講經說法。」

紫柏：「現今晚輩已不染一塵。」

遍融走下炕來，拉著紫柏的袈裟說：「你說你已不染一塵，這麼好的袈裟又從甚麼地方來呢？」

紫柏一時愣住。

遍融：「把袈裟布施出去吧！」說著就將紫柏的袈裟脫掉，送給在一旁的侍者。

紫柏還來不及反應，袈裟就被脫掉了。遍融看到紫柏的貼身衣物，大笑說：「脫去一層，還有一層。」

紫柏受到很大的撞擊，連忙頂禮遍融法師，在法通寺住下。

除了聽經聞法外，遍老的一舉一動，都對紫柏有很大的啟發。遍老常對來參訪的佛子開示：「不要貪名圖利，不要攀緣貴要之門。一心辦道，老實持戒念佛。」遍老也是這般修持。

九年後，紫柏離開法通寺。一日走在松林中，聽到風聲，頗有感觸，寫了首〈詠懷〉：「少年屠狗混春秋，誰料披緇作比丘；俠習自慚忘未盡，真修方喜進無休。安禪雲石為床坐，說法松風代舌頭；唯剩閒身何所事，山川重疊恣遨遊。」自己習氣未除，遍老開示：「脫了一層，還有一層。」果真觀察入微。雖然是為了習講而來參訪遍老，卻從此不願登台講經，只是隨緣說法。

十九年後，紫柏又回到法通寺，遍老已經圓寂。

感念遍老的恩德，紫柏寫下了〈祭法通寺遍融老師文〉：「出世法中則有戒嗣焉，有法嗣焉。予於遍老之門，未敢言嗣。若所謂德，則此老啟迪不淺，焉敢忘之？」遍老雖歿，但言教、身教還是不斷地啟迪後學，令人懷念。

（〈祭法通寺遍融老師文〉、〈釋鑑稽古略續集 (卷三)〉、《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六》）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的提供

法輪無窮轉未盡

某晚紫柏夢見侍者穿著白色鎧衣。隔天就有位穿白衣的趙姓居士求見。

趙居士：「弟子懇請剃度。」

紫柏：「居士很面善。」

趙居士：「這是弟子第三次來求。第一次因緣不足未見到師父，只在門外禮拜；第二次有幸會見，卻被您拒絕；這回弟子第三次相求，務請師父成全。」

紫柏：「昨夜我夢見穿白鎧衣的人擔任侍者，你又恰巧穿白衣，莫非我們真有師生之緣？我原已不想再收弟子，但看你誠意殷切，就收為關門弟子，名法鎧吧！」

紫柏為法鎧剃髮授具戒，並開示：「並不是受完戒就擔得起如來家業。當年我受完比丘戒，曾閉關專研經教三年，然後四方行腳參學。你也應該深入經藏，行腳參學，多方歷練。」

法鎧於是辭別師父，到天目山上研讀經藏並過著苦修的生活，幾年後下山四處行腳。八年後才回來為師父祝壽。

法鎧一見師父就問：「某甲為生死大事，願師指示。」

紫柏立刻給一頓痛棒。

法鎧再問一次，紫柏又下一頓痛棒。法鎧又問：「永嘉大師說：『了即業障本來空。』只如師子尊者、二祖、肇公等，是了得也未？」

法鎧話還沒說完，紫柏連下好幾棒，說：「會麼？會麼？」

法鎧：「不會。」

紫柏：「本來空是甚麼乾屎撅？」

法鎧突然省悟，不斷點頭。從此見地即穩密。

隔年紫柏要法鎧南下弘法。法鎧竭心盡力重建了遠公塔，並住持浮山大華嚴寺，處事魄力一如師尊。

一年後紫柏圓寂，靈龕奉歸徑山寂照庵。後移葬文殊台，並邀請憨山和尚舉行荼毗入塔事。憨山對眾弟子說：「紫柏法師最大遺願就是《徑山藏》的編刻完成，有誰能接下這個重擔？」

法鎧：「為報師恩，義不容辭。」

憨山讚嘆：「紫柏法師門庭峻絕，棘棒一條，全無忌諱。俗話說：『棒頭出孝子。』就教出像法鎧這樣勇於任事，不避刀鋸，繼志述事，光前絕後，無視利養的大丈夫。紫柏雖歿，門庭猶放光芒！」

（《憨山老人夢遊集．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的網頁

踏入千峰去復來

萬曆十八年臘月，紫柏大師和湯顯祖在南京鄒元標的寓所初次見面，鄒替二人做引見。紫柏立刻吟了首詩：「搔首向東林，遺簪躍復沉；雖為頭上物，終是水雲心。」

湯顯祖呆住了，好一會兒才說：「這是不才二十年前的舊作，想不到您竟然能誦出！」

紫柏：「『嗜欲淺而天機深』的人才寫得出這樣的詩。老僧與您神交已久，今日相見，證明我們緣分很深。」

顯祖：「不才受寵若驚！我願意皈依您，跟您學佛。」

皈依儀式上，紫柏為湯顯祖起了「寸虛」的法名，並開示：「心只有方寸大小，眾生卻日夜不停把恩怨情仇往這樣狹小的地方填塞，把方寸蒙蔽住。老僧期勉您能常以四大觀身，讓方寸時時與虛空相應。」

顯祖：「感謝師父開示。」

三年後，紫柏聽說湯顯祖仕途不順，被放逐到遂昌，認為這是度他出家的好時機，於是由杭州乘水船來到龍遊縣，然後翻山越嶺，不辭艱險，徒步進入遂昌。

紫柏：「你不好好在平地待著，跑到這種深山幽谷。為了找你還得通過千岩萬壑，汗水不知淋溼了幾件僧服。」

顯祖：「讓師父這麼辛苦，真是慚愧！附近有座唐山寺，環境清幽，一同遊賞如何？」

紫柏：「我早就想參訪唐山寺了，趕快帶路吧！」

到了唐山寺，顯祖說：「這兒真是靜修的好環境！」

紫柏：「唐朝末年有位貫休和尚曾在唐山寺靜修十四年。貫休立誓畫十八羅漢。每回遇到挫折，不知該如何下筆時，就會有異人在夢中指點他。畫到最後一位時，異人指點他臨摹池水中所見的影像。暗示貫休：羅漢是他的前身。」

顯祖：「是這位貫休和尚的事蹟，讓師父想來參訪嗎？」

紫柏：「是的！貫休和尚所見到的池水中有一群紅色的魚。這群紅魚見到月亮映在水面的影子，以為那是食餌而游去吞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月影經過魚的千萬次吞吐後變成金丹，終於魚化為龍，得成正果。

貫休的俗姓正是『湯』。你又和這兒有緣，或許湯休正是你的前身。望你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浙江省圖書館與佛學數位同步典藏

千錘百鍊之後，能悟道證果。」

顯祖：「這裡是值得一遊再遊，但我不敢自比湯休。」

紫柏見寸虛不能直下承當，見不到本來面目，有些失望，但不灰心，寫了首詩贈送：「踏入千峰去復來，唐山古道足蒼苔；紅魚早晚遲龍藏，須信湯休願不灰。」

五年後，紫柏聽說湯顯祖因仕途不順，又遇愛子夭折而棄官返鄉。又風塵僕僕去找顯祖，想度他出家。

紫柏：「寸虛，你賦性精奇，是累世修行才深植的。這些年來你遇到的逆境多而順境少。這是造物主要讓你看破俗情，放下羈絆，抱著必死的決心，拚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場，最後明心見性，悟道證果。」

顯祖：「還請師父諒解我。白居易、蘇東坡這兩位較我更有佛緣的文人也還被情所困。」

把古時的文人都搬出來，紫柏明白寸虛還依戀擾擾紅塵。但還是苦口婆心地勸說：「希望你明白，我對你的期望很高。大概法名『寸虛』把你限制住了。今後你改名「廣虛」，望你在修行上日有所進，能廣如虛空，無所滯礙。」

顯祖：「多謝師父新賜法名。」

湯顯祖雖然沒有出家，但他所寫的〈玉茗堂四夢〉，用戲劇來傳達人生如夢的哲理，可說深受紫柏大師的影響。

顯祖聽說大師可能被牽連進「妖書事件」，立刻勸紫柏隱遁避禍。

顯祖：「師父既是出家人，應該住山潛修，不需在俗世奔忙！」

紫柏：「出家人住山有何難？與世沉浮才困難。你的意思我明白，但在落髮那一刻，就決意為法捐軀。這次事件如果跟文字、書籍有關，你文名遠播，大街小巷都在傳唱〈玉茗堂四夢〉，處境比我危險得多，還是先避一避吧！」

湯顯祖只好先行躲避。

紫柏大師竟因「妖書事件」死於獄中。湯顯祖吟著師父的〈感懷〉詩：「風塵那得此中幽，萬壑千岩鎖一邱；白髮不栽偏易長，紅顏欲駐卻難留。飛禽有跡空中覓，老衲無心物外遊；試問故人槐國夢，五更霜冷解惺不？」

想到師父以佛法、生民為己任，勇往直前，義無反顧。而自己蒙師錯愛，兩次三番不辭勞苦前來相度，當真師恩浩蕩，今卻欲報無門。感恩與慚愧的淚水從內心深處不斷地湧現出來。

（《紫柏尊者全集》〈與湯義仍〉
〈還度赤津嶺懷湯義仍〉／徐朔方：《湯顯祖評傳》）

Buddhist Studies Archive of the Luminary Publishing House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嚴母慈心

憨山八歲時上學，借住在隔河的親戚家。臨行前母親說：「沒事不要回家，一個月回來一次就好。」

好不容易放假回家，母子相見非常開心。收假時，憨山拉著母親不想離開。母親並沒有表現出不捨，反而立刻翻臉，生氣地鞭打他，趕他到河邊。憨山不肯上船。母親抓他頭頂的髮髻，拋入河中，頭也不回地走了。當時祖母在旁，趕緊呼救，船夫才將憨山從水中救起，送回家來。望著驚魂未定的孩子，母親沒有一句安慰的言辭，只說：「這麼沒出息的孩子，淹死算了。」又打小孩，趕他離開。

「母親心好狠。」每回看到同學開心地回家，憨山就想到母親的無情，湧起一陣難過，漸漸就不想家了。

事實上，母親卻常望著對岸流淚。祖母責罵她：「當時那麼狠心，現在哭有什麼用？」「必須斷絕他對家的依戀，才能專心致志地讀書啊！」

有天憨山問母親：「為何要讀書？」

母：「為將來能做官！」

憨山：「做什麼樣的官？」。

母：「由小官做起最後升到宰相。」

憨山：「當了宰相後呢？」。。

母：「就一個字：『罷』！」

憨山：「真可惜！一生辛苦，到頭卻罷了，有什麼用？我想做個不罷的。」

母：「像你這樣不成才，大概只能做掛搭僧。」。

憨山：「那是什麼？有什麼好處？」

母：「僧是佛弟子，行遍天下，自由自在，到處有信眾供養。」

憨山：「這個正適合我！」

母：「就怕你沒福報。」。

憨山：「為什麼需要福報？」

母：「世上狀元常有。出家做佛祖，哪是常有呢？」

憨山：「我有福報，就怕您捨不得。」

母：「你如果有福報我就捨得下。」

憨山笑笑，把這番話放在心裡。

隔年，看到幾位挑著擔子的行腳僧。憨山沒見過這樣裝束的人，就問母親：「媽！這些是什麼人？」。

母：「掛搭僧。」憨山想：「這就是掛搭僧呀！」非常高興地看著他們。

僧人將擔子靠著樹旁放下，向他們問訊化齋。母親連忙烹茶及準備齋飯，對他們非常恭敬。眾僧吃完，站起來正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要道謝，母親急忙避開，說：「不用道謝！」僧人便挑起擔子走了。

憨山疑惑地問：「這些僧人為何這麼失禮？我們請吃飯也不謝一聲。」

母：「他們道謝的話，我們供僧的福報就消散了。」

憨山心想：「原來僧人地位這麼崇高，有機會我一定要出家。」

十二歲時，憨山聽說報恩寺的西林大和尚是位高僧，就跟父母說：「我想去報恩寺跟西林和尚學習。」父親不答應。憨山望望母親，母親便對父親說：「就隨他的志向吧！讓他去追求自己的未來！」憨山如願在報恩寺出家。

四十四歲時，憨山想回家省親，又怕落入世諦，心中猶豫。一晚靜坐，忽然浮上一偈：「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遊一鏡中；昨夜忽沈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於是急呼侍者：「我現在可以回鄉見二老了。」

母親聽說憨山要回來，先請人來問到家的時間。憨山回說：「如果母親能歡喜得像我不曾離家，我可以回家住兩晚。否則就不回去了。」

母：「能見一面就歡喜不盡，何況住兩晚呢？絕對不會有任何悲傷的！」

久別重逢，母親沒有喜極而泣，只有笑容滿面。憨山感到母親的特別。

到了晚上，家族中的長輩來探望，問：「他是搭船還是走陸路來？」母親回說：「這有什麼好問的呢？」長輩又問：「從何處來？」母親答：「從空中來。」憨山這才發現母親與眾不同，便說：「難怪當時您捨得讓我出家！」

憨山又問母親：「分別後想我嗎？」

母：「怎麼可能不想。」

「您都怎麼排遣想念的心緒？」

「知道你在五台山修行，我就問師父：『五台山在那裡？』師父說：『在北斗星之下。』從此，我每夜就向北斗星方向朝拜並稱念菩薩名號，就會不想了。後來又假設你已離開塵世，就是不拜也不想了。現在看到的，應該是你的化身吧！」

第二天，憨山和大家一同祭祖，又為二親卜得葬穴。當時憨山的父親已八十歲。憨山開玩笑說：「今天就把老子活埋，省得改天還要來。」說著拿起鏟子挖地。母親把鏟子奪走說：「老婆婆自埋，又何必麻煩人！」

第三天，母親歡喜告別，沒有皺一下眉頭。憨山明白母親智慧過人，並非尋常女子。時時發願回向：「願父如淨梵，母如耶夫人；諸佛下生時，依我父母出。」

（《憨山老人夢遊集．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

香光莊嚴雜誌 Hsiang Kuang Publishing Company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Buddhist Studies Web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法雨雨人

父親帶著年僅十二的憨山來報恩寺見住持西林和尚。

和尚見到憨山非常歡喜，讚嘆：「這孩子骨氣不凡，如果流為俗僧，就太可惜了。我將請明師來教他讀書，看他未來成就如何？」

父親離開後，憨山如願留在報恩寺跟隨西林和尚。

這時無極大師正在三藏殿演說佛法，西林和尚帶著憨山去聽講。遇到也來聽講的趙大洲。趙問憨山：「你想做官？想做佛？」

憨山：「要做佛。」

趙轉頭對西林和尚說：「這小孩不能輕視，一定要好好栽培，將來會是人天的導師。」

西林和尚特地找來俊公教授《法華經》，憨山只讀了四個月就能背誦。其他經典，也都能在短時間內流利地背出。西林和尚見他學習快速，又請了先生教他四書五經，憨山很快就能一字不漏地背誦。先生又教他古文、詩詞、辭賦及當時文人的作品。在先生指導下，憨山很快便能寫詩作文章了。

這時有人勸憨山：「以你的才華去參加科舉必定金榜題名，留在寺廟太可惜了。」

憨山：「是啊！寺裡環境和我當初想得差很多，我會想想是不是去參加科舉更適合我。」

雲谷法師聽說這事，擔心憨山會離開，特地找他來問：「聽說你不想出家了，為何你會遠離當初的決定呢？」

憨山：「當初因為不喜歡俗世才來這兒。但這些年來發覺這兒和俗世也沒太大分別。」

雲谷：「你厭離俗世，為什麼不學高僧行徑呢？古代的高僧，備受尊崇：在天子面前不受臣禮拘束；父母也不拿他當晚輩；四周還有龍天恭敬地護法。你去找《傳燈錄》或《高僧傳》來讀，就會明白了。」

憨山到書架上翻找，看到一部《中峰廣錄》，便問雲谷：「這本是嗎？」

雲谷：「是的！用心體會書中深義，就能明白出家為僧，是多麼難能可貴了。」

憨山只閱讀到一半，心境便豁然開朗，非常愉快地對雲谷大師說：「這正是我要追求的。」就禮請西林和尚披剃、授戒。身心內外都顯現出家的大丈夫氣象。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hoto from Lotus Libr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時光飛逝，一年很快將結束。除夕那天，西林和尚對大眾說：「我今年八十三了，隨時都可能往生。我的弟子有八十多人，卻沒一個真能承繼我的法業。」

然後，拍著憨山的背說：「我真希望能見到他獨立弘法的時候，可惜等不到了！憨山年齡雖輕，見解卻老成。我往生後，寺裡大小事務不能解決的，都交由憨山處理，你們不可因他年幼就輕視他。」大眾含淚點頭接受。

年初七，西林和尚突然搭起戒衣，遍巡全寺寮房，向全寺僧眾一一表達感謝之意，離別的氣氛瀰漫全寺。幾天後，西林和尚身體微恙，弟子端藥給他。他說：「我就要去見彌陀了！」拒絕吃藥。只是不斷地誦念《金剛經》。又過幾天，聚集大眾圍繞念佛。西林和尚就在佛號中提著念珠，端坐往生。

隔年二月十八日午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一道閃光從佛塔打下，烈焰立時由大殿竄出，一發不可收拾。眾人奮不顧身忙著救火，個個焦頭爛額，卻徒勞無功。到了下午，整座寺廟一百四十多間屋舍都燒成灰燼。

官府認為寺僧故意縱火，將寺中十八人逮捕。其他寺僧怕被牽連，各各逃避。憨山卻挺身而出，向官府請求送齋食到獄中，獲得允許。雖然相去二十里路，憨山還是每天不辭勞苦走這一趟。又各處請託，詳細說明整起事件是天災、是場意外。如此過了三個月，在憨山大力奔走下，寺僧全數平安釋放。

報恩寺遭回祿之災，百廢待舉。憨山與師兄雪浪兩人痛哭三天後，便決定要共同興復報恩寺。只是，自西林老和尚圓寂後，新任住持曾清算寺中財物，發現西林老和尚沒有任何積蓄，為辦喪事，寺方又借貸不少。現在，又要重建報恩寺，住持非常憂心，立刻召集大眾。在簡要說明負債狀況後，住持請大家集思廣益。

眾人面面相覷，會場一片寂靜。

這時，憨山發言了：「我建議將和尚所留下的衣缽等物，能變賣的，先賣了還債。若還不夠，就把田產變賣來償還。把債還清後，僧眾的衣食就容易維持住了。」眾人同意，於是設齋請貸主帶著債券前來。很快將債務清償完畢。

年方二十幾歲的憨山，在西林老和尚圓寂後一、兩年，帶著大眾一起度過難關。

住持對憨山說：「西林和尚真是伯樂識千里馬，我現在完全服氣。」

（《憨山老人夢遊集．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 Hsiang Kuang Chuang Yan Publishing Academy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Buddhist Studies Digital Library

相逢即相別

萬曆十四年秋，紫柏與憨山在即墨城第一次會面。

紫柏：「年初就收到您邀請來牢山一敘的信函，現今才來，勞您久候。」

憨山：「那裡，您舟車勞頓，才真是過意不去。最近因為太后賜《大藏經》一事，前往京城謝恩。您的弟子于君玉到京城來通知您已出發的消息。我日夜兼程趕路回來，還好在這裡相遇。」

紫柏：「四方參訪是出家人的本分，算不上勞頓。只有過膠西時被河水阻攔了一下。不過拿出面對生死的態度，直捷穿過也就到對岸了。」

憨山：「膠西的河水又急又深，直沒至肩。但我想，這必不能擋您的熱情，您一定連停也不停就衝過來。」

兩人談了一夜，十分盡興，互認對方為知己。隔天一同到牢山。

紫柏在牢山留了十天。

離別時，深覺依依不捨，寫了首〈留別憨公〉傳心意：「大道久荒涼，離歌東海旁；行蹤將萬里，津濟正微茫。白日肝腸苦，青山骨肉香；相逢即相別，揮淚欲沾裳。」

萬曆二十年，皇太后派近侍贈送紫袈裟給紫柏大師。

紫柏：「聖恩浩蕩，唯小僧才德不足，不堪承受。還請皇太后將紫袈裟賜與憨山德清。」

近侍：「您老這樣推辭，小的無法回復。」

紫柏：「我作首詩讓您帶回去交待好了。」「三十年來江海遊，尋常片衲度春秋，自慚貧骨難披紫，轉施高人福更優。」〈辭賜紫以讓憨公〉

皇太后看了詩很不高興，認為他不識抬舉。紫柏只求無愧於心，並不在意皇太后的不悅。

同年紫柏興復了石經山琬公塔院，便請憨山前來觀石經與撰文作記。兩人共住於慈壽寺。

憨山：「若不是您熱心奔走，興復了琬公塔，這位隋唐時代的靜琬法師大概就被遺忘了。」

紫柏：「是您能體會琬公的用心，才寫得出〈琬公塔院記〉這樣擲地有聲的名作。」

憨山：「不過拋磚引玉，倒讓您見笑了。琬公刻石經，想使佛種不滅；您刻方藏，想使佛法流傳廣布。真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紫柏：「編藏工程浩大，需要您鼎力相助。」憨山：「一定。」

紫柏：「此外，編本朝《傳燈錄》也是迫不及待，需要我們去承擔。」

憨山：「『哲人日遠，典型夙昔。』這真是有意義的工作。」

紫柏：「想唐宋時佛法在中土多麼興旺，大師輩出，著作至今仍振聵啟聾；而今世衰道微，雖有不少修禪者，卻往往走偏了還洋洋得意。」

憨山：「所以我們應該共赴曹溪，重開禪宗法脈，引導眾生走上解行並重的正確道路。」

兩人交談四十晝夜，商討了編藏、續傳燈錄及興復曹溪祖庭等三大事業，而後兩人便分頭進行。三年後，憨山正在整理續傳燈錄的資料時，卻因「私創寺院」的罪名而詔捕入獄。

紫柏為營救憨山四處奔走。各地為憨山祈求的法會一場接一場。幾個月後，弟子報告紫柏：「憨山法師被判遣戍廣東雷陽。」

紫柏：「那麼他一定會經過南京，我先去那裡等。」

兩人在長江上會面。

紫柏：「一聽說您遇難，立刻在佛前許願誦念《法華經》百部，回向您能安全無虞。」

憨山：「我們當臣子的必須服從君父的命令，何況這是我的定業所造成，請您別再操心了。」

紫柏：「您的生死關係佛法的存亡，我一定努力為您平反。如果您不能生還，我也不會活著。」

憨山感激得什麼話也說不出，只是一再點頭致意。兩人相對無言，到了必須分別時，紫柏握著憨山的手臂說：「如果我先死，後事就交給您了。」

紫柏和憨山分別後，立刻入京為營救憨山之事積極奔走。然而憨山還未恢復自由，紫柏卻在萬曆三十一年因「妖書事件」入獄，且坐化於獄中。

憨山在萬曆三十九年獲赦，心想：「應該去寂照寺弔祭紫柏法師。」但直到萬曆四十四年，憨山才得空前往。正好遇到紫柏弟子要將師父遷葬。

憨山親自為紫柏舉行荼毗儀式，作〈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後又整理並校閱紫柏生平著作，並為之作序。盡心盡力去完成紫柏的囑託。

紫柏與憨山之間的深厚情誼，正如同憨山弟子福徵所盛讚的：「誼足千古」。

（《憨山老人夢遊集．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挑戰回應

大道常在前

編輯組

讀完「明末四大師」專輯，您是否對明朝所展現的佛教樣貌有較為清晰的輪廓？相較於在這樣背景下成長的蓮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大師，面對日益奢靡，漸趨功利的教內風氣，又以怎樣的僧人來自許？

不管參禪、念佛；觀身、持偈，大師們留下了許多可以依循的修行經驗及教導，期待讀者循此而更思深入，在相應的教示中得到真實的受用。以下提出若干問題思考，或您有其他發現，期望讀者有所迴響，與眾人分享您的經驗與看法。（上網〔http://www.gaya.org.tw/magazine/blog〕留言或來稿。）

【問題】

（一）明末四大師，皆因周遭親人的死亡，而對生死產生了疑問，繼而不斷地在佛法的探尋與修持中，為自己也為他人解答這生死的大哉問！

在您的生命中，親友的生離死別，曾經帶給您什麼影響呢？您如何看待生與死？

（二）在明朝末年，佛法的修行以參禪與念佛為主，蓮池大師曾慨嘆一般人不願念佛，是看輕了這個法門，認為念佛只是一般愚夫愚婦、婆婆媽媽們才做的事。

您曾懷疑過自己的修行方法嗎？您如何堅定自己對修持法門的信心？

（三）明末，貪官污吏橫行，政治渾沌而民不聊生。處於這樣的時代，四大師或是積極入世、大膽建言；或是以整肅僧格、著述化導來回應世間。

您如何看待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您選擇以怎樣的方式來回應世間？

（四）您了解自己嗎？日常生活中，您能練習以佛陀教導的方法來對治自己的習氣嗎？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ublished by Lumbini Libr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佛法的踐行

釋悟因

三法印——諸行無常印，諸法無我印，涅槃寂靜印。這三個印璽在自己的翻掌覆掌之中，是自己一直帶在身上心上走來走去的，是自己當下的身心就可以印證的。悟師父從三法印的基本道理，引導讀者從實際生活中去印證、體驗、體證這三個印璽，正是本文可貴之處。

總釋三法印

三法印就是：諸行無常印，諸法無我印，涅槃寂靜印。

這三項為什麼稱為三法印呢？印，是印璽、印章。「法」為什麼需要蓋印章呢？表示這是一種印證，是千真萬確、如假包換的意思。佛教的道理千經萬論，法門八萬四千，非常浩瀚。我們要用來印證足以提供每個生命體驗的基本真理，就是要用這三法印。

或許有人會問：所有的經典、所有的道理，都是佛說的嗎？答案是：只有戒律是佛陀制訂的。至於經典有佛說，菩薩說，阿羅漢說，有聲聞弟子說，有佛陀的再傳弟子說，甚至有天人說。就論典而言，有佛與聖弟子間相互的論議；更有後代的佛弟子、菩薩、羅漢、天人、論師、學者等注疏解說。闡提聖教，稱之為論。這些之所以稱為佛法，都是經過了印證，印證它是佛陀的基本教理——三法印。符合三法印的就是佛法；不符合三法印的，是適應地域或時代、文化的方便法。

「諸行無常」，「行」是指流動的、變化的、變動的，所有流動變化的事物都是無常。不管「內在」或者「外在」，說的是時間。時間有變動、變化，在時間流的諸法，就有過去、現在、未來，有生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滅，遷流不居。不管是物質世界，心念世界——知、情、意，情緒世界，都叫做有漏的世界。在時間流裡，沒有不變動的事物。「苦海何時不揚波？業識茫茫。」

「諸法無我」，「法」指所有一切萬法，色法方面的生理、身體，名法方面的精神、心靈，這些都是「法」。而唯識歸類為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應行法等。「諸」字是「眾」的意思。表示：凡是法、眾多的法、所有的法。這個「我」字，不只在講代名詞你我他的我 ，而是代表主宰、獨一、唯我的意思。

「諸法無我」所說明的是緣起。緣起告訴我們：所有的萬法，都是相生相緣的因緣關係。它是在條件的相應之下生起，條件變動時它就會消失。所以一說到諸法的生起就會談到條件，由於條件不是單一的，不是不變的，不是獨立自主的，而在彼此相互依存的關係裡；法的存在是沒有自主性的，不是獨生的，不是自生的，也不是唯一的。因為法無自性，這叫「諸法無我」。這個「我」字，就是「無自性」。

「涅槃寂靜」，涅槃是音譯，意思是寂靜的、寂滅的、止息的，所有的生滅都安靜下來。我們看到的萬事萬物，看起來好像是此起彼落、生住異滅、成住壞空、生老病死，但是從緣起來看，如果你透視它，將會發現它是安靜的、是不生不滅的。人看起來有生老病死、有很多的苦迫、很多的輪迴。但是如果你知道緣起，你就可以證得寂靜涅槃，證得不生不滅。所以涅槃代表的是人的解脫境界。達到解脫的境界，你就會發現它是空靈的，是不憂不懼的，是最終的歸宿。

三法印從哪裡去印證？就從我們的心性，我們的身心世界。我們的身心世界就可以來印證它、體驗它、體證它。佛法看起來好像是很複雜，其實它就是在說緣起的法。佛法不在說他方世界，或者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是別人的事，是在說你我的身心世界，是在你翻掌覆掌的手掌之中的。如果要說得更具體些 ，就是你自己一直帶在身心上走來走去的。而且可以獲得改善，在自己當下的身心就可以印證它，不須要到來生來世。

倒見與正見

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是佛陀體證、證悟了告訴我們的真理，讓我們也能夠去體驗、驗證。但是現實中，在我們凡夫的思惟裡面，總有一個內在的渴求，希望能夠自主，希望能夠永恆、不變，希望不要苦。世間無常而渴望永恆，無我而渴望能夠主宰，這是知見的錯誤，稱為「不正見」，以致有了不正確的道路、方法。這是由於我們的智慧尚未開啟。學佛就是要學習佛的「正道」，覺悟自身的顛倒，用正道來看待人生。

「八正道」是正見、正思惟、正業、正語、正命、正念、正精進、正定。而「正見」常常排在最前面，有時也被置於最後。把正見放在最後，是把正見當成是八正道最終的完成。

「見」字，我說過它就像眼睛，如果我們眼睛清晰、清澈，走路的腳步、方向比較不會出問題，這叫做「正見」。它能夠帶給我們正確的、合理的知見，對真象看得比較清楚；不會抹煞存在的現象和問題，不會把方的說成圓的，圓的說成方的。方、圓錯置，是更甚的顛倒，顛倒就不是正確的知見 。

別說三法印

無常觀：時間場合的相應

什麼叫正確的知見？其實就是智慧的觀照。佛教的智慧，最主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要是在講正見——正確的知見。智慧與正確的知見有什麼關係呢？智慧也稱為「般若」。般若是prajñā的音譯，在很多經典裡面，有時候直接音譯成般若，沒有把它意譯作智慧。因智慧容易與聰明混淆，而般若是正確的知見。

「正見無常」是能夠很清楚的看到：在時間流的變化裡，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過去這件事這樣做是對的、恰當的，現在這樣做也許走樣、不適合了。這也在說明：時間、場合、條件的相應關係，條件相應，於是現象出現了。我們用世間的分別，也能夠分辨清楚的。

一條毛巾的故事：透視毛巾裡沒有愛恨情仇

我們常常說某某人很「慈悲」，可是他的慈悲如果有了錯誤的表達與解讀，那就不免有些問題。

我來舉個例子：

我曾經認識一對夫妻，他們都是教授。有一天，太太帶著在美國出生的孩子來看他的祖母。祖母看到孫子已經上高中了，非常高興。那時候天氣很熱，孫子滿頭大汗，祖母就無限疼惜地用手摸著金孫（也就是她的長孫）的頭。這時媳婦剛巧從浴室出來，她看著婆婆在撫摸她的孩子，她也很高興。於是就拿起自己的毛巾，擦孩子頭上的汗。她們二位都在表達憐惜跟疼愛，母性的慈悲。

結果這個祖母看著媳婦剛從浴室拿出來的毛巾，就說：「妳讀什麼博士，做什麼教授！連這些都不懂！怎麼可以用你洗澡的毛巾，擦我孫子的頭！」媳婦被潑了冷水，心情頓時冷了半截。她一直以來所受的委屈，此時不斷的翻湧上來。一向婆婆只重視自己的兒子是教授、是博士，卻瞋惱、責怪媳婦在另一面傳統角色的不上道——回家不幫忙家事、農事，好讓婆婆可以稍事歇息——對她這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四位堂倚八字所字數位圖書館典藏

個媳婦的角色，婆婆深深地不以為然。婆婆有婆婆的心結，媳婦有媳婦的心結，此時兩個人就又吵起架來。當下那個被疼惜的金孫發楞了，不知道要替祖母說話，還是替媽媽說話，只能呆愣在那兒。

事後，媳婦對我說：「我瞋心這麼重，自己也覺得滿難過的。」我說：「這一條毛巾干你們什麼事？毛巾只是毛巾，卻讓人貼上標籤。兩人翻出毛巾文化的問題，又翻出平常大家共處不愉快的記憶，把所有的新仇舊恨投射在那一條毛巾上作文章罷了。這個叫時間場合沒對焦。」她想想，覺得自己真太沒智慧了。「我的先生是婆婆生的，而婆婆這麼疼惜的長孫是我生的！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孩子被婆婆如此疼惜，而心生歡喜才對啊！」事後，她覺得自己可笑又可氣，也很後悔，怎麼當時就嚥不下那一句話、那個臉色、表情，還一向自認為自己主張女權。終於她想通了，「女權」，怎麼可以這樣被糟蹋！

般若智慧，是要分辨真、假，是、非，善、惡。這些都是在時間、條件、因緣的相應而有。能分辨清楚當下的因緣、關係，它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套樣版去思考，它是空性、無自性，這才能開智慧。能夠如如實實地看到它當下的因緣，看清它真正的本質，就不必在這些上面煎熬、苦迫。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無我觀：直下承擔，超越是非、善惡、自我憍慢

「正見」有兩大類：一個是「世間的正見」；一個是「出世間的正見」。

世間的正見是有漏的知見。它會有所取、有所作、有所為，這叫有漏。對於世間的是非、善惡、流轉、果報，有所取、有所作、有所為。而出世間的正見，建立在對於緣起法的如實知見，它是無漏、無所取、無所作的，如此可以滅盡苦迫。

世間正見是人間的正信，以善念處理世間，可以走向人天善報。但說它是智慧，那是很勉強的。有時候當我們自性執、我見、我執生起來的時候，若是理直氣壯、得理不饒人，還可以撐撐場子，若是理直、理屈亂成一團，還自以為是，只有情緒、煩惱一片。此時此刻，已經不是當時那個情境了，還把事情勾出來數落一番，可那是已過去的；對未來，又想要怎麼樣怎麼樣，但未來的因緣是什麼呢？至於現在呢？

認養流浪狗的人家

我再來舉一個例子：

有一位居士很善心，在家裡養了許多流浪狗。他的房子在大樓的二、三樓，偶爾有人從大樓邊的巷子走過去，狗就盡責的叫吠，狗並不知道什麼時候不可以叫，結果是一味地狂吠，鄰居因此而被吵醒了。附近剛好又有一間土地公廟，去廟裡拜拜的人有時燒金紙，放鞭炮。一放鞭炮，狗就叫得更兇，好像受了傷似的那種哀號。結果這位居士就常常跟樓上的住戶吵架，跟樓下的住戶吵架，跟路過的人吵架，跟去土地公廟拜拜的人吵架。他覺得自己好委屈，他說他為這個社會認養流浪狗，做收拾爛攤子的事，「為什麼你們還要責備我呢？」我聽後，無言以對。

在現實生活中：兄弟二家的田隔著一條小小的田埂，你種你的田，我種我的田；你不處理你的田，我就要鋤去田埂上的雜草，兩個人常常吵架。鄰居呢？你的牆壁跟我的牆壁，你的門口跟我的門口，一牆之隔就可以吵半天。遇到事情不舒服，並不是在處理當下的這件事，而是把過去自己八識田裡的記憶跟經驗翻出來。畢竟，事件都已經過去了。可是，自己往往卸不下，過不去，老混雜著自已很多的舊傷、經驗、自憐、自尊、自我憍慢，層層疊疊，徒然地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ublished by Hsiang Kuang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困在個人的糾纏模式裡，從來沒有好好的正視當下的自己！當然，在那裡面，對於自己的煩惱跟業習也是看不到的；要真正看到了，才可能卸下、跨越。只是我們不注意罷了。

涅槃：沒有過現未的糾結

所謂的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的妄執，修正不正確的行為。要修正這些其實沒有那麼複雜。你先不要往過去看，也不要往未來看。當你內在意念在糾纏時，你的生理會告訴你，你的心理也會告訴你，因為我們的身心是相互依存、結合在一起的。因此當你身體有問題，心理、精神方面不會不知道；你精神本身有波動，你的身體也會告訴你。你知道你身心起波動了，在這個當口，你先回到當下，給一個回光返照的功夫，這叫做正念。你就看著那一團糾纏的東西，就看著它，當你澄靜下來面對它、觀照它時，你會發現：原來以為它是一個堅實的、不變的、不動的、很難以突破的東西，看著看著，你就會發現它鬆動了，不見了，不存在了。

如果你的身心愈安定，禪定的功夫愈深，你這樣的內觀，就會看到原來你以為堅實、不動、不變、身心的那一團新仇舊恨，其實很多都是從自己內心幻想，幾經來回糾纏不清的產物，然後投射在別人身上。如果你禪定功夫夠深，你甚至能夠看到它的發端、它的生起、它的轉折、它的消失。當然，如果看到它如何生起，如何消失，也就能看到它的不生不滅。

佛法的修行在告訴我們：改善痛苦得先應付煩惱；應付煩惱得先看清業行、業習；然後改善它。得以解脫自在的關鑰，不在別人，不在他方，不在他世；就在我們自己內在，那一團堅固不變的妄念的看清。但我們的念頭卻常常不能回到當下，不能掌握當下；儘抓過去，儘抓未來。抓來抓去，結果只是這些影像本身重重疊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疊、糾結不清。甚至以為那是很堅實、有自性、有體性，好像銅牆鐵壁的實存；其實，根本是無自性。涅槃寂靜，等著我們體證呢！

佛陀解結印：勸眾生善解結

佛陀告訴我們緣起，主要就在告訴我們：要怎麼解這個糾結不清的「結」。我再舉個故事：在高雄紫竹林精舍的主尊佛像是釋迦牟尼佛，佛陀所示現的手印是「解結」的手印。（請見本期頁 121圖7）

有一位居士前往印度朝聖，他一直希望能夠朝禮佛陀的法與聖跡。佛陀的出生地、修道、成道、說法、乃至涅槃的八大聖跡，他無不一一去尋訪。每到一處聖跡，他都感動地伏地頂禮，眼淚泊泊而下。心想：這些是佛陀二千五百多年前曾經走過的地方，佛陀的腳曾踏在這些沙子上，他跪下來吻著大地。在離開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帶走這些聖跡，只好抓取一點沙，放到袋子裡面。就這樣一路帶著回到國內。他與朋友分享他的感動。朋友問：「這麼感動？」他回答每一處聖地都令他動容，尤其在巡禮阿羅拉佛窟的時候。阿羅拉佛窟的這些石壁開鑿得很早，已有將近二千年的歷史，洞窟裡面很暗，沒有電燈也沒有水。當他朝洞窟走進，想起以前佛陀就在這裡說法，僧眾就在這裡作羯磨、布薩結夏，內心澎湃無以言語 。因為光線太暗並無法看到佛像。他於是向當地管理洞窟的人說：「我想看看裡面！」因為他聽說裡面有一尊佛。管理員用了一面金屬片當鏡子，把外面的陽光反射進去。他專注凝視，看到一尊佛的二隻手相對，好像在打理針線的樣子。轉身問管理員：「佛的手為什麼要比出這樣的姿勢呢？」管理員回答：那是佛陀在說法。

「好美！這樣的佛陀的手好美！」他在當下只有這樣說。

紫竹林精舍的佛陀就是結這樣的手印，說法印。說的什麼法呢？其實佛的二隻手是在解結，有把一個結打開的感覺。眾生的煩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惱業習何只千千重！不是過去才有、現在才有，未來還是會有。對外在世界所解的結，是如此的多；對我們自己身心的糾結，也不曾減少。

所謂的修行，就是要練習把結打開。佛陀說法，就是要我們去打開結。佛陀希望每一個人學習佛法，在此世，甚至生生世世，都要學著去打開自己的心結、煩惱結。佛法的核心，就是讓我們回到自己的身心，把結打開。打開結的手，你看這多美呀！打開結的是誰？是自己。這過程就是用三法印來印證、體驗。在哪裡印證？就在我們的身心，在我們的周圍，在我們的生活世界。

如果你解開的是阻礙人天善性的糾結，就是人天福報。人天福報最大的好處，是不必墮到三惡道。當你開發、體證正知見，出世的智慧開了，你就是進入出世間；你對世間真偽、是非、善惡、業報，不再疑惑、確實證知，當然是輕安、自在，不再退墮；一旦垢盡迴脫，就是涅槃寂靜的解脫印證。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結語

緣起法，是理論，也是實踐體證的方法。佛法雖有小乘、大乘之別，但緣起法，是根本，是佛法的核心。佛教對宇宙、生命，對存在的解脫體證都從緣起。而緣起以三法印去印證。這個印璽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總結「生活中的緣起」——苦在那裡，結就打在那裡；結在這裡，就從這裡解開。人間的真善美，也就在這個地方。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印證的。

心田四季

心・歇一歇

玉如

師父：

中秋才過兩天，月，還是又亮又圓。

精舍的東方，一片清朗，些許薄雲，月皓雲白，與上回我們在「歇心亭」談心的情景相近。

今晚有事到精舍，比約定時間早到了些。禮佛後，在中庭閒步，細細觀賞一下精舍的建築。夜涼人靜，好一個經行的時刻。偶一抬頭，空中的明月吸引了我。——那一晚，我匆匆趕來找您，也是這樣的「月晚」。

說是「談心」，其實，是談我的心，不是您的。

您刻意把我帶離中庭，避免受干擾。那是我第一次在「歇心亭」坐下。可也只那麼一次了，此後，就不曾在晚間上過那座小亭。算一算，您離開精舍到其他分院弘法，也好幾年了。

今晚，燈黃人靜，風清月明。精舍雲牆上美麗起伏的線條，托著一輪暈黃，讓我想起那個夜晚。

我踏上階梯，一步一步，輕輕踩著，彷彿當年跟在您背後的情景。雲牆上的月洞、扇窗，與牆外的月光相互掩映轉照。月在牆外，人在牆裡，月光忽隱忽現，似乎與我玩起了迷藏。雲牆、月洞、扇窗的線條，與清朗橙黃的月光，鋪呈出一幅光影之秀。沿階而上的樹蘭，散著淡淡幽香，陪著我一步一步上了亭子。匾上兩字——「歇心」，月色下，蒼勁的筆跡，透著幾許沉穩練達。題字的人，應當修行深厚。

步入亭子，我刻意找個朝月的方向坐下，也是上回我們坐下的位置。可不是？月，依然掛在那個角度。

您說：很喜歡這座亭子。苦惱來襲，坐此望遠，心可暫息，就像亭名——歇心。尤其是月明之夜。如若正逢節日，精舍叩鐘，鐘鳴月映，心靜慧生。

那晚，正逢叩鐘。我看到明月，聽到鐘鳴。

當然，您聽到苦惱；而我，心可暫歇。

坐在石椅上，靜靜的回想那晚，回想那一陣子，丟了許多煩惱給您。您總是像那一片清空皓月，靜靜的，緩緩的……月映我心。

好幾年了，那座亭，那幅景，常在我的記憶中。心惱之時，那兩個字，常浮現——歇心。感謝您！我心可歇，那晚。

明天，正是教師節。敬祝　悟師父與各位法師　教師節快樂！

玉如 合十

2007・9・27

Donated by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光明雜誌社贈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Donated by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國家圖書館版權所有 請勿轉載

大千世界 停看聽

在佛陀出生的國度（上）

歐噴邁勒

尼泊爾，這個位居南亞、滿天神佛的泥巴國，我先後兩次造訪。

1997年四、五月間，首度來到歲月無痕的山中國度禪修；2007年三月，我又回到加德滿都學習社會服務。

相隔十年，尼泊爾的變化明顯：塔美爾區的老爺計程車換新了，加德滿都舉世聞名的空氣污染更嚴重了，山中的小旅店變成有SPA的旅館，小孩要零錢不要糖果了……。雖然變遷很快，但喜馬拉雅山的神聖依舊，古蹟也隨著歲月更顯風華，街道上牛隻依然緩緩而行，市集裡販售的香料更是飄散著那熟悉的獨特氣息。變與不變，樂天知命的尼泊爾人自有平衡。

Published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NTU Digital Library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加德滿都初體驗

1997年4月28日，從印度的瓦拉納西搭印度航空前往加德滿都。

四十分鐘後抵達尼泊爾。

辦落地簽證時，同行的桂棠——慣於獨來獨往的背包女俠，很快地辦好走出去了，留下我還在查單字填資料。當下有一種被人遺棄的感覺，不過，我決定靠自己。

終於出關，迎面飄來的是涼風。在印度，此際已進入酷暑，每天像蒸饅頭一樣，哇！我從赤道來到北極了。

到了內觀中心，這兒的經理是個男眾，他先請法工帶我們去安單，之後端來奶茶，藥石是小饅頭，我們隨俗坐在地上吃。當地人雖然不會講英文，但溫婉親切的笑容令人賓至如歸。

晚間感受到寒氣，於是把壓箱底的冬衣取出穿上。

清晨去散步，群峰吐霧，白茫茫似仙鄉，看來，尼泊爾與印度不同的，除了地形，氣候也差很多。各式各樣的鳥兒在充滿綠意的林間啼鳴，令人心曠神怡，難怪喜馬拉雅山有那麼多的修行者隱遁其中，

因為大自然即能讓人俗慮盡消。

八點多桂棠告訴我她的錢丟了，聞此，對這兒的治安起疑，趕緊把行李上鎖。我們猜測著誰是偷兒，我想起早上歐巴桑曾去叫桂棠吃飯，會不會……

出去買日用品回來，我們決定把丟錢的事告訴中心經理。然而，就在進入辦公室之前，桂棠從上衣口袋中找到錢，剎那間，我為自己的小人之心感到羞慚。

離內觀中心不遠處，即是有名的臥神廟。廟中供奉的主神是毗濕奴臥佛石像：長約五公尺，安躺在方形的水池上，身上布滿花朵，下面交錯盤踞著九條巨蟒。水池上有走廊，供人瞻仰臥神。臥神的四隻手分別拿著鐵餅（象徵心靈）、權杖（智慧）、海螺（五大元素）和蓮花（宇宙）。這是印度教公認造型最佳和氣勢最磅礴的毗濕奴臥相，據說毗濕奴神長眠四個月後會神奇的醒來。

頭微疼，流鼻水，對高山的氣候還在調適中，水是冰的，室內在白天也像待在冰箱的冷藏庫。本來想去加德滿都市區走走，但經理說次日市區有示威遊行，建議我們隔兩天再去，當天下午剛好也可以搭中心的專車上山報到。

喉嚨痛，痰多涕多，所有的毒素都出來了。打掃房間，由於濕冷，牆壁上長滿白霉。

天氣變化多端，時而艷陽當頭，時而烏雲蔽日，時而大雨滂沱，時而小雨淅瀝。一切全憑雲塊組合變化，無法掌握，無法預測，這是個充滿變數的山區，無法說準一定如何。要有高度的適應能力，才能隨遇而安。

一個午後坐在階前發呆，一陣乒乓聲，竟是冰雹！冰雹耶！拿臉盆接了半盆，似鵝卵石大小。諾！吃吃看，好冰喔。

下山朝禮眼珠廟（史瓦揚布拿佛塔）。傳說加德滿都昔日原為大湖，後因中國來的文殊菩薩，開闢此盆地的岩山，使湖水洩去，人們才能夠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Buddhist Studies Web Digital Library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 想要把整個布拿佛塔盡收眼底，得爬到附近佛寺或店家的屋頂上才照得到。
（照片提供：歐嘖邁勒）

居住於此，當湖水退去，最先出現的建築物即為此廟。

從盆地的下方，登上385級的石階，石階的兩側，有大的石佛、獅子、象、虎的雕刻。等一等，瞧！成群的猴子來了，還伸出手索食！文殊菩薩曾在此削去三千煩惱絲，削下的頭髮變成樹，頭蝨變成猴子，所以對這些猴子要心存敬意！

眼珠廟主建築是一座大佛塔。它有白色半球體的基層，對上的四方體，每邊都畫上一雙佛眼；而眉心之中，另繪上第三隻眼睛，象徵無上的智慧，參透世情。至於形似問號的鼻子，為尼泊爾數字一，象徵和諧一體之意。四方佛塔上建有十三層的圓錐塔，意為13層天界。而最頂的傘蓋，則象徵涅槃。

佛塔四周有四座雕刻精緻的銅造佛龕和環刻的經輪，佛塔正面有一喇嘛廟。我們去的時候正在誦經，海螺等器樂聲令人難忘。

學著搭巴士到杜兒巴廣場，參觀博物館之前經過猴神宮。

猴神宮入口為一尊猴神像，牠是尼泊爾史詩裡的英雄化身，能為

軍隊帶來勝利。猴神像腳踏一條蛇，身披紅披肩，臉上塗紅油，每天，很多信徒都會去參拜許願，而猴神像雙眼終年被紅布包裹，目的是不想讓猴神目睹人間種種罪惡。

街上，五一示威遊行，隊伍還頗有秩序。

禪十開始，女眾的助理老師是一位尼師，男眾的則是一位居士。學員共有七十人，三分之二是外國人，而且多是年輕人，我猜測——由於英文版的旅遊手冊有此景點，又是免費的禪修活動，所以吸引這些人來。

禪修解除禁語後，去找助理尼師。她是尼泊爾人，當初因不滿意傳統的唱念佛事而四處尋師訪道，偶然間接觸內觀，持續修鍊多年，如今已當了三年助教。她說曾經得胃癌，而內觀幫助她克服病魔。現在她住在加德滿都，一個月上山指導禪修一次。

有一個法國女孩，28歲，卻已參加過七次禪十。問她何以如此精進，她說，不反覆練習，怎可能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一個男學員鬧著要下山，他表示十天已到期，非離去不可。但中心也堅持一定要到第十一天才算圓滿，無論如何不准他出去。

想碰碰運氣看庫馬莉活女神。廟是一棟白色外牆、窗戶雕滿神像和孔雀的十八世紀建築，座落在巴山塔布廣場。

活女神的揀選：年齡八到十五歲，星座與當今尼泊爾國王一樣，連生辰八字也要符合各種規定。之後，便要遠離家人，關進一間漆黑陰森的房屋——神宮廟，獨自接受各種嚴峻的受驚考驗，只有在囚禁期間不怕黑、對驚嚇不哭不叫，才能成為活女神，被供奉在活女神宮廟。女神平常飲食由專人侍奉，學習書寫，但不准下樓，腳不能著地，遇上慶典才到特定的窗口受人跪拜。正常情況活女神被供到經期來時，約15歲左右退位。但因曾為活女神，通常不會有人要娶她。

在誠心的祈求下，很幸運的，我們看到了活女神。大約八歲，非常漂亮，但感覺少了一點純真。

在佛陀出生的地方

早上六點搭往藍毗尼的公車，一路南下，沿途盡是農忙收割及小鎮趕集的鄉村風景。與嘈雜的市區相較，確實會有種寧靜與世無爭的感動。只是越來越熱，氣溫與印度有得比。

車子抵達終點為下午四點，司機指點我們，「只要」再走約一個小時就可以到藍毗尼園。

佛陀啊！我們已在車上搖晃將近十個小時，而且，我的行李有二十五公斤，更慘的是，它是三層、掛輪的帆布袋，這種泥石路，我怎麼肩扛？口渴、飢餓，加上疲累，還有腳上不怎麼靈光的塑膠拖鞋，還是咬牙拎背著行囊上路了。

曾經讀過許多遊記，世間那些優秀的流浪者，他們的融化本領、謀生能力、開闊心境、自控風範等等是那麼出色，如果沒有特別健康的情志和體魄，如何在脫離生命溫室之後，能夠領受漫長而陌生的時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時時都需要面對未知，許多難題超越行前貯備，大量考驗關乎生死安危，如果沒有比較堅韌的人格，大概只能半途而廢。

至於像法顯、玄奘大師等，寧向西死，絕不回頭的宗教使命，更是感泣鬼神。我回憶著這些典範，鼓舞自己持續舉起腳步。

一個農夫驅策著兩條牛迎面而來，應該是收工要回家了。日落之前，終於風塵僕僕的踏進藍毗尼園。

就在這園裡誕生的嬰孩，後來成了世人心靈光明的導師，人們稱呼他為覺悟的人——佛陀。而這個迎接釋尊來到人間的寧靜林園，也因此成為世人關注頂禮的神聖吉祥之地。

佛傳上記載：淨飯王后摩耶夫人產期將臨，即按當地習俗回娘家天臂國分娩，途經藍毗尼園，當時正是花滿枝頭的季節，池塘裡芳香撲面，令人愉悅。摩耶夫人沐浴之後，站到無憂樹下，欣賞著花樹。

Buddhist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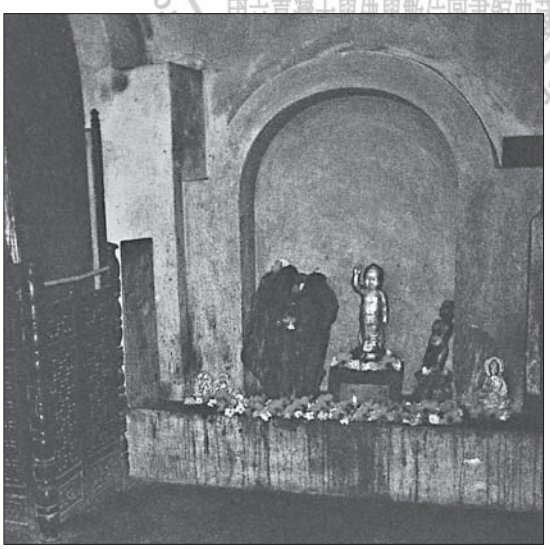
突然，她感到陣痛，她舉手伸向樹枝。那枝條柔軟如蘆草，自動低頭俯就。王后站立著，抓住樹枝，王子悉達多就從母親的左腋下肋骨中降生了。

我們來到遺址——菩提樹下。大樹枝條垂向地面，樹幹盤旋而上，樹幹之間形成天然的淺洞，裡面供奉著鮮花和佛像，點點熒燭在樹洞裡閃耀，朝聖者從樹幹的空隙中鑽過，他們來自西藏和東南亞。

遺址中央為白色的摩耶夫人祠。祠內就有摩耶夫人產子浮雕，浮雕表面雖已殘缺不全，但人物輪廓尚可辨認。

林園是一個公共場所，一個新生命降生在這裡，意味著民眾有了新的希望。當時摩耶夫人信仰的應該是印度教，母以子貴，她也就被當地印度教徒視為掌管生育的聖母。所以一些渴望生孩子或者希望生出智慧超群孩子的女性，往往要來這裡祈求一番。她們把紅色吉祥顏料塗在摩耶夫人的臉和身上，使得夫人全身紅通通。

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在摩耶夫人祠西，1896年被考古學家發現。阿育王於灌頂後第二十年親自來此朝拜，並在此造馬像、立石柱以紀念世尊在此誕生。還特諭藍毗尼村減稅，僅繳收入的八分之一。



◎ 藍毗尼的小釋迦，很卡哇伊。（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頂禮了佛母和釋迦太子相，要找地方掛單。

本來要去住斯里蘭卡旅舍，但又貴又髒，所以改往日本旅舍。日本旅舍是民房，還沒蓋好，而且員工都是男的。在聽了我們的情況，他們仍歡喜的騰出一間工

寮給我們住，還煮了豐盛的晚餐請我們。

讀藍毗尼的簡介，提到藍毗尼未來的開發計畫：

一、是New Lumbini Village，以提供觀光客住宿環境為主。

二、是International Monastery Zone，以展現宗教景觀為主。

三、是The Sacred Garden，以史蹟及自然風景的設想為主。

根據經理所述，這開發計畫已在15年前提出，但至目前，仍是荒蕪一片；在印度，聖地都已開發，而佛陀在尼泊爾出生，尼國能否珍惜、把握佛陀對他們的眷顧？

旅舍雖然很簡陋，但還算乾淨。而且想到佛陀在此荒野早產，連個遮蔽的建物也沒有，我們豈好意思嘀咕？

山光水色波卡拉

藍毗尼園早晨的空氣特別清新。住是免費的，我們捐了一點建設基金，希望以後朝聖者有地方安頓。

喝了一杯綠茶，告別了親切的主人，出發前往波卡拉。

這個行程是臨時決定的，經過密集的禪修和參訪，很需要放鬆身心。而波卡拉氣候溫和，渾然天成的湖光山色，加上地理位置優越，是親近喜馬拉雅群山最便利的地方，也正是我們所嚮往的可以小憩的山城。等到了波卡拉，已經是晚上七點，

車上認識一位尼泊爾大學教育系的學生，他說祖先來自印度，他則出生於藍毗尼。他感慨表示：雖在藍毗尼出生，卻連佛陀的全名都不知道，也不認識佛教，覺得很傷心。聽我們說內觀好，他決定暑假即去參加禪十，並央求我們介紹佛書給他。

六點到翡華湖看日出。翡華湖長4公里，寬1.5公里，湖水就是融自喜馬拉雅山的雪水，清可鑑人。

波卡拉最為引人入勝的，就是城中的翡華湖。由於這裡鄰近喜馬拉雅山，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林立，而波卡拉的海拔卻只有一千

公尺，高低落差下，可以非常舒適愜意的欣賞周圍的群峰。像今天放晴，遠方層層山巒、高聳的魚尾峰映在翡華湖中，絕美。

我沿著湖岸慢慢散步，桂棠會騎車，租了一台腳踏車環湖攬勝。

波卡拉的街道鄉土而浪漫，四處可見老外，六0年代這裡更是嬉皮最愛流連的地方。唱片行裡傳出悅耳的西藏音樂和西洋歌曲，隔三、五步便有賣登山裝備的小店，另外有些店把各色絲巾、毛毯、唐卡和原住民工藝品掛起來，琳瑯多彩。

九點多，我們從旅社搬到另一家靠山的民宿。這戶是家庭式的，其優點是安靜，而且可眺望安娜普納山系。

再者，房子的第一進是草坪，第二進是花園，第三進才是建築物，屋後則是放牧的草原區。遠方雪峰連綿，氣象萬千。

在波卡拉因為洋人多，食物選擇多元，餐館點素菜很方便。

黃昏，靜靜的坐在桌前閱讀，目送夕陽下山，看著月亮升起，滿天星星，草叢裡螢火蟲飛舞，恬淡悠閒。

看到對面的一戶人家門前擠滿人，本來以為選舉將至，猜想是造勢。後來民宿男主人告訴我們，那戶人家要喬遷，街坊全都來送行。

第二天晚上停電，我們快樂的在燭光下晚餐。馬鈴薯泥沾奶油吃，也許是餓了，感覺十分美味。

◎在波卡拉所居住的民宿，庭院花木扶疏。（照片提供：歐嘖邁勒）

主人讓我們用老薑熬湯，希望能驅除風寒。

五月十七日是選舉投票日，一早就人聲鼎沸。又因選舉放假，到草原上運動的人不少。

桂棠病得重，我去藥房買藥。時間在波卡拉是極緩滯的，走過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婦人坐在門口給小孩抓頭蝨，很是悠閒。

旅舍的女僕非常純真可愛，給我們很多方便。老闆說，她在六、七歲時，因不堪繼母虐待逃出來，後來被女主人發現：衣衫襤褸、奄奄一息，就收留她，今年已經三十歲了。

她在此服務沒有薪水，理由是她智商不好，分不清面值。女主人今年問她需要甚麼，她說想要一條金項鍊，但主人因預算不多，應允明年再買給她。她的床就在廚房，白天她在床上揀菜、捏薄餅，生活很簡單。

下午兩點，烏雲密佈，雷聲陣陣。不一會兒，暴雨猛下，後面草地成為沼澤，引來一群白鷺鷥前來覓食。

七天之後，依依不捨告別山城。女僕主動煮了一壺薑茶給我們喝。這一家人對我們的熱誠，將是永遠的記憶。

谷地巡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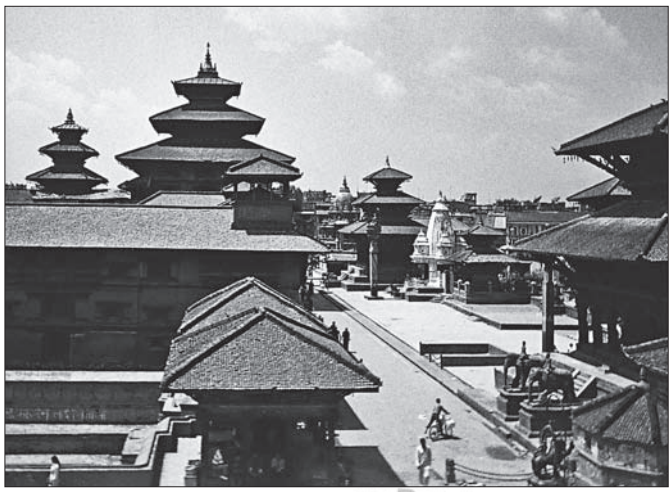
車子停靠的地方不多，有兩站還可以上廁所，這種難得的人性作法，令時常要憋尿的我們感動莫名。

在車上結識了黃麗君等三位台灣女孩，由於她腸胃不適，我就把藥給她。結果在加德滿都街上又遇到，大呼不可思議。

前往坐落於巴格馬提河旁的帕蘇帕提拿寺廟，本寺廟也是尼國印度教著名火葬場。尼泊爾的印度教徒會用白布包裹病危或將死去的親人身體，放置臨河的一間靜室，待逝世後，將屍體擺放在河邊的河壇火化，在晨光微曦之際，將骨灰灑入河內；他們認為河水匯入恆河，直通大海，這樣死者便能完結整個人生歷程，早升仙界。所以巴格馬提河跟恆河一樣，是尼泊爾人心目中的聖河。

河壇也被用作各種節日的慶祝場所，尤其在週六。婦女紛紛到巴格馬提河還願、淨身及換上新的紗衣。

Publisher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NTU Digital Library 國立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圖書館典藏



◎ 帕坦最美麗的焦點集中在杜兒巴廣場，一字排開的佛教與印度教寺廟建築，散發出讓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到布特勒佛塔，又是一個震撼。它是尼泊爾最大的塔廟，與猴廟外觀相似，卻更具規模。它建於兩千年前，在十一世紀重建，塔廟建在層層的寬階上，塔基的外緣刻著108尊佛；四周環繞著一堵圓形磚牆，牆上有147個壁龕；每龕中都有經輪。而此塔與猴廟的最大差別，在於塔上的13層經輪，一為圓形，一為四方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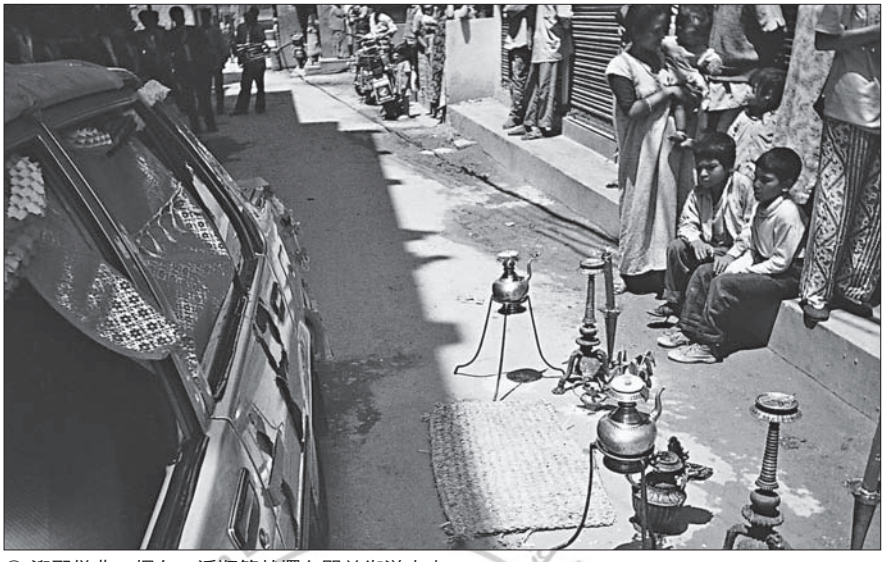
布特勒佛塔四周聚居著西藏人，這裡布滿僧院、民房、商店、旅舍及地毯工廠，非常活絡。每年二月左右，不同地方的佛教徒都會蜂擁而至，以一睹這裡喇嘛舉行的開春祭禮。

當天，信徒用香祝禱過彩旗經文後，再用線把經文掛在佛塔上，接著向空中撒拋糠粑粉作福。塔寺的喇嘛會持著巨幅的達賴喇嘛畫像，讓信徒觸摸賜福。

轉車到帕坦古城。

這是尼泊爾最古老的城市，建於西元前229年，阿育王訪問尼泊爾時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佛教城之一，也曾是尼瓦人的獨立王國。這兒上千年歷史的古蹟櫛比鱗次，其精緻的木雕工藝是加德滿都谷地建築藝術的發源地，故享有「精緻藝術之城」、「萬千金色屋頂之城」的美譽。由於受到西方文化衝擊較慢，市區風貌多半維持以往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 迎娶儀典，燭台、淨瓶等就擺在門前街道中央。（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的中古規模，相對於加德滿都的紛擾雜沓，帕坦是多了幾分優雅氣質，很適合沉潛古味的人來尋幽漫遊。

來到歷時六十年才完工的馬尼凱夏普納拉揚宮院，值得一看的是公認最珍貴的藝術精品——金門（又名太陽門）。門楣上有一尊小小的金色神像，雕刻的是破壞神——以快樂的神情，做手足舞蹈之姿。

下一個景點為千佛寺。這是十六世紀的建築物，仿照東印度的佛陀精舍而建，共有上千片紅磚陶製佛像鑲嵌在廟身上，所以稱為「千佛寺」。1934年，此廟在大地震中受到嚴重毀壞，廟容和高度在重建後稍微改變；剩餘掉落的建材，另外蓋一間供養摩耶夫人的佛祠。

千佛寺感覺上就像蓋在人家的庭院裡，想看仔細，得從旁邊民宅的陽台才能看清佛寺的全貌。千佛寺和黃金廟此時都掛上彩旗準備慶祝佛誕；另外，有兩部巨型花車上安置佛像，要參與遊行。其實今天已經四月十五了，但尼泊爾人說佛陀晚間出生，所以明天才慶祝。

應該是吉日吧，過街時，見到有人舉辦婚禮。

我聽說過當地的尼瓦爾人有「羅漢果婚禮」：尼瓦爾族的小女孩

在2、3歲到第一次月經來潮的中間，必須舉辦一次少女婚禮。在婚禮這天帶走屬於她的羅漢果——即宗教意義上的丈夫回家。女孩只有舉辦了少女婚禮，將來才能舉辦真正的成人婚禮。羅漢果婚禮意味著少女已經在神的面前完婚，她的婚禮得到神的首肯和祝福；因此，即便成人以後不結婚，族人也不會對她有任何歧視。堅硬完美的羅漢果，象徵著將來有個健康長壽的丈夫、恒久美滿的婚姻。

婚禮時，少女頭頂的紙帕上繪著太陽神，象徵在太陽神的注視下完婚。全村所有的長輩輪流上前為少女新娘祈福，將紅色的硃砂（達卡）點在少女額頭，合掌祝福；然後將少女裸露的雙腳浸在聖水中；之後抬起少女的雙腳，讓她的腳趾輕觸自己的額頭，據說這樣可以驅除一切的災難和罪孽，為少女和祈福者帶來和順的人生。

我們看到的是成人的婚禮，場面也隆重而熱烈。路中央擺著燭臺、銅盆等，主事者把滿盤的禮物散出，撒米、撒花、點達卡，新人行禮如儀。由於天熱，加上典禮冗長，最後新娘體力不支倒地，被抬到禮車內休息。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臨別的祝禱

一早到布特勒佛塔點酥油燈慶祝佛誕，廣場上人很多，喇嘛幾乎全出動了。我點了二十盞油燈，祈願人生的轉彎處都有光明指引。而附近的中小學，也由老師帶領入寺禮佛。還有一些外國人，大概是信仰藏系佛教的，全都行五體投地的大禮拜。

航程很長。兩點的飛機，途中於孟加拉停留一小時，然後飛往新加坡。新航的過境旅館在市區，必須辦理入境，剛好有機會領略一下這個花園城市的夜晚。計程車司機是位女眾，會講中英文，車資收美金、找回新加坡幣，真是奇妙的國度。

九點登機，飛返台北。

香光閱讀室

向生命提問 傾聽流浪者之歌

老農

帶著現前的疑問，尊貴的悉達多婆羅門背過身來，
朝著苦行沙門的行列中走進。
透過冥想、透過痛苦，他於其中逃離自我，卻也無法避免地回到自我……

這不是部即將被改編成電影的現代奇幻文學，也不是所謂一生必讀的100本世界經典名著，但或許會是您書架上，唯一幾本外表看來與其他書格格不入，書頁泛著微黃，每五年會拿起來重讀一遍的好書之一。這本小說您一定不陌生——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

做為傳道師家庭的孩子，一心想掙脫有形無形的禁錮，追求心靈的自由，並且成為一名詩人。歷經父親死亡、妻子發狂、自己亦於身心耗弱下住進療養院，在如此赤裸裸地與近逼的命運交手後，赫塞退了退，轉身往書桌前坐了下來，拿起筆，於中年寫下了此部生命頌歌。

故事發生在佛陀時代的印度，傳述一位也名為悉達多的婆羅門之子，一路自我放逐、自我探尋，向生命提問，對自己解答的過程。

「諸神的祭禮和祈願很棒，但那就是一切嗎？」「身為婆羅門的父親過著美好的生活，腦中充滿微妙高貴的想法，但是他快樂嗎？」「要到哪裡去尋找大我？祂居於何處？而那又是什麼呢？」帶著現前的疑問，尊貴的悉達多婆羅門背過身來，朝著苦行沙門的行列中走進。透過冥想、透過痛苦，他於其中逃離自我，卻也無法避免地回到自我，在發現自己仍然無法跳脫沈重的生命輪迴後，悉達多停了下來。急於尋求解答的心，催促著他再次轉身。傳聞覺悟的聖者佛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陀，就在不遠處。

然而，儘管親聞覺者直趣涅槃的教法，尊崇於佛陀精微的教化，悉達多仍選擇由此出發 ，再次踏上求道之路 。「我不是要去尋找更好的教義，我知道不會有更好的教法了，而是要拋棄所有的教義和老師，獨自達到目標。」他說。

從佛陀處再次轉身，悉達多睜開眼，勇敢直視這個以為熟悉、卻是陌生的世界。在悉達多的眼裡，山河大地、蟲魚鳥獸不再仿若虛幻的面紗，實相不再存於肉眼不見的另一邊。這個世界自此不是他汲汲規避的所在。「我不追求實相，我的目標不在另一邊，我要在這世間尋找自己的位置。」是的，在世間尋找自己的位置，此刻就是真實。悉達多讓自己浸淫在追求權利、堆積財富及沉醉美色的生活中，炫麗的華服底下，是一顆不被看見的，驕傲的求道者的心。他高高在上，他遊戲人間，他渴望成為平凡卻又睥睨平凡，直到一切模糊地分不清界線，直到發現自己白髮漸露，徒剩疲倦與恐懼。

如果這也不能帶來內心真正的寧靜，那什麼能夠呢？再一次背過身去的悉達多頭也不回地往前走。這一次，他來到了一條河邊，只是專注的傾聽，傾聽有了孩子後一度耽溺愛中的自己，傾聽河流所發出千聲匯為一字的歌詠……然後拾起槳，在生命之流中為過往的人們擺渡。

閱讀《香光莊嚴》雜誌有關明末四大師的介紹時，不由地想起了這本《流浪者之歌》。或許是大師們一路對自己提問，一路向熟悉的自己告別的膽識，鮮明地敲擊了久未觸發的連結。這本書，可能早就在您架上的某個角落，也可能對您來說仍屬陌生，在2008年的開始，邀請您一起讀一讀此書，也放慢腳步，提起您的問號，在尋常生活裡繼續上路。

（《流浪者之歌》，赫曼．赫塞著；胡洲賢譯，台北市：小知堂文化，2000年12月初版一刷）

香光莊嚴出版社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歇心亭

約會

朱顏

我覺得，她好美。
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喜歡和她約會。
她就是我最愛的人，她是我的媽媽。

每星期我跟她約會兩次，牽著她的手，散步在紅磚道上。
約會的時候，
我會穿上吊帶褲，燙好白襯衫，
再別上一朵蝴蝶結，噴一點點古龍水。

她的頭髮很細、很柔，是淡淡的褐色，
我喜歡牽著她的手，沿著柳樹和苦楝花叢，散步經過公園，
從上塔悠這裡走到遠遠的下塔悠。
她的手軟軟的、暖暖的。
我最喜歡她的味道，
有時候我靠在她的胸膛上，聽聽她心跳的聲音，
啊！我真的覺得好安心、好安心……

她最愛站在街角麵包店前，
看各式各樣剛出爐的麵包：長得像花的波蘿麵包，像牛角的法國麵包，用紅蘿蔔汁做的粉紅色土司，用椰子粉做成會顫抖的透明椰子糕，還有她最喜歡吃的鳳梨酥，以及我最喜歡的蛋塔。
有時候，我們也會停在豆花攤前，吃一碗古早口味的熱豆花。
她喜歡加白木耳、薏仁、綠豆和粉圓。
天冷的時候，街角的烤栗子攤，跟賣菱角花生的流動車，只要一

Digitized from Humanit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擺出來，我們也會買一些，坐在人行道的椅子上，

一邊吃、一邊看來來往往的人群。

有時餵餵飛來的小麻雀，有時什麼也不做。

坐車的時候，她喜歡把窗戶打開，吹吹風。

我總是摟著她的臂膀，她微微側著頭，靠在我的肩頭。

這時候，她會輕輕哼著歌，握住我的手。

她最常唱弘一大師的「憶兒時」：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漂泊。 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閒情託。

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我會把歌詞改成「兒時歡樂，斯樂盡情作。」

如果不唱「憶兒時」，偶爾她會唱她最喜歡的「悲秋」：

西風乍起黃葉飄，日夕疏林杪。 花事匆匆，夢影迢迢，零落憑誰弔？

鏡裡朱顏，愁邊白髮，光陰暗催人老。

縱有千金，縱有千金，千金難買年少。

每回聽完這首歌，我總是安安靜靜地說不出話來。

你知道我平常最喜歡做什麼事嗎？

那就是忙完一天的工作，洗完澡，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鑽到她親手編織的百衲毯被裡，做一個又長又美的夢。

（繪圖／夏末生 ）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ublishing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Guidance Buddhist Studies Digital Libra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她很喜歡作菜給我吃，

做菜的時候，她最常講一個小男生翰哥的故事。

小翰哥特愛吃蛋，煎蛋、水煮蛋、蕃茄蛋、茶葉蛋、蛋塔、蛋花湯……

最愛的是蛋炒飯。

可是小翰哥是過敏兒，絕對不能吃蛋。

過敏的時候，全身會腫的像紅蟳蝦，

所以小翰哥的媽媽幫他畫了好多好多的畫，

每一張都是他愛吃的蛋料理。

平常的她，都很溫柔，也很聽話，我們倆有聊不完的事。

當然她也有耍脾氣，使性子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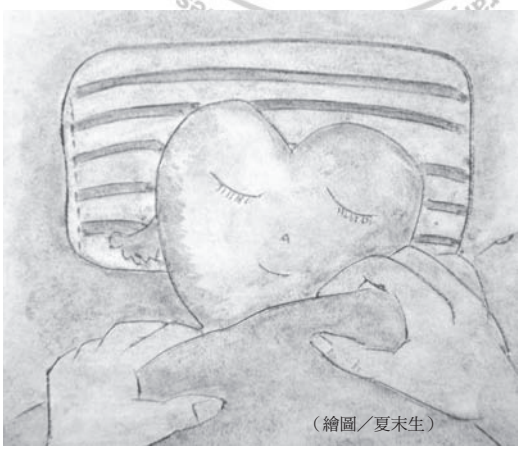
不高興時，會要求賣水煎包的老闆，幫她加很多很多的辣椒醬。

還有，她不喜歡看醫生，她怕打針。

她很怕打針，打針的時候，我握著她的手，

輕撫著她的額頭，告訴她：

「不要害怕，我哼曲子給妳聽。」



（繪圖／夏末生）

Publication Quarterl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那是她也喜歡的莫札特小奏鳴曲，「Do—Mi So Si Do Re Mi—Re So……」

然後，我講故事，

講我到各地旅遊的故事：日本巴掌村、西藏聖湖——那木錯湖、神山、念青唐古拉山、印度達蘭莎拉……，

大病房裡，其他洗腎的朋友也都聽得津津有味，

央著我講完一個故事，再講一個。

這時候，她會親親我的臉頰，說：「你永遠是我的心肝寶貝！」

通常洗腎後，她會累得睡著了。

回家的時候，我背她上樓，

然後再煮一碗熱湯，

像小時候她為我煲一碗沒有蛋的蛋花湯一樣，一口一口餵她吃。

我覺得，她好美。

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喜歡和她約會。

她就是我最愛的人，她是我的媽媽。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母胎懷子，凡經十月，甚為辛苦。……如斯重苦，出生此兒，更分晰言，尚有十恩：第一、懷胎守護恩；第二、臨產受苦恩；第三、生子忘憂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迴乾就濕恩；第六、哺乳養育恩；第七、洗濯不淨恩；第八、遠行憶念恩；第九、深加體恤恩；第十、究竟憐愍恩。」

每次讀到這段文字，就會想起：常年洗腎的媽媽，在父親過世後，數十年獨自養育我們姊弟成人的辛苦。

當我的畫家朋友描述著，他每天陪著生病的母親散步，讓我十分感動。於是寫下這篇文字，也藉此紀念已遠行的我親愛的媽媽。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Publish Hsiang Kuang Se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上座部比丘尼僧團重建探討（二）

菩提長老 著　釋見豪 譯

在上座部傳統恢復比丘尼戒法傳授
——寫於2007年德國漢堡大學第一屆國際大會——
佛教女性在僧團的角色：關於比丘尼戒及其授戒傳承。

III. 因應墨守成規者的質疑

然而，儘管聖典和道德上，或可找到強有力的依據來支持上座部比丘尼僧團的重建，但除非能解決戒律上對此重建運動的反對意見，否則這個作法仍是不可能。墨守成規者反對恢復比丘尼戒的授受，並非全出於對女性的偏見（雖然有些人可能是如此），而是認為此事在戒律上是不可行的。為了重建上座部比丘尼僧團，我們需要先解決上座部保守持戒者所提出的三個質疑：（1）沙彌尼的受戒問題。（2）式叉摩那的受戒與學戒問題。（3）具足戒的問題。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出版社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site

清楚「傳統」的角色地位

在個別處理這些問題前，我想先提到：上座部戒律專家常將源於律藏聖典、論書和注疏書裡有關戒律問題的規定，和源遠流長的傳統裡對這些規定的詮釋相融合。我不想低估傳統，因為它代表著律藏專家們累積好幾世代的戒律權威知識。所以，在決定如何將律藏運用於新的情況時，這項專業理當被尊重並納入考慮。但也必須記得，傳統不應被放在與律藏聖典同等的地位，甚至等同於次等權威的論書和注疏書。不同的資料應根據其不同的來源，而被賦予不同的份量地位。

不同假設，不同結果

我們對律藏的理解深植於傳統之中，若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則可能會捲入傳統主義者假設的網絡裡，這將會阻礙我們辨別何者出自律藏聖典、何者屬於傳統規定的能力。有時只要改變假設，就可能以一個全新的觀點，重新改寫律藏的規範。

以幾何學為例

我將從幾何學的推類來解釋這個觀點。從一點畫出一條直線，隨著此線延伸，兩端的距離會擴大，如此顯然兩個端點永遠不可能會合。假如有人對此質疑，我將懷疑他的推理性。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我只以傳統歐氏幾何學思考，直到二十世紀，它仍在數學領域佔有主導的地位。不過，當採取球面幾何學的角度，則可以看到通過某一點的一條線，若延伸得夠遠，最終會與它自己相會合。

另外，我們在歐氏幾何學學到：一個三角形最多只能有一個直角，而且三角形的三個角總和必然是180度，這絕對可以被精確證明的。但若在一個球體裡，一個三角形的三個角總和會是270度。要是以此方式打破一向熟悉的假設，我們的認識會突然開啟一系列新的可能性。

幾何學運用於戒學的思考

將同樣的方法運用在對律藏的思考上，我分享個人的經驗。我在斯里蘭卡時，因請教的都是保守持律的比丘，他們對有關比丘尼受戒前景的認識，也來自保守上座部的傳統觀點。比丘尼受戒問題的思考太艱澀，以致於我無法理解。我問過他們對此議題的看法，且單純地聽從他們的判斷。最後當我決定研究有關此議題的聖典和論書資料，我找不到任何資料來反駁他們的說法。他們十分精通律藏。所以，我發現他們談的一直都是直線和三角形，而不是關於曲線和六角形。

但是我發現的是：他們的判斷是建立在反對傳統假設的背景上。他

們正在歐氏空間的律藏版本，定位直線和三角形。我不禁想問：有必要在歐氏空間裡畫這些線和三角形嗎？假如將它們轉換到曲線空間的律藏版本，會怎麼樣呢？如果脫離傳統主義者假設的背景，而以佛陀最初的本意為指導來考慮，對律藏的看法會怎麼樣呢？如果我們承認流傳下來的律藏，沒有預期原始僧團會分裂為不同派別，而擁有各自的受戒傳承；或是某一派別的比丘尼僧團會消失，會怎麼樣呢？如果我們承認律藏就是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情況，又會怎麼樣呢？因此若試著以：「面對今日的情況，佛陀會希望我們如何做？」的問題來引導我們，會怎麼樣？

當提出這些問題時，我們可以看到律藏比丘尼受戒程序的記載，從來沒有想要阻止重建比丘尼僧團的可能性，在比丘尼僧團已經存在時，它們只是單純地被作為授戒的模式。這理解出現時，我們就進入一個新的境界，一個能夠適應不同可能性的新結構裡，那是在傳統假設網絡裡從沒有設想過的。

Fo Guang Shan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本光莊嚴社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TK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回應保守論者的基本假設

保守派理論的基本前提是：（1）二部僧授戒適用於所有的情況，且不允許例外或因緣的改變。（2）上座部是唯一保留真正律藏傳統的佛教部派。

對贊成重建比丘尼僧團者而言，根本的起始點源於「成立比丘尼僧團是佛陀的決定」。根據《小品》記載，經過阿難的求情，佛陀才同意——雖然佛陀可能曾猶豫過，但最終他確實建立了比丘尼僧團，並給與全力的支持。受戒程序，只是實行此決定的法定方法。從此點來看，只因法定的技術性，阻擋了佛陀決定的實行，就是妨礙佛陀本身的意願。這並不是說，要實現佛陀意願的適當方法，應該違犯戒律的

規定，而是在那些主要的指導原則裡，藉由下面任一或二的主張，可以迴避保守持律者的兩個前提。

一：在特殊情況下，比丘僧團可以為比丘尼以一部僧授戒。二：保留二部僧授的形式，上座部比丘僧團可以與東亞國家受持法藏部律藏的比丘尼僧團合作。

上座部保守持戒者要求，比丘尼戒法傳授的恢復，應在不中斷傳承的情況下，由上座部比丘和經過二部僧授的比丘尼來傳授。如此一來，上述傳戒方式也許無法滿足上座部保守持戒者的嚴格要求。若只為了這不可能的要求，對重建比丘尼僧團就不妥協，似乎是太過嚴厲了。顯然地，那些堅持二部僧授者，並非因為他們特別喜歡嚴厲，而是他們尊重律藏的完整性。然而，律藏最嚴謹的詮釋不必然是唯一可靠的，也不必然符合現代世界佛教徒的利益。很多有學問的，尤其是斯里蘭卡的上座部比丘認為：採用上面所提的任一種途徑，都能完成正當的比丘尼戒法傳授；同時提供佔佛教徒半數的婦女，有機會以受具足戒比丘尼的身分，過著修行的生活。

解決保守論者所提的三個障礙

現在我要逐一討論此段落一開始提到的三個障礙——沙彌尼的受戒、式叉摩那的學戒、具足戒。既然運作中的比丘尼僧團已經存在，這些討論不完全合時宜，但我認為仍有必要提出來，以回應墨守成規者的關切。我不解釋比丘尼戒授受可以怎麼重建，而是想說明重建比丘尼僧團的合理依據。先討論具足戒，因為它是整個受戒程序裡最受爭議的關鍵，再回來討論式叉摩那學戒，和沙彌尼受戒。

傳授具足戒的可行方式

（1）依循早期由比丘僧授戒之先例

律藏裡規定，比丘尼受戒有兩個階段，包括先由比丘尼僧團授戒，再由比丘僧團授戒的兩個程序。對於重建已消失之比丘尼僧團的建議有二：一、允許上座部比丘單獨為婦女授戒成比丘尼，直到比丘尼僧團能夠運作，且可以參與二部僧授戒。這是早期比丘尼僧團歷史中，佛陀最初授權比丘為婦女授戒的方法，亦是在二部僧授戒成立前，必須有的過渡程序，之後，比丘一部僧授才中止。支持這個方法的人認為：佛陀不曾真正廢止比丘為婦女授戒的承諾，當比丘尼僧團不存在時，這仍是可以再施行的。亦即，最初依據佛陀的指示，由比丘產生比丘尼僧團的作法，仍是個重建比丘尼僧團的可行模式。這最初的允諾可視為一個合法的前例，如同過去，這個承諾被接受為完成佛陀創立比丘尼僧團的方法。在原始上座部比丘尼僧團消失後，現今這個承諾仍可再被用來恢復比丘尼的傳承。

（2）結合其他傳統進行二部僧授

a.菩提迦耶的盛大戒會

二、另一個重建上座部比丘尼僧團的途徑，是由上座部比丘和來自東亞國家的比丘尼（例如台灣）一起主持二部僧授戒。一般傾向此二階段式方法，仍可聯合上座部比丘的單一僧授。1998年二月，在佛光山贊助下，於菩提迦耶所舉辦的盛大傳戒會就是採用此方法，它的好處勝過採用任一種單一僧的授戒方式。

這個莊嚴的戒會集合了大乘漢傳、上座部和藏傳的比丘們，以及台灣和西方比丘尼們，依漢傳的方式一起主持二部僧授的傳戒。受戒的婦女包括斯里蘭卡、尼泊爾的上座部十戒女，還有藏系佛教的西方尼師。也許有人會認為：大乘佛教的受戒儀式，將使尼師們成為大乘佛

Fo Guang Shan Buddhist Studies Web-Site, Fo Guang Shan Buddhist Se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本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台北聖嚴法師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TTU Digital Library

教的比丘尼，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漢傳比丘、比丘尼修學大乘佛法，但他們所受持的不是大乘戒法，而是根源於早期佛教的法藏部派的聲聞律藏傳統，它與南傳上座部部派都是同屬於分別說部的傳統。

實際上，他們位在相對於上座部的西北印度，有著相似的經論，律藏大部分也與巴利律藏一致（1）。如此，在菩提迦耶漢傳僧團所傳的戒法，是授予求戒者法藏部的比丘尼傳承，以戒律的專有名詞來說，求戒者就是繼承法藏部戒法傳承的比丘尼。（2）

b.授予不同傳統戒法的因應作法

然而，來自斯里蘭卡的比丘尼，不僅想要成為上座部律藏傳承的繼承者，並希望能得到斯里蘭卡比丘的認可。而那些贊助比丘尼受戒的比丘們也了解到：只受漢傳戒法的尼師們回到斯里蘭卡，同參道友將認為她們受的是大乘戒法。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當時受了戒的比丘尼緊接著又到鹿野苑，接受另一個由斯里蘭卡上座部比丘以巴利語主持的受戒典禮。此授戒儀式並不否定早先從漢傳僧團所受的戒法，而是給與一個新的方向。斯里蘭卡比丘既承認從漢傳僧團所受具足戒的正當性；同時，也將她們納入上座部僧團，允許她們受持上座部律藏，及和比丘僧團一起參與僧團羯磨。

（1）參考 Ann Heirman，“Can We Trace the Early Dharmaguptakas?（是否可以追溯早期的法藏部？）” *T'oung Pao* 88 (Leiden: Brill, 2002).

（2）法藏部受戒傳承在漢傳佛教傳播時，比丘尼受戒時常是單由比丘僧團傳授，不是二部僧授；這使得受戒引起嚴格上座部論者的反對，認為有效的傳承已經中斷了。法藏部律藏比丘尼受戒的記載（T 22, 925a26-b17; 1067a28-c2）沒有像巴利律藏把它稱為二部僧。漢傳佛教的律藏戒師曾明白地探討這個問題。一位來自罽賓的早期戒師求那跋摩，在五世紀主持一個單由比丘僧團傳授的漢傳比丘尼受戒時表示：「比丘尼受戒最後是由比丘僧團認可而得戒，即使沒有「本法」（先到比丘尼僧團授戒法），比丘尼受戒仍然是清淨，如同大愛道的情況。」七世紀創立漢傳法藏部派的道宣說：「即使比丘尼受戒直接來自比丘僧團的傳授，而沒有最先「本法」的授予，它仍然是有效的，因為在律藏裡並未另外說明。然而，戒師有罪。」兩則引文來自釋恆清的〈傳統與繼承——中國與西藏比丘尼傳承之薪火相傳〉（《中華佛學學報》No. 13.2（May 2000）：頁523-524）。法藏部的內部觀點（或至少依據幾位重要的律藏論師）說明：單由比丘僧授戒，雖不完全符合規定的程序，但受戒仍是有效的。如果藉由漢傳的比丘尼傳承授戒的過失，被認為嚴重到足以使受戒無效，那麼仍可向百世紀以來仍保留二部僧授的韓國或越南比丘尼尋求受戒。

（3）單由比丘僧授戒的合理依據

a.佛陀的許諾

凡在因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當然應該採用二部僧授的傳戒為佳。不過，單由上座部比丘僧團授戒的合理性，仍可找到一個例子來說明，即便其說服力較薄弱。我們雖然區分為「比丘僧團」和「比丘尼僧團」，但當一位求戒者要申請受戒時，她其實只是乞請加入「僧團」。這說明為什麼在最早期的比丘尼僧團歷史上，佛陀允許比丘為婦女授戒為比丘尼。隨著比丘為婦女授戒，比丘所做的就是代表接受她們加入僧團。此時才是因為她們是婦女，所以，她們成為比丘尼，因此是比丘尼僧團的成員。

b.制定二部僧授的用意

根據《小品》，比丘尼參與受戒的開始，是因為乞戒者必須被問各種遮難。其中有些遮難關係到一個女人的性別認同。當比丘問她們遮難時，乞戒的婦女往往尷尬到無法回答。為避免僵局，佛陀建議初步的授戒由比丘尼來主持，她們先問乞戒者遮難，確認後給與第一次授戒；然後再帶到比丘僧團，由比丘授予第二次戒。(3) 這樣的安排，比丘僧團仍是決定授戒合法性的最終權威者。大部分「敬法」背後共同的因素是，賦予比丘在處理僧團僧務正式的優先權，因此，第六敬法規定式叉摩那要從二部僧受具足戒。由此推論，此敬法的要點，是確保乞戒者從比丘僧團受戒。

因此，我們認為第六敬法意涵「在非常狀況下，單由比丘僧團授戒的有效性」是有依據的。我們可輕而易舉地推斷，在面臨上座部比丘尼僧團已消失的特殊情況下，上座部可採用最初沒有比丘尼僧團情況的先例，使佛陀授予比丘單獨為比丘尼授戒的承諾再度生效。我必須強調，這是對律藏的一種詮釋，一個開通的解釋，雖然難以令人信

服，但當保守持律者對此詮釋有所保留時，請他們不妨仔細想想，他們的觀點是根植於聖典或是傳統的解釋。假如我們有開放、彈性的態度，則沒有理由否認「在迫切的情況下，使用符合佛陀本意為目的——單由比丘僧團授予具足戒」的有效性，以及它是能使婦女成為比丘尼的方法。

c.律藏沒有禁止比丘不可為比丘尼授戒

另外，如果我們仔細注意律藏記載有關比丘尼受戒的段落，（4）會發現文中並沒有使用不可違背的命令語氣，規定受戒儀式為既定不變的形式——「你們必須以這樣的方式來做，絕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方式。」事實上，從語法來講，巴利語使用的不是命令式的祈使句，而是使用溫和動詞狀的形容詞，或是表祈願的語態——「這應該如此做。」將語法擱置一旁，文中只是簡單地敘述，在所有正規必備條件都具足時，一個正常且最自然的受戒方式。文的本身或是律藏的其他地方，沒有一條法規直截了當的規定：如果比丘尼僧團消失了，禁止比丘依循最初佛陀賦予他們為比丘尼受戒的承諾，單獨傳授具足戒來重建比丘尼僧團。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關鍵點。若是有此明確的禁止，即可說比丘主持此戒的授受是踰越了合法性。在律藏和其註釋書裡沒有如此的規定下，那麼「從比丘受戒違反戒律」的看法只是一個詮釋。目前，這可能是具有權威性的詮釋，一個背後有傳統價值的詮釋。然而我們需要好好探究它是否不容置疑。當性別平等在世俗生活裡即將成為理想，並成為人們期待其含括在宗教生活裡的價值時，我將質疑這樣的解釋

（3）See Vin II 271.
（4） Vin II 272-74.

在今日是否能適當回應：面對這種情況，佛陀會希望他的比丘弟子們怎麼做？同時，如此做將「使那些沒有信心者無法建立信心，具有信心者變得搖擺不定」時，我懷疑我們是否應該支持這樣的詮釋。（5）或許，與其聽任最糟糕情況發生（例如完全失去上座部比丘尼僧團），我們應該主張上座部比丘有權利，甚至是有義務，以具有彈性和寬大的態度去解釋有關比丘尼受戒的規定。這是將比丘尼僧團帶回宗教生活之所需。

（**4**）依據四大教法處理

佛陀本身沒有視律藏為僵化的制度，完全抗拒順應的解釋。佛陀念及在他涅槃後，比丘們可能會碰到一些戒律沒有包括的異常情況，因而在涅槃前，以四個原則指導僧團如何處理未來的情況，這些稱為四大教法（四個重要的指導原則）（6），主要是：

a. 假如我沒有說「這是不允許的」來拒絕某些事情，但它符合不被允許的事，且排除所被允許的，那就是不被允許的。

b. 假如我沒有說「這是不允許的」來拒絕某些事情，但它符合被允許的事，且排除所不被允許的，那就是被允許的。

c. 假如我沒有說「這是允許的」來允諾某些事情，但它符合不被允許的事，且排除所被允許的，那就是不被允許的。

d. 假如我沒有說「這是允許的」來允諾某些事情，但它符合被允許的事，且排除所不被允許的，那就是被允許的。（7）

將此原則應用到「是否僧團有權利以上述討論的兩種方式其中之一（或二者的結合）來恢復比丘尼僧團」的問題，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步驟將「符合被允許的事」，且不排除任何其他被允許的事。如此，這步驟顯然會獲得（2）與（4）指導原則的支持。

（**5**）六十年前緬甸上座部佛教的態度

也許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半個世紀前，上座部佛教最保守的堡壘

Buddhist Se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之一的緬甸，有一位著名的權威人士提倡重建比丘尼僧團，此人即是有獨創見解的明貢傑打汪禪師。他是著名的馬哈希與唐卜陸尊者的禪修老師，曾以巴利語為《彌蘭陀王問經》作註，並在其中據理支持比丘尼僧團的重建。我翻譯了此部分的論註，並將它作為本論文的附錄（譯註： 英文的附錄於此略）。

1949年，身處於上座部保守主義派核心地區的傑打汪尊者，不畏懼地於論註中主張：比丘有權利重建已消失的比丘尼僧團。他認為二部僧授只運用於比丘尼僧團存在時；當比丘尼僧團不存在時，佛陀給與比丘為比丘尼授戒的承諾，可以在佛教歷史的任何時期，恢復其正當性。我不完全同意禪師的論點，尤其是他認為，佛陀無所不知地預見未來比丘尼僧團的消滅，和意圖以「比丘為比丘尼授戒」的承諾，作為這件事情的補救方法。

依歷史背景來看，我認為這個承諾是用來處理發生在佛陀時代當時問題的方法；但我也視它為可用來解決目前問題的如法先例。然而，我相信傑打汪禪師的文章重新提醒我們，支持重建比丘尼僧團的思想潮流，甚至可源自於六十年前的上座部社會。同時，從他的文章也可以了解，「比丘尼僧團可以被重建」的想法，成為那時代熱烈討論的主題，而且可能有相當多的緬甸僧團對此議題共同抱持正面的態度。

恢復式叉摩那的訓練

目前斯里蘭卡已有上座部比丘尼僧團，如何重建的討論不再具有意

（5）Ibid.: Appassānañceva appasādāya pasannānañca ekaccānaṃ aññathattāya.
（6）Samantapāsādika I 231.
（7）Vin I 251: Yaṃ bhikkhave, mayā ‘idaṃ na kappatī’ ti apaṭikkhittaṃ, taṃ ce akappiyaṃ anulometi’ kappiyaṃ paṭibāhati, taṃ vo na kappati. Yaṃ bhikkhave, mayā ‘idaṃ na kappatī’ ti apaṭikkhittaṃ, taṃ ce kappiyaṃ anulometi, akappiyaṃ paṭibāhati, taṃ vo kappati. Yaṃ bhikkhave, mayā ‘idaṃ kappatīti ananuññātaṃ, taṃ ce akappiyaṃ anulometi, kappiyaṃ paṭibāhati, taṃ vo na kappati. Yaṃ bhikkhave, mayā ‘idaṃ kappatī’ ti ananuññātaṃ,taṃ ce kappiyaṃ anulometi, akappiyaṃ paṭibāhati, taṃ vo kappatī ti.

義。任何想要受戒成為上座部傳統比丘尼的婦女，可以到斯里蘭卡受具足戒。當然，她首先必須完成最初步的要求，而我認為最重要的——重新恢復比丘尼受戒前的最初規定——式叉摩那訓練的受持。

（1）式叉摩那訓練是比丘尼如法受戒的必要條件？

接下來談式叉摩那的訓練。在本論文的第一段，我提到保守律藏論師主張：式叉摩那的訓練是比丘尼如法受戒的必要條件。比丘尼僧團有權利給與訓練，且確認乞戒者接受了訓練；沒有上座部比丘尼僧團的存在，就無人負責訓練與確認的工作。未經過此二步驟而受具足戒的婦女是不如法的。因此，一旦有不如法的上座部比丘尼受戒，也無法恢復上座部比丘尼僧團了。

我想更仔細地來探討此議題。若這論點是正確的，這意味著，所有佛教部派的婦女若沒有經過式叉摩那的訓練，其所受的具足戒就是無效的。我們對此問題的回應如下：式叉摩那身分的授予，對於具足戒的正當性而言，是絕對必要的條件嗎？如果一位沙彌尼沒有經過正式式叉摩那訓練，其具足戒的授予是有效或無效、如法或不如法呢？

首先，讓我們清楚了解，律藏裡要求婦女受具足戒之前必須經過式叉摩那的訓練，這是踐行八敬法之一。基於此，律藏持守者認為只有乞戒者經過式叉摩那的訓練，具足戒的授予才有效。然而，此處我們關心的不是律藏裡怎麼規定，而是絕對合法性的問題。

（2）比丘尼波逸提如何規定？

依比丘尼波逸提63和64裡的戒相分別，雖然為尚未經式叉摩那訓練的婦女授具足戒，有違律藏的用意，但它仍然是有效的。根據這些規定，戒師因為授予具足戒而犯波逸提，其他參與的比丘尼則犯突吉羅，但受戒本身仍然有效，乞戒者也因而成為比丘尼。比丘尼波逸提63制定：「如果一位比丘尼，為還沒有接受兩年六法訓練的式叉摩那

受戒，她犯了波逸提。」(8) 戒相分別解釋：

雖然這行為是如法的，她也認為這行為是如法的而授予戒法，犯波逸提。雖然這行為是如法的，她雖懷疑這行為的合法性，但卻授予戒法，犯波逸提。雖然這行為是如法的，儘管她認為此行為不如法，卻授予戒法，犯波逸提。(9)

根據上述的戒文，在三種情況下——當這行為是如法的，而在她也認為是如法的；或懷疑它的合法性；或認為是不如法三種情況下，都算犯戒——為未經六法訓練的乞戒者授戒，戒師犯波逸提。然而，如果這行為不如法，即使戒師認為它是如法，也只犯突吉羅罪。有趣的是，在敘述不如法的情況時，文裡將字詞被解釋為upasampādeti（完全地受戒）的vuṭṭhāpeti一字省略。因為在這些情況下，雖然好像完成授予具足戒的羯磨，但嚴格說來，受戒行為是沒有完成的。

既然在最初三種情況下，這行為被認為是如法的，這意味著：律藏編輯者認為具足戒本身是有效的，同時乞戒者也如法受了戒。第六敬法和比丘尼波逸提63條是針對戒師而規定，一旦有所違犯，就以波逸提罪處罰。雖然違犯，似乎沒有否定受戒的有效性。比丘尼波逸提64條也有相同的戒相分別，其中規定比丘尼未經僧團同意而為式叉摩那授戒，犯波逸提。這意涵是相類似的。

不可否認地，二者間存在內在張力：（i）戒律規定乞戒者的受戒資格，是必須經過式叉摩那訓練，和僧團的認可。（ii）而事實上，為沒有符合資格的乞戒者授戒，此受戒仍被視為如法。顯然，式叉摩那

(8) Vin IV 319: Yā pana bhikkhunī dve vassāni chasu dhammesu asikkhitasikkhaṃ sikkhamānaṃ vuṭṭhāpeyya pācittiya..

(9) Vin IV 320: Dhammakamme dhammakammasaññā vuṭṭhāpeti āpatti pācittiyassa. Dhammakamme vematikā vuṭṭhāpeti āpatti pācittiyassa. Dhammakamme adhammakammasaññā vuṭṭhāpeti āpatti pācittiyassa.

訓練的有無或完不完全，都不影響受戒的有效性。

可以注意的是，相較於比丘尼波逸提65條（戒師為未滿十二年曾嫁婦授戒，犯波逸提。），其中沒有關於如法行為等戒相分別的說明。在這種情況下授予戒法，可能都是不如法的。因此，不滿十二年曾嫁婦的受戒，可能永遠是不如法的。同樣的，波逸提71條（對未滿二十歲童女受戒的類似規定）也沒有說明關於如法行為被視為如法、不如法，或懷疑的分別，因為未滿二十歲童女的受戒始終是無效的。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情況，因為它們說明了：律藏不認為「未符合八敬法」甚至「《經分別》裡規定程序」的受戒是無效的。也就是說，只要符合其他決定性的準則，沒有經過式叉摩那訓練的婦女受具足戒，仍被視為如法的比丘尼。在傳統比丘尼訓練的制度下，很難想像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但至少理論上是可以想像的。與其宣稱受戒無效，《經分別》承認它的有效性，儘管戒師、阿闍梨和其他參與的法定比丘尼成員必須犯戒。

這例子可作為與其他傳統比丘尼二部僧授後，緊接著由上座部比丘僧團授予情況的類比。這程序也許不符合戒律完善的最高標準，但是就因為它符合律藏裡最基本的受戒規定，它就應該被承認是有效的。

讓我們再回到主要的議題。既然式叉摩那訓練需要經過僧團的同意，在沒有比丘尼僧團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假設這個工作應該落到比丘的身上。這看似奇怪，但律藏裡的一段記載可以說明：在律藏結集階段時，沒有依照式叉摩那的規定來做是被認可的。〈大品〉的安居犍度裡記載，若有沙彌尼希望學戒而邀請比丘前來，佛陀允許比丘為此離開安居處。這段文是如此記載的：

「但是，比丘們！若有一沙彌尼渴望學戒，她送訊息給比丘們，說：『我渴望學戒，請大德前來，我想要大德前來。』比丘們！一件

可以在七天內完成的事，你們應該去，且在內心想：『我將熱心給與她學戒。』即使沒有送來訊息，何況已經送來訊息？你們應該在七天前回到安居處。」(10)

律藏的論書《善見毘婆沙論》提出比丘在很多情況下，得以離開安居處。由於必須將這些連串起來，且簡要地逐一提到。因此，這段註解相當地簡潔：

一位比丘為了給與沙彌尼學戒，可以前往拜訪，包括其他的因緣（例如：她生病、想還俗、心不安和有錯誤知見時），有五個因緣讓比丘可於安居期間前往拜訪。(11)

律藏論書似乎想藉由指派比丘重新幫助訓練沙彌尼，使得這段規定標準化。但相對照之下，「沙彌尼接受式叉摩那訓練」這通常由比丘尼僧團負責的工作，律藏裡似乎認定比丘在這轉換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難道沒有從文中看出微細的含意——事實上，在特殊情況下，比丘僧團可以為想受具足戒的乞戒者，給與式叉摩那的訓練嗎？這可以是一位有資格的長老比丘教誡那些被認為適合當式叉摩那戒師的比丘尼。儘管如此，最好的選擇是，讓發願的沙彌尼能有機會從比丘尼處接受式叉摩那的正統訓練，且實際得到比丘尼兩年的指導，直到她符合受具足戒的資格。

3. 只有比丘尼能度女眾出家受戒？

最後，我們要談出家的問題。保守派認為只有比丘尼可以為女眾剃度出家，也就是說，能授予她沙彌尼戒。無論如何，律藏裡並沒有明

(10) Vin I 147: Idha pana, bhikkhave, sāmaṇerī sikkhaṃ samādiyitukāmā hoti. Sā ce bhikkhūnaṃ santike dūtaṃ pahiṇeyya "ahanhi sikkhaṃ samādiyitukāmā, āgacchantu ayyā, icchāmi ayyānaṃ āgatan" ti, gantabbaṃ, bhikkhave, sattāhakaraṇīyena, appahitepi, pageva pahite "sikkhāsamādānaṃ ussukkaṃ karissāmī" ti. Sattāhaṃ sannivatto kātabboti.
(11) Sp V 1069.

確規定：禁止比丘剃度婦女出家。這當然是與先例相衝突，但我們必須小心，不要使先例成了不可侵犯的法，因為這似乎已在上座部傳統裡發生。《大史》記載，長老摩哂陀對天愛帝須王說：「國王！我們不被允許度女眾出家受戒。」我們應該知道，摩哂陀是在比丘尼僧團存在的正常情況下，說這樣的話。所以，他請求國王邀請他的妹妹僧伽密多，前來斯里蘭卡為宮中的婦女授戒。他的話不應被視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約束力。

我們也應了解《大史》既非律藏聖典，也非律藏論書，它是一部部分杜撰斯里蘭卡佛教歷史的編年史。律藏聖典和任何權威的律藏論書，都沒有表達禁止比丘度女眾出家受戒。在上座部比丘尼僧團不存在，或只存在於遙遠地區的假設情況下，如此做當然是可取的辦法，它似乎可以成為變更正常程序的正當理由。

執行重建比丘尼僧團的策略

最後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只能於此略微觸及的議題，即有關於執行重建比丘尼僧團的策略。我們必須特別處理這個問題：是否個別僧團應該開始獨自為婦女授戒為比丘尼呢？或者應先從僧團更高權威者處，獲得為比丘尼授戒的認可？這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它引導我們進入了共同僧團生活的核心。既然比丘尼受戒已經開始進行了，它也成為一個有點過時的問題。但我仍然認為它值得我們去思考，以確保比丘尼僧團能在與比丘僧團健全、和諧的結合之中發展。

正是這個問題引出了其他幾乎無法回答的問題：真正上座部僧團的權威從哪兒產生？且這權威影響所及為何？試想，要從整個上座部國家的比丘間取得一致的共識；或在上座部比丘間，透過國際性的投票來解決此議題，似乎都是不可能的。由主要上座部國家的著名長老所組成的會議，幾乎無疑地陳述著我所謂的保守主義的觀點，他們幾乎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肯定地裁決：比丘尼受戒是不可得的。

既然他們不是官方當局，這將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整個上座部僧團，是否需要受縛於他們的裁定？尤其是在沒有給另一方擁護者，有機會表達觀點的情況下，所做出的決定。我認為，屬於一個擴展性僧團的比丘們，例如一派或一個僧院的網絡，對此議題，應嘗試在他們的團體內取得共識。只有在經過認真、真誠和長久勸說無效之下，贊成恢復比丘尼僧團的比丘們，才考慮是否在沒有共識下舉行比丘尼的授戒。

雖然可能沒有一個類似的統一國際性上座部僧團，但我認為，每個比丘都有義務憑著良心去做，就好像有一個如此獨立團體的存在。比丘的決定與行為，應該以造福人群和僧團和合的理想為導向，即使這僧團只存在於概念中。

基於此，在沒有得到所屬僧團領導者的同意，或同修道友普遍的支持下，有些比丘決定為比丘尼授戒時，他們是冒著製造僧團分歧的風險。儘管他們不是惡意造成分裂，但仍使僧團分為兩派。他們對於特定類型的人，即那些已經受過具足戒程序的婦女，是否真正擁有比丘尼身分，持有互相對立的觀點。這確實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總之，原則上我認為，有如法的理由贊成恢復上座部傳統的比丘尼受戒，且強烈支持重建比丘尼僧團。同時，我也覺得這件事要以謹慎的方式處理，以維護僧團脆弱的和合，不使其分裂為二：優勢的一派仍然主張不可能重建比丘尼僧團，而少數一派則承認比丘尼僧團的存在。致力於維護現狀，且堅持阻撓重建比丘尼僧團計畫的守舊者，從而挫敗了轉變的所有努力。

但我們也必須對這二種不同的關懷立場進行權衡。在這種情況下，對於那些致力於重建比丘尼僧團支持者，我主張與其服從僧團長老，

不如遵從自己良心的召喚。同時，也可以試著讓僧團長老參與其中。至少在斯里蘭卡，過去十年來，長老比丘的態度已有戲劇性的改變。如此，比丘尼僧團的支持者，可以與僧團長老領導者坐下來，且耐心地讓他們了解進行的過程，這是一種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持，且能夠維護他們自身尊嚴的方式。

結論

上座部比丘尼僧團消失使令我們面對的處境，沒有明白地記載於律藏。因此也沒有明確的補救方式。面對這樣的情況該如何做？律藏專家自然有不同觀點，而且所有觀點都宣稱符合律藏的主旨。就我認為，律藏不能以一種固守態度來理解——無條件允許或禁止——比丘尼僧團的重建。這些結論的出現是詮釋的結果，而詮釋往往反應了詮釋者的態度，以及他們所操作的假設結構，就如同他們對聖典的詮釋一樣。

在各種不同意見裡，主要是保守派與改革派兩類詮釋。對保守派而言，比丘尼身分的取得，絕對需要有上座部比丘尼僧團參與的二部僧授，並且一定要由上座部比丘尼擔任這個角色。因此，既然沒有上座比丘尼僧團的存在，其比丘尼傳承就中斷了，且是不可能重建的。對改革派來說，比丘尼受戒可以藉由下面任一種方式重建：一、藉由允許東亞國家的比丘尼來擔任二部僧授裡的比丘尼僧團角色。二、承認單由比丘為比丘尼授戒的權利，直到有一個上座部比丘尼僧團可以運作為止。

我認為，在裁決保守派和改革派間的不同觀點前，我們應該先捫心自問：「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面對這種情況，佛陀會希望他的長老比丘弟子們怎麼做？」如果今天他看到我們對此問題的考慮，難道他

會希望我們為了依照受戒的規定，拒絕女眾以比丘尼身分過著僧院的修行生活，而向世界展現佛教只有男性能過著完整的出家生活嗎？或者相反地，佛陀希望我們以仁慈、寬容和通融的態度，來引用戒律的規定，從而提供世界一個真正體現公正與非歧視本質的宗教呢？

雖然任何聖典或傳統無法立即答覆這些問題，我也不認為我們應完全聽任於個人的主觀意見。從聖典裡，我們可以了解到：佛陀在做出重要裁決時，如何展現他的慈悲和對戒律的嚴謹態度。也可以看到：佛陀是如何考慮當時社會和文化的期待，而制定僧團的行為規範。因此，為了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有兩個方針可循：一是相信教法的精神——包括形式上與精神上的，尤其是精神層面。另一，在這個可以創造自己與佛教未來命運的時代，去與我們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裡，人類社會、思想和文化的視野相呼應。

以這個觀點來看，那麼重建上座部比丘尼僧團可視為一種「本質的善」，它符合教法的內在精神，幫助佛陀為一切眾生，不管是女眾或男眾，完成打開涅槃之門的使命。同時，比丘尼僧團的存在也可以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權巧的善」。它允許女眾能以種種方式，如同比丘所做的一樣，完成對佛教有意義和價值的奉獻。——例如當個弘法者、學者、禪師、教育者、社會諮詢者以及宗教儀式的帶領者。而且在某些方面，特別屬於只有女性出家眾可以完成的部分，如在家女居士的輔導和指導者。比丘尼僧團的存在，也為佛教贏得心靈高潔者的尊敬，因為對那些人而言，沒有性別歧視是一個符合現代文明崇高取向之真正可敬宗教的標誌。（全文完結）

【編按】本文翻譯自菩提長老，因應2007年七月，在德國漢堡所舉行的「第一屆全球佛教會議」（會議主題為佛教女性在僧團的角色：關於比丘尼戒及其授戒傳承），所寫的論文的完整版。分（一）（二）兩期刊出。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這個不是智慧

阿姜 布拉姆 著　釋見諦 譯

有多少次，我們沒有那麼幸運，
依著看來非常肯定的證據，就跳進各種結論，實際上卻是錯的。
而且，還錯得非常離譜！

慈悲之翼

如果將慈悲想像成一隻美麗的鴿子，那麼智慧就是牠的翅膀；少了智慧的慈悲，永遠飛不起來。

有個男童軍為了日行一善，攙著一位老婦人穿過忙碌的街道，問題是那老婦人並不想過去，她感到非常尷尬而不好意思告訴他。

很不幸地，這個故事將我們世界裡所謂的慈悲，描述得非常清楚。這太常見了：我們以為自己知道他人需要的是什麼。

有位天生聾殘的年輕人，由父母陪伴去看醫生作定期檢查。這位醫生很興奮地告訴這對父母，他剛從醫學雜誌上得知一種最新的醫學技術：有百分之十的天生聾人，只要作一項簡單又不貴的手術，聽力即可完全恢復。醫生詢問這對父母是否想試試，他們很快地答應了。

這位年輕人就屬於百分之十的這類聾人，手術後，他的聽力完全恢復了。不過，他對他的父母和醫生感到很不高興。因為，在例行的檢查中，他並沒有聽到他們之間的討論，也沒有人問過他是否想要聽到聲音。如今，他抱怨著必須忍受雜音不停的折磨，何況他又聽不懂這些雜音，從一開始他就不想要聽的！

這對父母和醫生，以及未讀到這個故事前的我們，總是以為我們知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道得最清楚——假設每個人都希望能夠聽。抱持這種假設的慈悲，是愚痴而危險的，它導致了世間多少的痛苦。

對兒子的關懷

做父母的問題在於：他們永遠認為自己最清楚孩子的需求，但通常他們都搞錯了，只有偶爾才弄對。正如中國詩人蘇東坡，在約莫一千年前就寫了如下的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什麼是智慧？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暑假多半是到蘇格蘭的高地徒步旅行或露營，我很喜歡蘇格蘭山脈的孤寂、幽美與寧靜。

在一個令人難忘的下午，我沿著海邊的小路漫步，這條路往北方的高地與小港間蜿蜒。明亮溫暖的陽光像一束聚光燈環繞著我，顯得特別地美；這塊沼澤地是一片帶狀無垠、天鵝絨般的草地，裹著春的新綠；懸崖雕刻得像好多個高聳的大教堂，高高地矗立在浪花捲捲的海上；海洋像深夜的藍，彷彿被灑上許多彩色小燈，在陽光下閃爍不已；許多綠色和棕色的岩石小島，彷彿在遠及地平線上的霧氣海波中衝浪；我敢肯定，連海鷗與燕鷗都是興高采烈地飛翔盤旋著。大自然展現了它最美好的部分，在世界上景色最美的地方之一，在晴朗光彩的這天。

儘管背包很重，我還是跳躍著前進，因為我很開心，沒有任何憂慮，沉浸在大自然所帶來的極度喜悅之中。在我面前，一輛小車停在

捱近懸崖的路邊。我立刻想像這位司機也被今天的美景征服了，正停下來啜飲它的美味。但當我走近看到車的後照鏡時，我感到失望及沮喪，因為車上唯一的中年男子正在看報紙。

這份報紙大到把他周圍的視線全擋住了，不去看海洋、懸崖、島嶼和綠地，他所看到的全是戰爭、政治、醜聞和運動。報紙很寬，但非常薄，在幾毫米的黑色沉悶新聞紙之後，就是七彩而令人振奮的大自然。我很想從背包裡拿出一把剪刀，在報紙中央剪一個小洞，讓他可以看到他正閱讀的經濟文章的另一面。可是他是個身材魁梧、毛髮濃密的蘇格蘭人，而我只不過是個骨瘦如柴、營養不良的學生。就讓他去閱讀這個世界，而我則在其中舞蹈。

我們的心大多時候充塞著那種填滿報紙的東西：情誼間的鬥爭、家庭及工作中的衝突、令人非常不悅的私人醜聞和我們的欲樂、運動。如果我們不知道偶爾把「心中的報紙」放下；如果那就是我們所愛執的；如果那就是我們所知的全部——那麼我們將永遠不能體驗大自然中，最美好、清淨無染的喜悅與平靜，我們將永遠無法認識智慧。

有智慧地吃

我有些朋友喜歡外食，有的晚上，他們會到很高級的餐廳，準備花大錢在精緻細膩的食物上。然而，他們忽略食物的滋味，專注於和伴侶談話，白白浪費了這樣的經驗。

在一場知名交響樂團的演奏會上，有誰會想說話呢？聊天會妨礙你對優美音樂的欣賞，同時也可能讓自己被趕出去。就連我們在看一部好片時，都不喜歡被打擾。那為什麼人們要在外出吃飯時談天呢？

如果這間餐廳很普通，為了把注意力從平淡無味的餐點上轉移，交

談還有些道理。但如果食物真的是既美味又昂貴，請叫你的伴侶安靜下來，好讓你們值回票價，這樣才是有智慧地吃。

不過，就算我們真的安安靜靜地用餐，還是常常不能盡情地享受片刻。相反地，當我們正在咀嚼一種食物時，注意力仍舊被岔開了，因為我們會盯著盤子看，盤算著接下來要叉起什麼。有些人甚至在他們面前排好三、四種食物——一種塞在嘴裡；另一種叉在叉子上；還有一堆已在盤子裡等候。而這顆心盤算的，正是列為第三叉的那一口。

為了品嚐食物的滋味和認識生命的全部，我們往往得在靜默中，享受當下每個剎那，那麼在這號稱五星級飯店的人生裡，我們才能算是值回票價。

解決問題

身為佛教的出家人，我常常到廣播電台的現場節目中談話。不過，在最近接到某個晚間節目的邀請後，我想我應該更加謹慎才對。因為直到進了錄音室，我才知道這個節目將討論「成人話題」。而我，還有一位很著名的性學專家，將接受現場的提問。

一旦解決了我的名字在空中的稱呼問題（我同意被稱作「出家人先生」），我表現得還算不錯。作為一個獨身禁欲的出家人，親密關係的細節我知道的不多，可是我很容易就能分析出call in的人的根本問題。很快地，所有打進來的電話都是找我的，結果在兩個小時的節目中，我幹了大部分的活，但卻是那位性學專家領到豐厚的支票！出家人不能收受金錢，我所得到的只是……一條巧克力。不過，佛教的智慧再次解決了根本的問題——你不可能吃下這張支票，可是那條巧克力卻很美味。嗯！問題解決了。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的典藏

還有一次在廣播電台的call in節目裡，有位男性來電者提出下面的問題：「我已經結婚了，而我正和另一個女人發生戀情，我太太並不知道，這樣子可以嗎？」

若是你的話，你要怎麼回答？

「如果這是可以的話，」我回答道：「你就不會打電話來問我了。」

很多提出類似問題的人，都明白他們所作所為錯了，卻希望某些「專家」說服他們那是對的。其實，在內心深處，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只是有些人不願仔細傾聽罷了。

輕率無智的聽聞

某天晚上，道場的電話響了。

「阿姜 布拉姆在嗎？」來電者氣憤地質問道。

「對不起，」接電話的亞裔女士誠懇地回答。「他正在房間休息，請過三十分鐘後再打來。」

「哼！三十分鐘後他就死了！」來電者咆哮地說完後，就掛斷了電話。

二十分鐘後我從房間出來，這位年長的亞裔女士仍然坐在那兒，面色慘白、顫抖不已。其他人正圍在她身旁，試著找出問題來源，可是她驚嚇過頭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但當我安撫她時，她突然衝口說出：「有一個人要來殺你！」

我輔導的一位澳洲年輕人，從被宣布染上愛滋開始，為了協助他調適，我已經教導他靜坐和許多慧觀的對策。如今他瀕臨死亡，前天我才剛探望過他，也正等著他的伴侶隨時聯絡我。因此，我很快就明白了這通電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我會在三十分鐘內死掉，而是指這位得

Donated by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內唯一佛學數位圖書館 Fo Guang Shan Buddhist Studies Digital Library

了愛滋病的年輕人。

我趕到他家，並在他往生前見到了他。很幸運地，我也在這位嚇壞的亞裔女士嚇死之前，向她解說了這個誤會。

別人所說的，與我們所聽到的，有多少次是不一樣的呢？

這個不是智慧

幾年前，有好幾起牽涉泰國比丘的醜聞上了國際新聞。出家人受到戒律的束縛，必須嚴格地禁欲獨身。在我所依止的傳統裡，為了遠離所有關於禁欲的譏嫌，比丘是不允許與女人肌膚相親的，尼眾也不允許與男人肌膚相觸。這些醜聞中的出家人沒有遵守戒規，他們是行為不軌的出家人，而新聞界知道讀者只對行為不軌的出家人感興趣；對那些沒有話題性、守規矩的出家人則不感興趣。

當這些事件爆發時，我想該是我發露自己的時機了。因此，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在伯斯城的寺裡，在三百多個觀眾面前——其中有好多位是長期的護法——我鼓足勇氣把真相告訴了他們。

「有件事我想要發露，」我開口道：「這實在很難啟齒。好幾年前……」我遲疑著。

「在好幾年以前，」我努力地說下去：「我度過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我必須再停下來。

「我渡過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在另一個男人的妻子溫暖的雙臂裡。」我說出來了，我已經坦白了。

「我們相互擁抱，我們相互愛撫，我們相互親吻。」我把話說完，然後，我低下頭並盯著地毯。

我可以聽到，在驚嚇中空氣猛然由嘴巴被吸入的聲音，而手正掩著

那張大了的嘴。

我聽到一些細碎的聲音：「哦，老天，不是阿姜　布拉姆。」我想像很多長期的護法走向門口，再也不回來了。即使是在家人，也不會找上別的男人的妻子——那是通姦啊。我抬起頭來，很有信心地看著我的觀眾，然後微笑。

「那個女人，」在任何人走出大門之前，我解釋道：「那女人就是我的母親，當年我還是個嬰兒。」觀眾爆笑出來，鬆了一口氣。

「哦，這是真的！」在一片狂叫聲中，我對著麥克風大聲地吼著。「她是另一個男人的妻子——我父親的。我們擁抱，我們愛撫，而且我們親吻。那是我此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當我的觀眾抹去眼淚、停止大笑後，我指出他們幾乎都下了錯誤的判斷。就算是聽我親口所說，而意思似乎也那麼清楚，他們還是跳入一個錯誤的結論。幸好大概因為這件事被仔細地設計過，我才能指出他們的錯誤。「有多少次，」我問他們：「我們沒有那麼幸運，依著看來非常肯定的證據，就跳進各種結論，實際上卻是錯的。而且，還錯得非常離譜！」

絕對式的判斷——這是對的，其餘都是錯的。——不是智慧。

張口的危險

我們的政治家都以開闊而聞名，尤其在他們的鼻子與下巴之間。這情形已經成為傳統，延續了好幾個世紀，正如以下佛教本生故事的格言所示。

好幾世紀以前，有一位國王被他的大臣激怒了。每當一件事情在朝庭上進行討論時，這位大臣就會插嘴並開始唱獨角戲，而這戲看來總

是沒完沒了。沒有人可以插進一個字，甚至連國王也不行。更甚者，這位大臣所說的話要比乒乓球的內部還無趣。

經過又一回合沒有效率的會期，國王想遠離朝庭上的政治挫折，便來到花園尋求平靜。他看到一位殘障的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一群孩子興奮地笑著，圍繞著他。孩子們給這男子一些銅板，指著一棵短小茂盛的樹，跟他說要一隻雞。男子拿出一袋小石頭和一副彈弓，然後用石頭射向那棵樹。

他用彈弓火速地發射，樹葉一片一片地被他射下來，在很短暫的時間裡，以一無漏失的準確度，將那棵樹修剪成一隻公雞的形狀。這些孩子給他更多的錢，指向一個大樹叢，又跟他要一頭象，這位殘障的神射手便很快地以彈弓將樹叢雕成一頭象的形狀。當孩子們在鼓掌的時候，國王有了一個主意。

國王走向殘障的男子，說明假使他能夠幫忙處理一個擾人的小問題，就要讓他發一筆連做夢也無法想像的財富。國王在他耳朵旁輕輕地耳語，男子同意地點點頭，而國王好幾個星期以來第一次笑了。

隔天早上，朝庭如往常般開始，沒有人注意到某一面牆上的新簾子。國王一宣布議程，正要討論再度提高徵稅，這位嘴巴狂噪的大臣就開始長篇大論。

當他一張開口，他感覺有種小而軟的東西碰到喉嚨後頭，進入肚子裡。他繼續說話，才幾秒鐘，一個小而軟的東西又進入他的嘴巴，他只好在句子的中間把它吞了下去，然後接著再講。一次又一次地，他必須在講說中吞嚥，可是這樣的干擾並不能打住他的話。

不管每幾秒鐘就吞嚥下什麼東西，在堅持講演了一個小時之後，他感到非常非常地想吐，可是固執又使他不願意中止演說。又過了幾分

鐘，他的臉變成慘淡的綠色，胃部噁心地翻滾著，最後不得不停止說話。他用一隻手按住不舒服的胃，另一隻手摀住嘴不讓可怕的東西跑出來，不顧一切地奔往最近的廁所。

愉快的國王走到簾子那兒，一把掀開，露出躲藏在後面的殘障男子，男子正拿著他的彈弓和一袋彈藥。看到原來是一大袋而現在幾乎用罄的彈藥——雞糞丸，國王忍不住大笑起來。射出的雞糞丸，以致命的準確度，進入這可憐的大臣的咽喉裡。

那位大臣有好幾星期沒再回到朝廷來，驚人的是：很多工作在他缺席時完成了。等他真正回來，他幾乎不說任何一個字。就算他真的說話了，總不會忘記舉起右手，擋在他的嘴巴前面。

也許在今日的國會、議會上，神射手的出現會完成更多工作。

愛說話的烏龜

如果可以，在人生中我們應該早點兒學會安靜，也許有助於避免許多後來的麻煩。關於保持安靜的重要性，我對來佛教中心參訪的孩子們，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山上有一座湖，湖裡面住了一隻愛說話的烏龜，每當牠遇到任何與牠共住在水邊的動物時，牠就會開口跟牠們說話，而且說得既多又久，沒有一刻中斷。起先牠的聽眾會感到無聊；之後覺得遭受干擾；然後感到不高興。

牠們常常在想：為什麼愛說話的烏龜可以講那麼久而不用吸一口氣呢？牠們認為烏龜一定是透過耳朵呼吸的，因為牠從來不用耳朵傾聽。這樣一隻折磨人愛說話的烏龜，使得兔子們會突然地鑽入洞穴；小鳥們飛上樹梢；魚兒一見到牠過來，就躲在岩石後面。因為牠們知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的典藏

道：如果愛說話的烏龜開始跟牠們講話，牠們將會卡在那兒好幾個小時。

其實，愛說話的烏龜是很孤獨的。

每年夏季，有一對很漂亮的白天鵝會到山上的湖來度假。牠們心地很善良，總讓愛說話的烏龜隨心所欲地說話，可能牠們知道自己只是拜訪一兩個月罷了。有了天鵝作伴，愛說話的烏龜很高興，牠會跟牠們說到星星不再閃爍為止，而天鵝總是耐心地聽著。

當夏天漸漸過去，天氣開始變冷，天鵝們就準備回家。愛說話的烏龜便開始哭泣，牠痛恨寒冷和失去朋友。

「如果我可以跟你們走就好了！」牠嘆息道。「有時候，當雪覆蓋山坡，湖也結起冰來，我感到十分寒冷與孤獨。烏龜是不會飛的，如果要用走的，等我走一小段路之後，又是該回來的時間了。烏龜是走得很慢的。」

慈悲的天鵝被愛說話烏龜的悲傷所觸動，因此向牠作了個提議。

「親愛的烏龜，不要哭，我們可以帶你走——假如你能遵守唯一的承諾。」

「好！好！我保證！」烏龜興奮地說道，雖然牠根本還不知道必須承諾些什麼。「我們烏龜總是遵守諾言的。事實上，在幾天前當我告訴兔子所有烏龜殼的類別以及……之後，我記得曾向兔子承諾要試著安靜。」

一個小時以後，愛說話的烏龜停止談話，於是天鵝能再開口，牠們說：「烏龜啊！你必須答應要閉上你的嘴。」

「簡單啊！」愛說話的烏龜講道：「其實，我們烏龜是出了名的守口如瓶者，我們根本很少說話，我在前些天剛好跟一條魚解釋到這一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的典藏

點……。」

另一小時過後，當愛說話的烏龜再稍停時，天鵝告訴愛說話的烏龜要咬住一根長木棍的中間，並且一定要注意閉嘴。

然後一隻天鵝將棍子的一端含在嘴裡，另一隻則咬住棍子的另一端，他們拍了拍翅膀，可是什麼事都沒發生，愛說話的烏龜太重了！話說得多的人，也有吃得多的傾向，而愛說話的烏龜胖到有時甚至不能擠進自己的殼。

天鵝挑了一根輕一點的棍子，然後，天鵝們各咬住棍子的一端，愛說話的烏龜則咬住中間，這兩隻天鵝盡了自己過去所能做的最大努力，拍動著翅膀，接著便騰空而上。天鵝把木棍舉起，而棍子則把烏龜舉起。

這是第一次，在世界的歷史上，烏龜竟然能夠飛。

牠們飛得愈來愈高，烏龜的湖變得愈來愈小，甚至那座大山現在在遠處也似乎很渺小了。牠正看著美妙的景色，這是烏龜過去未曾見過的。牠仔細地想要記住這一切，好告訴牠的朋友，當然是等牠回到家的時候啊。

當牠們飛過群山，穿過平原，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的時候，下午三點半，牠們經過一所小學，兒童們正好放學出來。一個小男孩恰巧往上望。你想他看到了什麼？一隻在飛的烏龜！

他向他的朋友大聲吼道：「看！那隻可笑的笨烏龜，會飛？」

烏龜無法克制牠自己：「你是在叫誰……啊呀！……笨……嗯！」

「鏗！」愛說話的烏龜跌下去，並摔在地上。而那就是牠所發出的最後一個聲音。

愛說話的烏龜死掉了，因為牠不能在真正重要的關頭把嘴閉上。因

此如果你們不學習如何在適當的時間裡保持安靜，那麼當很要緊的時候，你就不能把你的嘴閉住。結果你就可能成為一塊碎肉餡餅，像那隻可憐的愛說話的烏龜一樣。

免費的言論

在目前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型態裡，我很訝異「言論」仍然是不收費的。事實上，這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有些經濟有困難的政府，終有一天會看待「話語」為另類商品，並開始對言論課稅。

仔細反省一下，或許這並非是個壞主意。因為沉默將再度成為黃金：青少年不再霸佔電話線；超級市場的付款隊伍將流動得很順暢；而婚姻會維持得長一點，因為年輕的夫妻根本負擔不起吵架的費用。還有，想來也很令人開心的是：某些朋友將奉獻出不少公款，足以提供免費的助聽器，給那些近年來失聰的人。納稅的負擔，將會從辛勤工作的人身上，轉移到勤於說話的人身上。

當然，在如此非凡的稅法制度中，最慷慨的納稅人將會是政治家們。他們愈是在國會或議會上爭論，就有愈多的錢募集到我們的醫院與學校。多麼令人滿意的想法啊！

最後，對於那些認為此種稅法制度不實際的人，又有誰負擔得起激進反對的代價呢？

盲信

當我們老的時候，視力減退，聽力減弱，頭髮逐漸稀疏，我們裝上假牙，雙腿虛弱無力，我們的手有時顫抖。可是在解剖自己的身體時，似乎有個部分，它在歲月的流逝中卻愈變愈強壯，那便是我們愛

佛光山數位圖書館 Fo Guang Shan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Culture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說話的嘴。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老百姓當中最囉嗦的人，有資格在他們的晚年時擔任政客。

很久以前，有位國王，他跟大臣們的關係不太好，他們經常爭執，頻率多到連一件事也無法決定。大臣們，依循著最古老的政治傳統，都宣稱他們自己是對的，其餘的人都是錯的。後來，這位機智的國王籌辦一個特別的大宴會，大臣們全部同意放假一天。

這個慶宴在一個巨型的體育館舉行，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有唱歌、跳舞、耍雜技、小丑、音樂等很多的節目。就在最後一個節目時，所有的大臣都坐在前排，國王自己領著他的皇家大象進入會館的中央，跟著大象後面進來的是七位盲人。在這城市，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天生的盲人。

國王牽著第一個盲人的手去摸大象的鼻子，並告訴他這是一隻大象。然後他帶第二個盲人去摸象牙，第三位摸耳朵，第四位摸頭，第五位摸軀幹，第六位摸腿，第七位摸象尾巴，並告訴他們這就是一隻大象。之後，他回到第一個盲人那兒，要他大聲地說明大象是什麼。

「以我周全的考慮及專業的看法，」第一位盲人開口，摸到象鼻的他說：「我以完全的信心說『大象』是一種蛇，亞洲蟒蛇的一類。」

「這是什麼廢話！」第二位盲人大聲地叫喊，摸到象牙的他大喊：「『大象』硬得多了，不可能是一條蛇。事實上，而且我從來沒弄錯過，它是農夫用的犁。」

「別荒謬了！」摸到象耳的第三位盲人嘲弄道：「『大象』確實是一把棕櫚葉的扇子。」

「你們這些沒用的笨蛋！」第四個盲人笑出來，摸到象頭的他說：「明顯地，『大象』是一個大水罐。」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第五位盲人大嚷大叫，摸到大象軀幹的他說：「『大象』是一塊巨石。」

只摸到一條腿的第六位盲人高聲地說：「『大象』是一棵樹幹。」

「簡直是一堆蠢材！」最後那位盲人鄙視地說：「我來告訴你們『大象』的真實模樣。它就像一種趕蒼蠅的毛撣子，我能感覺到它。」

「真低級！它是一條蛇。」「不可能的，它是一個罐子。」「沒的是，它是……。」這些盲人們開始爭執，在同一個時間裡，這些話匯成一個吵雜及拖長的喊叫。當譏諷到處飛揚時，拳頭也跟著使出來。雖然盲人並不清楚他們打的究竟是誰，在吵雜的盛怒下，這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他們是在為原則、正直與真理而戰。當然指的是，他們各自的真理。

當國王的軍隊正努力拉開這些已經受傷的爭辯者時，體育館裡的百姓們，則在取笑那些沉默、滿臉羞愧的大臣們，在那兒的每個人都充份理解國王設計的實物教學。

每個人都只能知道真理全貌中的一部分。我們執著於自己有限的認知為絕對的真理時，我們就像某個盲人只摸到大象的某個部分，依此推想他們片面的經驗為真理，認為其他所有的看法都是錯的。

與其是盲目的信仰，我們應該要從事對話交流。試想如果這七位盲人，不相互反對彼此，結合其他人的經驗，然後，他們會得到一個結論——「大象」是像一塊巨石，立在四根粗壯的樹幹上，巨石的後面有一條趕蒼蠅的毛撣子，前面有個大水罐，而水罐旁邊有兩片棕櫚葉的扇子，在水罐底部左右有兩個犁，中間夾著一條長長的蟒蛇！——對從來沒見過大象的人來說，這不算是個太差的描述。

世界上最大的東西

我大學朋友的女兒，上小學一年級時，她的老師問這一大班都是五歲的孩子：「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東西是什麼？」

「是我爸爸。」一個小女孩說道。

「是大象。」一位最近才到動物園的年幼的男孩如是回答。

「是山。」另一位回答道。

我朋友的孩子說：「我的眼睛是世界上最大的東西。」

全班都安靜下來，因為他們都試著去理解這個小女孩的答案。「你的意思是什麼呢？」她的老師問道，也同樣感到迷惑。

「哦！」這個小哲學家說：「我的眼睛能看到爸爸，能看到大象，也能看到山，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東西。這一切都可以放進我的眼睛。所以，我的眼睛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東西。」

智慧不是學習，而是很清楚地看到那個無法被教的東西。

本著對我的朋友年幼的女兒的尊敬，我要把她的洞見再延伸一點——不是你的眼睛，而是你的心——那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東西。

你的心，可以看到你的眼睛能看到的所有，它更可以看到由你的想像力所提供出來的東西。它也可以識別聲音，那是你的眼睛永遠無法看到的。識別觸覺，真實以及幻想所形成的兩種。你的心也能認識五種感官之外的東西，每一項能夠被認識的東西，都可以放進你的心。

你的心，必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東西。心包一切。

找心

很多科學家及其支持者，主張心只是腦的副產品，因此在我演講後的發問時間裡，我經常被問到：「心存在嗎？如果是，在那裡呢？在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 Hsiang Kuang Chuang Ye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身內嗎？或在身外？還是它無所不在，並處處都在呢？心在那裡啊？」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作了一個小小的示範。

我問我的聽眾們：「如果你現在很快樂，舉起你的右手來。如果你現在不快樂，乃至只是一點點，請舉起你的左手。」大部分的人舉起他們的右手——有一些是真正的感到快樂，其餘的大概是出於自尊。

「現在，」我繼續著：「那些快樂的人，請將你右手的食指指向那份快樂。那些不快樂的人，請將你左手的食指指向那份不快樂。幫我找出它的位置來。」

我的聽眾開始搖著他們的指頭，上上下下毫無目標地指著，環顧周邊的人，他們也是一樣的迷糊狀態。當領會其中的含意後，他們便大笑了起來。

快樂是真實的，不快樂也是真實的。這些東西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可是你無法在你身內的任何地方，你身外的任何地方，乃至是任何地方，找到這些真實。

因為，快樂與不快樂，是專屬於心的某一領域。他們屬於心，猶如花與草屬於花園一樣。花與草的存在，證明了花園的存在。同樣地，快樂與不快樂的存在，證明了心的存在。

無法找出快樂與不快樂的所在之處，顯示無法在三度空間裡找到這顆心。其實，要記住的是：這顆心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東西——心不在三度空間之內，而是三度空間存在於心內。這顆心包含了宇宙。

（本文摘譯自阿姜 布拉姆（Ajahn Brahm ）所著《這一卡車的牛糞是誰訂的？——迎接生命困境中感人的故事》（*Who Ordered This Truckload of Dung? Inspiring Stories For Welcoming Life's Difficulties*）本書最早出版於澳洲Lothian Books出版社，後由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於澳洲以外的地方出版。）

淺談佛教藝術的賞析（三）

釋見潤

本文整理自台北印儀學苑「自在人生系列講座」
原講題：從「諸相非相」談佛教藝術的賞析
日　期：九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佛教造像的開展

我們在前面曾提及：當代佛教的建築裡，佛像成為一項重要的表徵。平常大家來到佛寺，很自然地會到大雄寶殿向佛陀禮拜、問訊；看見殿堂中所供奉的佛像，大致即能辨識這裡是佛教的道場。

全世界佛教寺院最多的地方在泰國，以泰國這個國家為例，全國佛像的總數超過整體人口的數字。直至今日，每天仍有成千上萬尊的佛像作品被以手工、機械、電腦、多媒體等多種方式創作出來。

現今這麼多的佛像是從什麼時候開展出來的呢？這個時間點大約可以回溯至西元一世紀，也正是大乘佛教興起的時期。大乘佛教有個理念：眾生都可以成佛，佛不只有一尊，有無量無邊恒河沙數的佛，包括在座的各位都是未來佛。

開始大量造像的主要原因，在此略舉兩個：一是基於佛弟子對於佛陀之圓滿人格的永恆懷念。後代的佛弟子在閱讀佛教經典時，對於經典文字中所述及的佛陀的無量慈悲與智慧之完滿人格，內心有所感悟並生起崇敬的嚮往，認為佛陀是有情眾生永恆的學習典範，很想把這樣的典範塑造出具體的造像，作為緬懷、憶念及見賢思齊的對象。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基於禪修所緣境之需。佛教的禪觀修行，有一種修行的方法叫作「憶佛念佛」，在下一個場次的演講裡，尼僧團的方丈　悟師父要為大家講解＜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經文當中也

Buddhist Se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本光佛學出版社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Buddhist Studies Libr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談到憶佛念佛的方法。當我們學習憶佛念佛時，怎麼去憶念、觀想佛的形貌呢？念佛，是要念佛的什麼呢？要憶念佛，首先需要有一尊佛的形像作為禪修的所緣境，透過憶念佛的形像、名號、功德等，禪修者可以在心中清晰地見到真實的佛。

以下，讓我們一起來欣賞幾件佛教造像的作品。

這件浮雕是西元二世紀的作品，記述悉達多太子的出生（圖1）。主角悉達多太子位於中間，出現具體的人像形貌，兩旁的侍從為他洗浴。依據佛傳的記載，天神們對於悉達多的誕生，歡喜不已，從天上灌沐了一道熱泉、一道冷泉為悉達多淨身，這便是浴佛節的由來。

各位曾在佛誕節到香光寺或印儀學苑參加浴佛嗎？在浴佛臺前，會有一尊「小釋迦」表徵「佛在這裡」（圖2）。大家一邊舀起淨水浴佛，一邊口誦或心念浴佛偈：「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海，五濁眾生離塵垢，同證如來淨法身。」眼前的這尊佛像作為我們所要灌沐的對象，看著佛像，不只有看到佛像的表相，而是彷彿看見如來的法身，在灌沐如來的當下，也為自己滌蕩塵垢，祈勉同證清淨法身。

這是早期的佛陀造像，西元一至二世紀的作品（圖3）。這樣的造像與我們所認識的佛像有沒有差距呢？（眾答：有差距）這尊佛像長得較

◎（圖1）浴佛／巴基斯坦／西元二世紀／片岩

◎（圖2）浴佛／嘉義。香光寺

◎（圖3）佛陀／犍陀羅／西元一至二世紀／日本東京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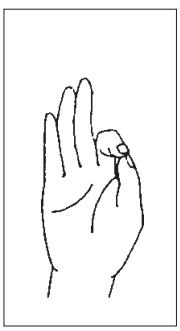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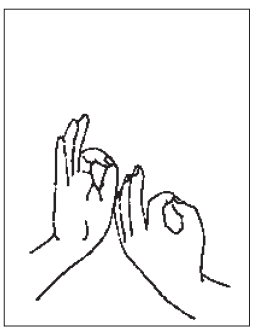
本電子書僅供個人學術研究使用

像外國人，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漢人臉孔，那麼，這是不是我們心目中的佛陀呢？早期的佛像有這個樣貌，特別是頭髮的部分，呈波浪狀的捲髮，代表佛陀是貴族血統的出身，這種面相長得較像是印度西北、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地區的人。從這樣的形相，約可窺知不同區域文化的人們在塑造佛像時，常以當地時空背景、共同的審美標準等，創作出大眾認為最美的人像作為圓滿人格的呈現。

從這尊佛像的造型或許可以用來解答一個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有些後期的佛像，頭髮的樣式不再是波浪式的捲髮，而是一粒粒圓形的螺狀捲髮，不了解的人或問：這到底是什麼？是因為佛陀在菩提樹下打坐過久，諸多鳥屎掉在頭上的關係嗎？不是的，是捲髮的樣式。

這尊佛像是印度本土的作品，整體造型較像印度人（圖4）。印度的氣候較熱，表現在衣著上的雕工非常精緻，只簡單地用幾個刀痕的處理，便刻畫出薄衣貼體、天衣無縫的表現手法。這尊佛像與我們過去所認識的一樣嗎？（眾答：不一樣）這是不是佛像？（眾答：是）

其次我們注意到一個地方，就是佛像的手勢。佛像本身不會說話，用手印來表示這尊佛像在說什麼或做什麼。手印，意似現代話「手語」的意思。這個手印以大姆指與食指相扣，有時單手，有時雙手；雙手結印時，右手向外，左手向內，這樣的手印稱為轉法輪印，又名說法印（圖5、圖6）。這個手勢其實已經變成世界語言了：如果您對我說一件事情，我聽完之後，對您用手比這樣的手勢，您會認為我

圖片由左至右為
◎（圖4）佛陀／印度。鹿野苑考古博物館／西元五世紀
◎（圖5）轉法輪印
◎（圖6）說法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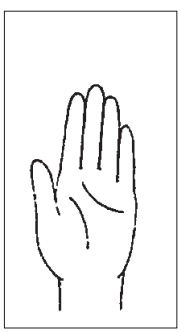
在說什麼？（眾答：O.K.）所以，如果佛陀為您轉法輪，您也能為自己轉法輪，就會一切O.K.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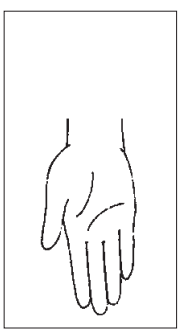
香光尼僧團的分院，例如嘉義安慧學苑和高雄紫竹林精舍的佛像都有說法印，表示這裡是推動佛教教育的道場（圖7）。佛像沒有說話，但透過這個相告訴您：我在說法、轉法輪，來到這個地方修學佛法，也要轉自己的法輪。

除了說法印之外，常見的佛像手印還有「無畏印」和「與願印」。

這樣的手勢稱為「無畏印」，意思是「不要害怕、無有恐懼」（圖8）。佛陀在降魔成道時，以這個手印表徵已完全降伏貪瞋癡的煩惱、眾生本能的愛欲、財富權勢的誘惑，並徹底摧毀自我建構的幻影，此時內心沒有恐懼、不安、煩惱、迷惑；自己無畏，也可以施給眾生無畏，所以無畏印也稱作施無畏印。

有時是右手向下伸展的手勢，稱為與願印（圖9）。意即給予一切眾生願望的實現。大家曾經向佛陀許願嗎？所謂「願無虛發，有願必成。」佛陀的聖弟子傳記載：佛陀成道後，到鹿野苑為五比丘說法，其中，阿若憍陳如最早成為阿羅漢；這是因為阿若憍陳如在過去世的修行中曾經許願將來要成為有某一尊佛出世時的第一位阿羅漢弟子，因此在釋尊成佛的時候，他成為釋尊的首位阿羅漢弟子。還有，為什麼佛陀的兩位上首弟子是舍利弗和目犍連，這與他們兩位過去所發的願也有關係。





圖片由左至右為
◎（圖7）佛陀／高雄。紫竹林精舍
◎（圖8）無畏印
◎（圖9）與願印

這尊佛像是南韓的第一號國寶，位於石佛寺內，用花崗岩雕刻而成，在199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圖10）。這尊佛像的左手平放，是為禪定印，右手向下觸地，是名觸地印，意謂在禪定當中降伏了內心的煩惱諸魔，以手向下觸地，請大地為作證明，證明成佛。

這是一尊日本造像的佛陀，臉孔像是日本人，表現出一種男子氣慨、帶有嚴肅威武的相貌，創作者或許認為這樣的相貌才能代表佛的莊嚴（圖11）。可以身相見如來否？這是佛嗎？（眾答：是）佛的形像是不是只有像這樣？（眾答：不是）

最後，介紹這尊北齊的佛像（圖12）。這尊造像衣飾簡約素樸，面相莊嚴寧靜，是個人甚為欣賞的作品。

佛像的面部有兩個地方是最難處理的，一是表現禪定之相的眼睛，二是表現法喜充滿的含笑；是故古來優質的佛像作品，大都是由技術精良的匠師以及具有禪觀修行經驗的高僧、大德相輔相成，共同成就的。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佛光山叢林學院出版社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圖10）釋尊降魔成道／南韓第一號國寶／西元八世紀／花崗岩雕刻／1995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圖11）釋迦牟尼佛／日本。奈良／西元七世紀／鑄金銅

◎（圖12）佛陀／北齊／西元五世紀／臺灣。震旦文教基金會藏

禪定之相表現於眼睛的下閉七分、微開三分，這個角度一般不容易抓得精準，微差個幾釐米便會顯得沒有精神，多個幾釐米則又顯得太過外放；台灣俗諺有云：「有修嘸修看目瞅。」從眼睛的表現可以看出一個人的靜定情況。

為什麼這樣的眼睛很重要呢？現在，請大家試著把眼睛的注視方向往內收回來，微開三分就好。平常我們的眼睛大部分是向外看，心也跟著外散出去；當眼睛閉七分開三分時，我們發現：注意力收攝回來了。這時有什麼感覺呢？（眾答：很寧靜）當視覺不斷向外擴張，心處於外放狀態時，無形當中也會執取很多東西進來；當眼睛下閉、微開三分時，注意力收回來了，貪的煩惱也止息了。心煩意亂的時候，不妨學習這尊佛像，將視覺的注視方向往內收回來，心也就安定下來了。

另外，各位有參加過印儀學苑的初階或進階禪修課程嗎？當禪修的境況到達一個很安止的程度，下坐的時候，或會發現自己的嘴角是微微上揚的，內心充滿了法喜，這個時候，瞋煩惱熄滅了。我們再做個小小的實驗，邀請大家轉身面對著身旁的人，布施一下您的微笑。（眾人笑）當您這樣微笑的時候，當下還有沒有瞋煩惱？（眾答：沒有）瞋煩惱不見了。

大悲心陀羅尼經有段文字描寫得真好——觀世音菩薩在宣說大悲咒之前是「於眾會前，合掌正住，於諸眾生，起大悲心，開顏含笑。」合掌正住是禪定之相，開顏含笑是內心不斷湧生法喜的表現。

西元一世紀，大乘佛教興起，大量的造像出現，這些造像指引人們一個經由視覺而產生的思惟的方向——我們彷彿看到人類內心貪煩惱的止息，瞋煩惱的止息，這是一種非常圓滿的、具足波羅蜜多的像，引發我們作很深刻的思惟，思惟生命究竟圓滿的開展方向。

（全文完）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印儀學苑〕02-23946800

◎辭歲普佛
時間：1/29（二）。晚上7:00~9:00

◎新春燃燈祈安法會
時間：2/7~2/9（正月初一至初三）

◎護國祈安梁皇法會
時間：3/29~4/6（皈依典禮3/30（日））

◎生死學講座
時間：2/16~3/23。週六、日下午2:10~5:10

◎瑜珈課程
時間：3/5~5/14。每週三晚上7:00~8:30

◎兒童讀經班
時間：3/20~4/23。每週三晚上7:00~8:30

◎初階禪修
時間：1/3~1/24。每週四晚上7:00~9:00

◎行門共修
時間：全年度每週二晚上7:00~9:00

◎精進禪坐會
時間：全年度每週四晚上7:00~9:00

◎一日禪
時間：1/27（日）；2/24（日）

〔香光山寺〕03-3873108

◎新春迎春
時間：2/7（正月初一）

◎「菩薩子快樂兒童營」
時間：2/1~2/2。上午8：00~17：30
招生對象：小學三~六年級的小朋友

◎《大悲懺》共修
時間：3/23（日） 下午2：30~5：00

◎精進佛一
時間：4/13（日） 上午8：00~17：30

◎佛學研讀班招生（即日起受理報名）
上課時間：2/19~6/18。簡章備索。

〔定慧學苑〕037-272477

◎圍爐辭歲
時間：2/4（一）。晚上7:00~9:00

◎新春藥師祈安共修會
時間：2/7（正月初一）。晚上7:00~9:30

◎兒童學佛班
時間：1/19~5/17
每週六上午9:30~11:00

◎快樂畫佛班
時間：3/5~4/30
每週三晚上7:00~9:00

◎八關齋戒
時間：3/9（日）。上午8:30~17:00

◎初級佛學研讀班招生
時間：4/26始。簡章備索。

〔養慧學苑〕04-23192007

◎辭歲共修
時間：2/4 （一）。晚上7:30~9:40

◎新春琉璃燈祈安法會
時間：2/7（正月初一）

◎皈依典禮
時間：4/13（日）。下午1:30報到

◎藍韻合唱團
時間：每週五晚上7:30~9:20

◎弦樂團
時間：每週五晚上7:00~9:00

◎花藝插花班
時間：每週五
下午2:30~4:30/ 晚上7:00~9:00

〔香光寺〕05-2541267

◎新春法會、齋天
時間：2/10（正月初四）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of NTU Library
香光莊嚴雜誌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資訊圖書館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Project

〔安慧學苑〕05-2325165

◎新春祈安法會
時間：2/7（正月初一）

◎「兒童美術班」、「成人工筆繪畫班」
時間：96/12/28~97/4/25每週五晚上7:30~9:20

◎兒童珠心算班
時間：全年度每週二晚上7:30~9:20

◎美容護膚班
時間：全年度每週三晚上7:30~9:20

◎行門共修（台語）
時間：每週一 晚7:30~9:20
內容：講解《佛說阿彌陀經》

◎禮拜《大悲懺》
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一

〔紫竹林精舍〕07-7133891

◎新春琉璃光祈安法會
時間：2/7（正月初一）

◎國語共修
時間：96/12/26~97/2/27。每週三晚上7:30

◎佛學研讀班進階課程（台語班）
時間：2/19~4/15。每週二晚上7:30~9:20

◎佛學研讀班進階課程（國語班）
時間：3/5~4/30。每週三晚上7:30~9:20

◎兒童讀經班
時間：2/16~6/21。每週六上午9:30~11:00

◎ 小學心智教學
時間：3/7~6/27（每週五）

◎ 圖書館開放
時間：每週二~週日下午2:00~8:30（常年）

（請上香光資訊網http://www.gaya.org.tw查詢或來電詢問詳細活動內容。）

香光莊嚴雜誌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Buddhist Studies Digital Library

台灣首次舉辦「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

於96年9月29日～30日，假印儀學苑舉辦的「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是台灣圖書業界首次舉辦有關工具書編輯的研討。此次研討會由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主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及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承辦。共有三場專題演講、十四篇論文發表及「工具書編輯之未來展望座談會」。內容乃就編輯文史哲等各類型的工具書，及佛教工具書的要點及趨勢，作一概覽與分析。

「工具書」一直扮演著知識傳承「入門」與「橋樑」的角色，它將人類的知識做統合、歸類整理，提供查找、檢索和按圖索驥的資訊功能，更是反映當代科技與學術研究的成果。工具書的獨特功能，其編輯方式異於其他書類；且隨著科技的進步，也面臨新的挑戰。希望藉由本次會議，倡導工具書編輯的重要性及其編輯要門，使有心從事工具書編輯者認識：編輯規畫流程、各類型專科工具書之紙本與數位的編輯方法。並探討專科工具書編輯努力的未來方向。

會議發表內容將於《佛教圖書館館刊》第46期刊載，詳情請上網查詢：http://www.gaya.org.tw/library。

◎「專科工具書編輯研討會」中，專家學者們提出工具書編輯的新資訊與方法，和與會人員做經驗的分享與交流。

邀請您 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嚴季刊從七十四年創刊發行　二十年來
搭起佛教與社會的橋樑　一步一腳印　由生澀到踏實

竭誠邀請　您
共同參與這段弘法利生的善緣
您的護持
將使這座傳法的橋　更堅實　更穩固

我們一起來
讓佛法落實人間　更貼近人間的生活

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

助印芳名

壹萬肆仟伍佰元整
周宏達　鄭圭君

壹萬貳仟元整
何秋容

壹萬元整
正覺堂　劉石瀨

柒仟元整
陳盈勳

伍仟元整
王嘉莉　吳怡昌　韓露廷
謝燿州

參仟元整
楊斐琬

貳仟伍佰元整
蔡曉瑛　蔡曉雯

貳仟貳佰壹拾元整
無名氏

貳仟元整
釋善霖　林伯睿　林欣慧
吳秀華　林君衡　陳　琳

壹仟捌佰元整
黃　算

壹仟貳佰捌拾元整
朱　顏

壹仟貳佰伍拾元整
陳柏毓　陳亭瑜

壹仟貳佰元整
釋果岩

壹仟元整
吳秀旦　林月雲　彭偉瑛
賴韻如　杜昇武　何迪雨
劉志賢　廖招治　羅幸春
楊啟諒　許一慈　呂秋香
洪燈宏　李秀英　吳清水
林薛麗美

玖佰元整
駱靜萍

捌佰元整
蔡誌霖　陳必昌　廖淑貞

柒佰元整
釋慧中

陸佰元整
楊智堯　楊智勝　楊智安
楊智竣　楊筌詠

伍佰元整
蔣淑珍　曹秀絨　林永昌
紀晴文　周彥彤　張芳瑜
蕭豫台　李秀枝　曾翠紅
廖圓滿　黃毓瑩　無名氏

肆佰元整
黃晨緆　沈雅玲

參佰元整
謝明芳　吳淑美　廖金玉

貳佰元整
陳淑霖　吳瑞霞

美金貳拾元整
Hsin Ti Chao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以上助印芳名自民國96年8月21日至民國96年11月20日止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鏤 簡伊伶　　編輯助理：釋見寂 釋見廣
美術指導：雅堂設計工作室
文字志工：宋滌姬 林麗瓊 周麗花 陳國瑩　　行政志工：陳淑娥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號
49-1,Hsiychao,Nei-pu,Chu-chi,Chia-I,60406,Taiwan,R.O.C
電話：07-7133891　傳真：07-7254950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網址：http://www.gaya.org.tw/magazine　E-mail:magazine@gaya.org.tw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　苗栗市福星街 74 巷 3 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儀學苑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36號　電話：02-23946800　傳真：02-23222837
養慧學苑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　電話：04-23192007　傳真：04-23192008
香光山寺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11鄰頭寮16號　電話：03-3873141　傳真：03-3873108

製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4548 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0343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重複收件或需變更地址，請通知各流通處，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ISSN 1027-5126【非賣品】

一朵開敷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蘊涵著香光尼僧團
悲願、力行、和合的理念，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
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